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總目



3987 影小菴蓮柴陽信者輯編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弁言

庚子拳禍。吾華教會之大紀念也。夫自基督新教入華。迄其時正將百年。先後受洗皈依。而爲信徒者。亦已數萬人。苟核其所遭之時代。所處之境況。則此數雖小。不可謂不衆矣。顧世之胸具成見者。每好吹毛求疵。以爲彼已信主者。皆出於下流社會。彼之所以欲附。教士者。何嘗有高尙之見解。無非爲哺啜計耳。此不惟我華人。主者。即在泰西教會中。人亦每藉此爲口實。以反對佈道之計畫。我國信徒。深恥其言。而無以雪也。乃上主於冥冥中。若預爲之謀者。忽於庚子之年。突起拳匪仇教之大禍。憑社會之愚瞶。官司之勢。遂釀流血之大慘劇。而吾教會宗徒。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篤信正道。至死靡曲者。其數千百。無不一一如暗夜之光。燦爛而出矣。當此多數信徒。引領就戮之日。其忠信誠毅之氣象。洵足令人感泣。卽境過事遷。而生存者。傳述遺徽。亦無不談之而動容貌也。風聲所及。世界震悚。始知向日所譏評爲飯徒者。今乃知其大謬。然而耶穌之風薰陶。所及者。果能立懦而廉。頑起廢而振弱。今之人。何不若古之人。而東方之人。又何不若西方。

之人歟。於是吾國信徒之恥。遂得大雪。而教會之景象。爲之驟有轉機。其所呈效果。至十年之後。而猶可食。故曰庚子拳禍者。吾華教會之一大紀念也。夫殉道者。既已衣白袍。頂華冠。榮膺上賞於天庭。原無待後人之贊揚也。而其授命之奇跡。則不可不保。而存之。留以激後人之觀摩。此古來教會史中。所以多述殉道者之事跡也。乃我國教會。經此大變。既已十載。獨未聞有志之士。彙而記之。泐爲成書。以貽來者。此余所深憾也。日者友人柴君蓮馥書來。言已輯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五冊。不日付梓。且索余一言以爲序。聞之不禁拊案大喜。以爲數載所懷之隱願。得君一朝償之。君之書出。其有功於教會者多矣。余雖闇陋。敢不附數言以誌快。因書殉道者之關係如此。若其書之內容。自序已詳。茲故不贅焉。

救主降世一千九百又十年歲次庚戌仲夏之月謝洪賚謹識於廬山之近天然齋

自序

我國演習拳棒之術。濫觴於雍正時代。見雍正五年冬月諭旨錄後繼起於嘉慶年間。幸其時政府嚴

加防範。當卽撲滅。見嘉慶十三年及二十年十二月廿九日上諭錄後不期光緒二十五年冬。山東肥城縣。忽出拳

匪殺害英教士卜克斯君一案。上命魯撫袁世凱。擒獲匪首孟洗汶。吳方城。斬決寢事。然

究其禍始。實緣毓賢撫山東時。省內有多人學習拳棒。借保衛鄉閭爲名。寔假而與教會

爲仇。迨庚子歲。毓賢調撫山西。而拳匪足跡。始蔓延於直晉之間。卒至釀成慘殺教會。聯

軍入京。兩宮西走。成爲二十世紀初年中國之大怪現象。雖逾年和議成。兩宮還京。政府

再建。而喪師賠款。元氣大傷。因亦起全球強國輕視之漸。若非我國教會中人。守死善道。

爲天下爭一線光明。大事當更不堪問矣。猶憶是年。予避難親戚家中。亂事警傳。一夕數

驚。竊歎暗無天日。亂定後。予亦因此而加信道之感。旋奔走北數省。來往各教會。獲讀英

教士季理斐君。所譯庚子教會受難記一書。見其中歷述中西教會人士死難之慘。抱道

之堅。痛不釋懷者久之。旣而讀序文中曰。此書西人受難之事。比他事較詳。至華教友受

難之事。因未得實在情形。無憑細載等語。因欲續貂者又久之。丁未歲。即光緒三十三年十月經吾

友高君翰卿薦至上海中國聖教書會襄理報務。乘間以徵求庚子華教友殉難事實。商於西董范約翰華董徐維繪兩先生。欣蒙贊成許可。未幾即得山東韓君竹坡。北京文君榮泰。楊君國相。山西張君子中。李君茂堂。高君榮堂。忻州奇村人爲英牧趙君子岡。諸同志。函任採訪之助。年餘積稿盈篋。又延吾友魏君秀實。昆仲詳加校訂。秀實爲光州文學家。因閱稿受感而爲上海長老會教友。定名曰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共分五冊。一曰（國朝拳匪紀實）。紀拳匪之伎倆也。二曰（山東之難）。紀拳匪之起點也。三曰（順直之難）。紀拳匪之繼點也。四曰（山西之難）。紀拳匪之極點也。五曰（他省之難）。紀拳匪之終點也。其西牧殉難事實。經季君譯載者。概不贅及。用符此次著書宗旨。現將華教友殉難事跡。已訪出者先爲付梓。其未訪出者。仍望我教會人士。熱心採輯。以表彰死節諸君之潛德。並以作教會他日之信史焉。此予之所厚望也。是爲序。

宣統二年歲次庚戌初夏河南信陽優附貢生柴立節蓮馥甫識於上海之寓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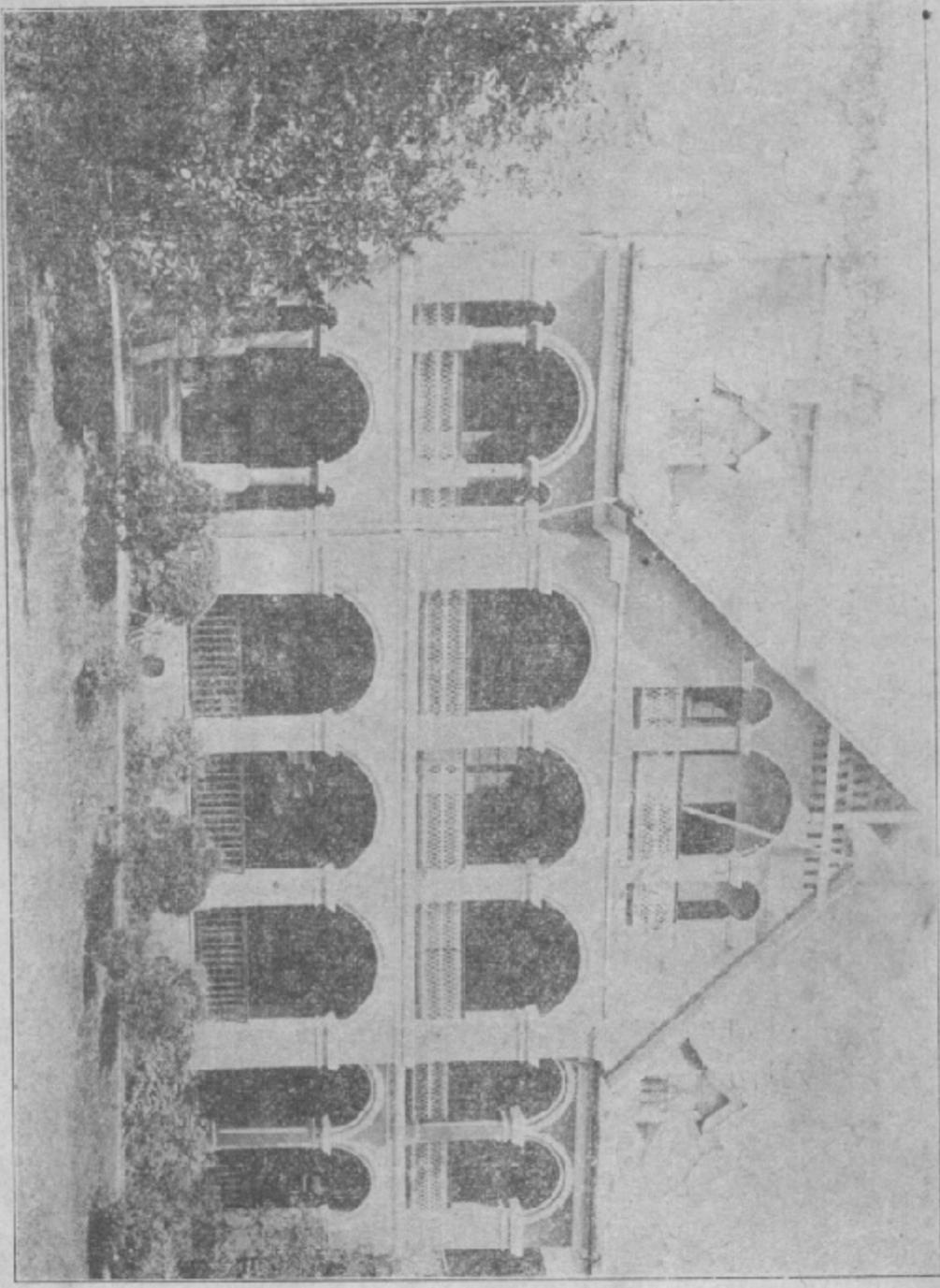


3776 像肖生先繪維徐會書教聖督基國中海上前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自序

八



上海中國聖教書會創始人美國范約翰先生住宅

即編輯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處

3803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總目

弁言

自序

拳匪紀實

第一册

山東之難

第二册

順直之難

第三册
上卷
下卷

山西之難

第四册

他省之難

第五册

國朝拳匪紀實目錄

拳匪之源流

拳匪之命名

山東之拳匪

順直之拳匪

山西之拳匪

他省之拳匪

拳亂之結果

山東之難目錄

▲魯省拳亂之小說 白話

第一回 匪警

第二回 焚樓

第三回 保堂

第四回 遇劫

第五回 家難

▲武定府殉道血史

▲樂陵縣魏家倉教會流血記

順直之難上册目錄

郭英庚子遇難記 白話

序言

- 第一段 論拳匪初起和夢中預兆
- 第二段 論北京赴會和路上光景
- 第三段 論守破城教會和送眷回家的情形
- 第四段 論由韓庄逃難和到安達石的情形
- 第五段 論在口北往返四次的情形
- 第六段 論韓庄教友和回家的情形
- 第七段 論奔赴灤州和天津的情形
- 第八段 論離了灤州回遷安的情形
- 第九段 論再由灤州到遷安的情形

順直之難下冊目錄

紀北京慕貞書院女生遇匪之難

劉亞拿女士紀遵化州遇匪之難

鄭殿芳冒險赴天津求救始末記

吳奶奶在遷安縣流血紀略

慕貞書院長朱太太公正憐愛之一斑

徐惠芳女士流血紀略

周王氏自述受難紀略

秦楊氏自述受難紀略

陳賽孛自述受難紀略

劉文蘭女士流血紀略

陳大鏞牧師行狀

王誠培牧師行狀

北通州公理會流血紀

附爲道流血人名表

山海關德祥遇難紀略

石門寨循環會遇難紀略

山西之難目錄

太原拳亂之小說 白話

繁峙縣華教友流血序言

附繁峙縣華教友流血列傳

忻州英浸禮會流血紀

奇村鎮教會遇難紀

崞縣教會遇難紀

代州教友遇難序言

應州內地會流血紀

附應州亂後學友人名表

附豐鎮府華教友流血列傳

附陽高縣華教友流血列傳

附大同府華教友流血列傳

朔平府瑞典會流血序言

壽陽信徒被難記

壽陽縣北梁村華教友流血紀

李茂堂先生遇難述略

附繁峙縣教友難中之佳話

附忻州華教友流血列傳

定襄縣浸禮會流血紀

附張惠流血小傳

附代州華教友流血姓名表

附應州亂後教友人名表

附豐鎮府宣道會遇難序言

附陽高縣宣道會流血紀

附大同府內地會流血序言

附王庄村胡氏流血人名表

附朔平府華教友流血列傳

他省之難目錄

吉林趙子岡先生遇難述略

河南光州內地會遇難述略

羅英臣冒險送西教士赴漢紀事

河南汝甯府信陽州路得會庚子紀事

浙江諸暨教堂被毀記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第一冊

白花山人續輯

國朝拳匪紀實

一 拳匪之源流

雍正五年十一月。世宗憲皇帝諭內閣曰。向來常有演習拳棒之人。自號教師。召誘徒衆。鼓惑愚民。此等多係游手好閒。不務本業之流。而強悍少年。從之學習。廢弛營生之道。羣居終日。尙氣角勝。以致賭博。酗酒。打降之類。往往由此而起。甚且有以行教爲名。勾引盜竊。擾累地方者。若言民間學習拳棒。可以防身禦侮。不知人果謹遵國法。爲善良。尙廉恥。則盜賊之風盡息。而鬪訟之累漸消。又何需拳棒以防身乎。若使實有膂力。勇健過人。何不學習弓馬。或就武科考試。或投營伍食糧。爲國家効力。以圖榮身上進。豈可私行教習。誘惑小民耶。着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將拳棒一事。嚴行禁止。如有仍前自號教師。及投師學習者。卽行拏究。欽此。按義和團之原可稽考者實始於此

乾隆三十六年。有河南商邱縣人郜生文。因傳習拳棒。凡入其教者。皆稱爲南方離宮頭殿真人。郜老爺門下。未幾犯案正法。

嘉慶十三年。江南之穎毫徐三屬。河南之歸屬。山東之曹沂二屬等處。復有不法棍徒。煽其餘波。橫行鄉曲。經給事中周廷森據情入告。旋奉上諭。給事中周廷森。請嚴懲聚衆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穎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橫行鄉曲。欺壓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寶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踴緝。清查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鬪之案。拿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但地方官寄耳目於里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不肯據實舉報。總在府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拿。將首犯嚴辦。使脅從者知懼。不敢隨同爲匪。自不致釀成巨案。株累多人。若吏胥等。以在官人役。敢於通同包庇。尤應密拿重辦。剔除積蠹。着交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認真查辦。所有穎毫等處各府州縣。遴選廉明幹練之員。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僻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

初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明更調。果能化俗宜民。著有成效。加以獎勵。闕葺不職者。立予糾參。欽此。

嘉慶二十年。又有郃生文之孫郃均炤。並青縣之李八。葉福明等。傳習義和門教一案。及固城縣人葛立業。習義和拳棒。預知逆情一案。暨青縣人尤明等。傳習義和拳。離卦教一案。先後爲地方官拘獲。明正典刑外。復經欽差大臣那彥成。拿獲直隸灤州王姓一案。據情入奏。當於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諭。王秉衡卽王景曾。其族分住直隸灤州。及廬龍縣等處。以大乘教。清茶門。分往外省。傳徒歛錢。茲王秉衡自直隸至楚省。復來江南。柳有賢轉傳與金棕有傳。至逆犯方榮升。釀成巨案。該犯實爲首禍。現已拿獲。解赴湖北。訊明嚴辦。昨據那彥成奏。於廬龍縣緝獲王殿魁等犯。並查提王姓充徒等犯。分別審辦。石佛口王姓一族。世傳邪教。歷年久遠。蔓延數省。現已屢次犯案。着那彥成卽派委幹員。前往灤州及廬龍等處。將王姓族中傳教之人。全數搜捕。勿令兔脫一名。解至省城。嚴行審訊。訊明後。將爲首傳徒者。問擬絞決。其爲從者。分別發遣流徒。並向各該犯家中。嚴密搜查。將所藏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真經。元亨利貞鑰匙經。及一切邪悖經卷。全行起出。封送軍機處。

呈覽。務令盡絕根株。勿稍留遺孽。除惡務盡。切勿姑息。欽此。

二 拳匪之命名

光緒初年。直隸冀州。有滋事之土匪。名黑虎者。勢甚猖獗。官兵屢勦不獲。維時李秉衡適爲該州知州。乃設法招撫。匪首徐某等。編成義和團隊。惟黑虎抗不就撫。是爲義和團命名之始。

三 山東之拳匪

光緒二十五年。毓賢任山東巡撫時。省內漸有多人演習拳棒。欲與教會爲仇。毓賢並不勦辦。且縱成之。旋毓賢調撫山西。而拳匪足跡。因之蔓延魯直秦晉一帶矣。

按拳匪係離卦教。色尙紅。故紅巾紅帶。間有黃帶藍帶者。女童習紅燈照。婦人習藍燈照。其頭目稱曰老師。小頭目曰大師兄。二師兄。每傳拳法一處。必招集二十五人。是爲一團。團立一首。全團聚散。皆從其命。故城縣拿獲一大貴和尚。供稱山東人。並據言該教咒語曰。日出東方一滴油。驚動弟兄天下行。弟兄驚動李君王。李君王驚動楊二郎。楊二郎驚動封炮王。封炮王驚動老君來顯靈。等語。絕不解其義趣何在。念咒時。焚香

燒紙，以涼水潤身，聚無知童子數人，向東南立，咒畢，童子倒地，稍遲，促令起舞，或授以棍棒，如臨大敵，實則如夢如痴，甚怪。王公士人，多有習之者，噫！

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山東肥城縣，忽有拳匪殺害英教士卜克斯一案，是爲拳匪肇亂之起點。旋奉上海魯撫袁世凱，獲匪首孟洗汶、吳方城、吳經明、龐燕木、李潼關，多名，分別斬決，給卹，建造教堂費九千兩寢事。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山東拳匪忽有搶掠高密城外鐵路公司之事。自此山東各處，徧貼招帖曰：神助拳，義和團，只因洋人鬧中原，勸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爺怒，仙爺煩，伊等下山把道傳，非是謠，非白蓮，口頭咒語學真言。升黃表，焚香烟，請來各等衆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間把拳頑，兵法易，助學拳，要殺洋人不爲難，挑鐵道，把綫砍，旋再毀壞大輪船，大法國，心胆寒，英吉俄羅勢蕭然，一概洋人都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由是一唱百和，到處焚表讀咒，幸魯撫搜辦最嚴，未能大肆其焰，因之以直晉爲托足之地矣。

四 順直之拳匪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旬。山東拳匪蔓延至直隸境內。始則天津城內外。幼童演習義和團。女子演練紅燈照。河口附近一帶。匪黨尤多。爲首者皆由山東來。因改名其莊爲義和莊。每當夜靜。四處皆焚香念咒。由是而保定之東呂村。張南登鎮。白河溝及清苑縣南鄉之張天莊。謝莊。蔣莊。張登等村。以及文安。霸州。安州。固安。雄縣一帶。謠言四起。大有不滅教會。不能朝食之事。至是月二十二日。拳匪潛至京城。徧黏招帖於教堂。聲言三月杪起事。剿滅教會。若於此時政府極力拿辦。萬不至有庚子之大創也。法教士咨照步軍統領衙門。以無稽之言而罷。

四月初旬。京城東安門內沿河各巷。有人自號義和團教師。小兒從之練習者甚衆。初八日。距京西南二百里之來順村。天主教民房屋。被拳匪焚毀。殺戮教友七十三人。二十二日。涑水縣天主教民。又被拳匪殺戮數十人。各國使臣。會議調兵入都保護使館。而教會中人。避禍於京師者。亦踵相接。二十五日。京城順治門外南下窪地方。時有團匪教童子演拳。或向詰問。則自稱爲扶清滅洋之大會。並曰某某爲大頭目云。嗣是日盛一日。漸至肆行無忌矣。

五月初一日。拳匪進襲長辛店蘆溝橋二車站。火之。截斷電綫。京城戒嚴。初二日。拳匪犯



3126 西特瓦帥統軍聯

關焚豐台車站。並燒燬京津鐵路。初三日。燬蘆保鐵路。初十日。拳匪大隊由京至津。一路拆毀鐵路橋梁。十一日。京中各官員眷屬多逃。十四日。安徽姚提督自甘肅入都。

在市遊行。見遍地皆拳匪。聲言殺鬼子。姚叱曰。昇平世界。汝等勿妄言。汝等欲殺鬼子。恐鬼子將殺汝等也。匪大譁曰。二毛子來矣。匪呼洋人為毛子。稱入教者為二毛子。姚曰。非。匪不聽。曳之下馬。匪乃為焚香表。凡不自承為二毛子者。即燒香一炷。焚紙一百如香。不燃紙焚不盡。必殺無赦。焚畢。將殺姚。有京營官李某。馳馬至。力為剖辯。不聽。終殺之。營官撫尸痛哭。并為匪殺。噫。拳匪可謂無人理之極。十五日。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出永定門。被拳匪殺於道。十六日。武清縣屬各處教堂。及教民家。均被毀。又焚毀通州各教堂。并殺戮華教民甚多。距天津六十餘里某地方。亦殺教民五十餘人。十七日。拳匪於京城右安門內。火教民居。無論老幼男婦。皆殺之。數十百人一羣。一僧為之長。十八日。拳匪火順治門教堂。又連燒他教堂甚多。城門晝閉。京師大亂。雖有旨。拳匪作亂當剿。而勢已燎原。不可響邇矣。二十日。拳匪焚正陽門四千餘家。各使館一律戒嚴。火光不滅者三日。是日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面奏力保使館。慷慨獻欵。聲震屋瓦。二十一日。戶部尙書立山。面奏有拳民不可恃之語。二十二日。內閣學士聯元。以力保使臣之奏。岌岌被殺。二十三日。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拳匪殺於單牌樓。自是以後。京師糜亂不堪問矣。

六月十三日。聯軍破天津。

七月初一日。各西兵議向北京進發。初四日。殺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十七日。殺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旬日之內。連殺力言不可仇視西人之五大臣。天下窳之。二十一日。聯軍破京。孝欽顯皇后青衣徒泣而出。德宗景皇帝隨之。暮至貫市。飢餓之苦。不堪言狀。二十三日。至懷來縣。縣令吳永以衣食進。旋即西幸。

五 山西之拳匪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間。拳匪由魯直一帶。竄入山西。始則人數尙少。但見各處有匿名揭帖。大略謂我等扶清滅洋。爲國宣力。今欲招童男童女。教練神拳。精之能槍炮不入。藉以殲滅西人。共伸大義等語。嗣後被惑者日多。城中遍搭高棚。逐日糾集各童練習。並言須練七七四十九日。即可成功。迨六月初。竟集數百人之多。每日招搖過市。頭繫紅黃二色包巾。腰繫紅帶。手執單刀。路遇穿洋布者。立時扯碎。偶一不服。即以單刀相向。日則沿途滋擾。夜則羣宿廟宇。種種奇形怪狀。難以筆述。所最可驚歎之事。卽六月十三日。晉撫毓賢。陡自持刀殺害耶穌天主兩教西人。並華教友等一大慘案。由是各府州縣拳匪羣相

呼應。益肆行無忌矣。故推原禍始。實毓賢一人司其咎云。

六 他省之拳匪

東三省一帶。鄰近直魯。其禍亦不稍減。至河南之周口。及南汝光屬一帶。雖有攻打教堂之事。然中西教會人士。受慘辱者有之。死於難者尙不多見也。因皆係烏合之衆。甚非真正拳匪。至信陽州教堂。幸州牧饒拜颺保護甚力。派委將西牧護送至漢。隨將教堂門首。改貼保甲局字樣。始免於禍。至浙江衢州府及常山縣兩處。雖在七月下旬。有殺害內地會教士人等之慘。而其釁由土匪。亦官紳失於保護之力也。

七 拳亂之結果

自聯軍入京後。兩宮西狩。匪黨解散。慶親王李鴻章奉命爲議和全權大臣。其議就大綱十二款。已於是年冬月批准。旋又於十二月某日。欽奉懲辦首禍諸王大臣上諭。曰。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經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團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至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

遏。復主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久。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辜。前者兩降諭旨。尙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卽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



庚子前二年慶王影 3645

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着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啓釁端。辜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着革去爵職。惟念均屬懿親。特予加恩。均着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令爲之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內。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着傳旨卽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并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着追奪原官。卽行革職。留

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著卽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尙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辜名。革職留任刑部尙書趙舒翹。均着先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着革職。並將卹典撤銷。經此次降旨以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激迫而成。決非朝廷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并無輕縱。卽天下臣民。亦曉然於此案之關係重大也。欽此。

贈謚誣殺五大臣書後

己酉五月也愚子

宣統元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朕恭讀光緒二十六年二十七年。迭奉諭旨。特將誣陷被罪之前戶部尙書立山。兵部尙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開復原官。並錄用子嗣。仰見我德宗景皇帝。秉承我孝欽顯皇后。慈恩垂訓。一本至公。惟念該故員等。心存君國。忠蹇可矜。允宜再沛恩施。嘉名特錫。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均着加恩。予謚。用示朕推廣慈仁之至意。該衙門知道。欽此。旋於四月初六日。電悉立山謚曰忠貞。徐用儀謚曰忠愍。許景澄謚曰文肅。聯元謚曰文直。袁昶謚曰忠節。噫嘻。五大臣死後之褒獎。人固多知其榮。而五大臣遭誣之事實。人多未知其詳也。試爲縷細述之。當庚子即光緒二十六年又西曆一千九百年五月二十日也。拳匪欲與各國使臣爲難。會召見王公大臣入議。兵部尙書徐用儀。始終以保護使臣爲主。吏部侍郎許景澄。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幾於朝不保夕。倘遇不測。未知宗社生靈。置於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開。殺使臣。非公法。慷慨歎聲。振屋瓦。二十一日。又召見大學士六部九卿時。先太皇太后。

以先帝主和。問計於戶部尙書立山。立山曰。拳民雖無他術。多不效。某王謂立山敢廷爭。必係漢奸。廿二日。又召見各王大臣。某王請攻使館。內閣學士聯元亟言不可。某曰。聯元貳於夷。當殺。會左右救之。而止。不料至七月初四日。冤殺許景澄袁昶二人之後。又於十七日。冤殺徐用儀立山聯元三人。旬日間連殺五大臣。天下譁然。先是五月間。三次召見王大臣。許袁二公卽力陳團匪宜勦。旋會銜密奏曰。本月十六七日。該拳匪胆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實爲羣大惡極。萬不可赦。云云。此第一疏中之大義也。六月初許袁二公見五月廿四日德國使臣葛得祿途遇拳匪槍斃後。攻使館益力。復相約力爭。冒死會銜上疏曰。泰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穌者。該匪不辨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宗希臘日本宗佛教二國從無入內地傳教之事。一按希臘教康熙廿四年已入中國。旋在京設學。日本佛教近來已有來者。一該匪不知何國有傳教人。何國無傳教人。凡見異服異言者。統呼之爲毛子。概以獮薙爲快。無論勢所不可理。亦有所不宜。且我駐洋各使臣。非銜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而忿恨報償。是直易刃而自殺其使臣也。云云。此第二疏中之要義也。疏

上而袒護拳匪者。啣之謀害益亟。六月下旬。二公見拳匪猖獗益甚。王公多護庇之。又會銜上疏。請誅袒護拳匪之人。疏中結詞曰。使毓賢去歲能力勦。該匪不至。至直隸。使裕祿。今春能認真防堵。該匪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焚殺之慘。推原禍首。舉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啓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先治以應得之學。不得援議。貴議親爲之末。減庶各國知縱匪肇。覺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國家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云云。此第三疏中之正義也。疏上而禍作矣。遂於先一日下刑部獄。至是奉旨正法。嗚呼。許袁二公之忠。胆備見於三疏中。徐聯立三公之忠。言備見於召見時。書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倘彼時納五大臣之言。行五大臣之策。又何至有光緒廿六年七月廿一日。兩宮西幸之大變哉。又何至有光緒廿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允償各國四百五十兆鎊之賠款哉。噫。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贈諡五大臣後書 第一冊

十六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山東之難

第二冊

魯省拳亂之小說白話

第一回 匪警

詞曰：古往今來，多少事，茫茫難料。試看我儒釋道，回已成慣套。有士有農，有工有商，有王有霸，有寇盜，無奈何。政教不分明，尙殘暴。緬古史，重直道。閱時評，多譏諷。忍着心，聽我強詞言笑。妖魔鬼怪，盈篇來。刀鋸斧揚，滿紙開。再從頭追溯，十年前說仇教。調寄滿江紅。

這一段詞，乃山東臨淄縣韓竹坡先生的一位好友，別號也愚山人，有感於庚子年拳匪仇教之事，而作。因爲那一年，王公士庶，聽信一班妖魔鬼怪之言，習什麼拳，排什麼外，弄得聯軍進京，兩宮西走，殺了多少官府，死了多少百姓，賠了多少兵費。故此中國的元氣傷之盡，淨居然將個文化之邦，惹得外人沒有不說中國。這一次是野蠻之極的。所以連年以來，這裏起交涉，那裏起交涉，不都是被外人輕看的緣故嗎？唉，提起這些事來，我的眼睛圈兒也紅了，鬚子管兒也硬了，甚至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常言道：螻蟻亦有君王何。

肥城縣匪
殺英教士

大刀會起
來

况我教會中人也是國民的一份子。哩。閒言少叙。且說山東地方。雖然在二千四百餘年以前。出了最有名聲的兩個聖賢。一曰孔子。一曰孟子。因而著書的人。常有齊表東海。魯稱宗邦的媚詞。無乃民俗强悍。人好鬪勇。那响馬名號。常常在大路口頭禪裏。這也是在不能隱諱的。自基督教傳入魯省以來。方期化其野蠻。同歸文明。一來成全孔子。老安少懷之心。二來成全孟子。講道說仁之意。誰知光緒二十五年冬月。肥城縣忽有殺害英教士的事。第二年春天。二三月間。曹州府忽有土匪滋鬧的事。然都不甚介意。不料到了四月。濟南府就有什麼義和拳開事的信息。但是那義和拳的宗旨。聽的人還不甚明白。過了不久。就有扶清滅洋的大刀會起來。了一唱百和。甚至來往過路的做買賣的三個成羣。五個結黨。聚在一處。交頭接耳。總是說義和拳扶清滅洋和殺二鬼子的事。山東人稱洋人為鬼子。稱信道人為二鬼子。這風聲漸漸傳開了。就有許多信道的人。滿心憂愁。只望這些謠言快快沒了纔好。不料日緊一日。居然有匿名揭帖。張貼各處。或有說洋鬼子差二鬼子。向井裏下藥的。或有說二鬼子遍處偷小孩子。賣到外國去的。又有說二鬼子到處拐人。竈婦女。的。因此教外人。各村莊。各鎮。都是日夜輪班看守井口。若是那村裏有信教的人。那

村裏就不喜歡與信教的人同吃一個井的水。更有許多無根的謠言說某處拿了一個二鬼子向井裏放藥。身上搜出許多迷人的藥料。某處的井有一個二鬼子經過井水立刻就變紅了。種種怪談說之不盡。到了五月間。山東西三府就鬧出許多事來。有財物被搶的。有房屋被焚的。有被匪吊打和諸般羞辱的。並聽說信教男女有被殺的。及至過了五月二十日。這拳匪就越發利害了。正是大道益人從竟少。妖言惑衆信偏多。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焚樓

西人到海
口避難

費牧去濰
縣

話說拳匪在山東西三府鬧事。日盛一日。官吏不知勦滅。任其妄爲。至五月二十日以後。那拳匪就越發興旺。在山東內地傳道的西人。十有八九。都到海口上避難去了。因各國領事發了緊急電報。教他們趕急逃出。所以那一班西教士。素日最熱心傳道的。都只得先逃出內地。五月二十八日。這天下午。濰縣樂道院費牧師。忽接了烟台美領事一電。拆而視之。亦是言拳匪緊急逃的字樣。費君不得已。離了濰縣。誰知費君一去。那樂道院的中國人。個個都驚慌起來。好似稚弱兒女。沒有父母一般。這並不是笑談。因樂道院

有男女學堂，許多年輕的男女學生，都是費君教育。他如男女醫院的人，和那些男女傳道先生，並男女學堂的教習，以及男女工人，無不戰慄恐懼。憂形於色。倉促之間，都束手無策。幸有兩位長老，兼學堂的教習，張連元，和呂文台二人，老誠持重，才識練達，素來熱誠信道，加人一等。此時乃同心協力，照料一切，預備不虞。又議翌日解館，將院內一切人等，悉行遣散。至二十九日清晨，有一位方牧師，同一位西國女教士，從鄉下傳道回來，仍在樂道院居住。當下人心，又爲之一定。然自費君去後，濰縣城內外的人，即轟轟亂嚷，都是殺洋人，燒洋樓的聲音。暫且放下不表。且說濰縣城內，有一位巨紳，係某總督部堂之後，素日厭惡教會。這時就挑唆愚頑，縱其放肆。更有縣令曾篤齋，平日仇恨教會。（按曾令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勒逼教友出錢修廟演戲，幾將樂安縣南鄉賈庄會堂教友滅絕。）聽見拳匪仇教，有種種妖法，不覺心花亂開，遂鼓弄羣兇，觀其能事。匪黨得意，即集聚多人，自濰縣城內，向樂道院而去。（樂道院在濰之東南距城五里。）匪徒到了樂道院，便羣相鼓噪，任意嘲罵，好似傳道人犯了大辜，奉旨捉拿似的。俄而匪徒鱗積，勢愈兇猛，人山人海，道路爲之一塞。然賊人胆虛，不敢徑行搶殺，先只數十人闖進院

西女教士
逃難

樂道院被
焚

內逞其雄威。方牧師見此情形。卽手執洋鎗。出立匪前。向衆和顏問曰。爾等來此何意。衆人不答。只是喊殺。方牧師見勢愈急。只得用洋鎗向空中虛放數聲。意欲嚇退匪徒。怎奈匪多胆大。見方君虛放洋鎗。意其不敢傷人。遂蜂擁而上。勢欲擒而殺之。方君見勢不可遏。急向樂道院後面奔走。由後面越牆而逃。至於西國某女士。當下遇一教友之助。亦越牆而走。急行三十里。至德國兵房。始行住下。以嬌弱之姿。當盛暑之際。步行三十里之遙。且徑行於高粱田內。其心中之傷感。與步履之艱難。真是淒涼痛苦。莫可誰告了。再說樂道院自方等去後。匪集愈多。凡院中圍牆。除大門未拆外。其餘一概推倒。所有院中一切物件。無論貴賤。不分巨細。洗搶一空。末復將煤油傾於地板。放起火來。可惜樂道院西房。房宇千有餘椽。建築費用去數萬餘金。匪人一炬。竟成焦土。火經數日。烟猶未熄。這一場巨禍。雖係拳匪爲害。究竟是地方官不知時務所致。在明眼人自能知之。不待著書的人交代。當賊人縱火時。有劉作哲、呂文治（卽呂長老之兄）、朱東光三人。同藏於女學堂中。知事不諧。不可久居。遂同向北面大門跑去。及至大門。三人不能逃脫。皆被匪拿住。羣來毆打。劉作哲頭及週身。均負重傷。呂文治頭手皆被創。帶血而逃。朱東光爲匪毆斃。且以

亂刀砍之。週身無完膚。後經韓竹坡先生。爲朱君東光作一傳略。其文曰。

朱東光傳

朱君東光。古青州臨淄人也。家居西十社健力官莊。父齒芳。以務農爲業。奈食指繁衍。累年歉收。致家道頗稱不裕。生四子。東光其次也。齒芳公晚年得信福音。光時尙在髫齡。故被送入教會學塾。幸東光聰穎異常。由蒙學取入中學。繼由中學升入大學。卽光緒庚子年也。西牧以其家境不豐。遂聘爲鄉間蒙學教習。蓋欲使之藉束脩以補窳計之不足。或預積薪金。留入大學之經費計。按鄉學例。每年五月。得有麥秋假期。故光亦得以歸里省親。迨假滿。卽於是月之二十八日返濰。意欲立時赴鄉入學。適遇學東某於樂道院內。曰。請君少留半日。明下午挈伴赴鄉可也。詎次日時尙未午。朱君卽被拳匪傷命。嗚呼。誰爲之表彰死節也乎。但朱君骨雖亂。堆濰陽。名已册錄。生命况以中年而暢飲苦杯。作信徒。先導樹教會。榮職雖云夏日草木。不啻歲寒松柏。較之貪生倖免者。奚啻霄壤也哉。余紉於學問。不足以彰朱君之德。然當時被難情形。幸能道其一二。惟冀朱君姓氏。與夫殉難情節。俾纂教史者有所憑藉。編入流血記中。庶慰朱君在天之靈。抑爲我輩作惕勵之勉焉。此余述略之意也。云云。

這時縣令曾篤齋實端坐於樂道院北大門首。目覩匪黨殺人放火。而不禁阻。言之令人髮指。迨匪散後。曾令乃命人將被打半死的劉作哲。抬入城內某廟。派人供奉飲食。蓋欲明其保護。以杜西人之口。其巧於掩過善於沽名。有如此。正是奸人誤國。志士成仁。守身以道。不計殺身。未知後事如何。且看第三回分解。

批此回書中。寫西女士而失其姓氏。蓋因西女士在樂道院甚多。記者僅識其一。此女士爲記者所不識。故闕其名焉。

第三回 保堂

且說濰邑洋樓被焚以後。匪勢愈熾。凡教友所住的村落。同時遭難。所以衆教友們好似喪矣的犬。狼羣的羊。真正是苦不堪言了。那一般素稱亡賴。游惰地痞之人。無一不與拳匪附和。因拳匪鬧教。頗有滿獲贓物而致富的。况且又有官長暗助。所以各處匪徒。莫不視義和拳爲出頭進身地步。因此濰縣長老會的各支會。并英浸會所管各段。一概遭難。此等難耗。播傳迅速。不數日間。從山東內地。卽傳至沿海登郡去了。登郡教會聞耗。異常驚恐。一時城鄉各處。大街小巷。盡是義和拳聲氣。滿耳都是殺洋人滅洋教的口話。官長

蓬萊縣出
白話告示
保護教堂

亦不禁止。反多贊成。幸蓬萊縣（登郡首縣）李大令于楷。識高見遠。知宗教不是異端。義和拳終是匪黨。縱匪仇教。必定要釀成國災。交涉弄得後悔無及的。所以當日聞耗。卽出白話告示。張貼各處。并派差勇四路。訪查嚴禁。演拳保護教堂。彈壓地方。不遺餘力。豈知該處有一守備魏某。一聞義和拳三字。卽爲所惑。日夜聚匪於署。觀演拳術。並有地保馬姓。善爲守備鷹犬。聽其指揮。登郡知府端謹。係一旗人。視鬧教亦漠不關心。（風聞伊子亦在署演拳）李公無奈。遂將拳匪蠢動等情。和官長縱匪各節。電稟上憲。請示辦理。越日魯撫袁世凱。電斥知府端謹。旋又接登萊青兵備道覆電曰。速捉魏馬四字。當李公未發電以前。該處教會。大有不可終日之勢。某日。匪徒勾結衙役。貼匿名帖多張。言於六月二日夜。燬滅合城各處教堂。有一差人手執揭帖。馳報李公。意在徯爲告警。藉以囑嚇。使李公弛其保教輯匪之心。得成伊等結匪鬧教之志。不意李公覽畢。識破奸計。乃集衆差役於前。厲色而諭之曰。爾等於便中。宜詳察四福音書內的道義。牢守本縣訓令。以巡夜打更。保教緝匪。爲要緊的責任。切勿故犯本縣禁令。致干重懲。這是本縣所厚望的。李公諭後。各差勇卽分班日夜巡護。不敢稍懈。李公又商常備海防。各營兵弁。相助保護。當日

李知縣電
稟上憲

李知縣囑
差役詳察
四福音

蕭知縣保
護教會

更有大可靠的兵艦兩隻。即北洋之海圻。海容。是也。二艦常停泊登郡。該軍鑑統領薩鎮冰。又時與西牧狄赫二君。往來甚爲浹洽。李公自得薩統領臂助。不啻虎之添翼。魚之得水。所以浸洗二公會（二會教堂坐落附載於下）的生命財產。咸爲李公成全。後來西人雖僑寓芝罘。乃由於領事電召。非因李公不能保護。記者因念拳匪倡亂。各處信徒均受大難。我登郡教友。得免於禍。雖曰上天保佑。實在是李公護衛之力也。當時登郡所管的黃縣。縣令蕭公。保護教會。排斥拳匪。也如李公一樣。至亂平之後。駐山東的西牧。聯銜函稟袁撫。致謝。並叙李蕭二公的德政。才能堪資擢用。旋得袁撫覆函。准如所請。唉。登州若沒有蕭李兩個好官。那沿海教會。當不堪設想。魯撫若不是袁世凱。那山東教會。更不堪設想了。正是 保民賴有賢父母。治世全須特達人。要知後事如何。且看第四回分解。

附載登郡各教會坐落之所

浸信會教堂 在戚家牌坊街內有男女學堂 長老會西牧住宅 在東關外及 長老會施醫
并英文學堂西牧住室一二棟 長老會文會學館 在北門內 長老會大
在東門內有西醫住宅一所 長老會大女學堂 在察院後街榜有西人住宅一所

禮拜堂

在協台街

第四回 遇劫

西人奉領事之命逃往烟台

韓竹坡七人逃難

且說登郡西人接到領事來電。命往烟台居住。時已屆伏假。西牧即將文會館的男女學生放回。然後赴烟台去。但是這館教習學生。從青萊兩府來的人甚多。所以放假後。多半向西路行去。沿途客店。多有應接不暇之勢。此次暑假。適當拳亂。同人行色。異常謹慎。有在放假那一天動身的。有逗留一二日動身的。當日韓竹坡先生。同孫吉祥、牟大恩、趙平和劉思義、徐兆光、李九德、六人。於六月六日。由登起程。偕歸故里。行至初九日下午四句鐘時。到一個王疇鎮。（距離縣六十里）甫入鎮。見人山人海。街衢壅塞。略一注意。又見羣聲噪罵。氣色兇惡之至。七人懼將有事。急入一街口的客店。故作以天熱不欲復行的狀態。方偃息間。有鎮匪十餘人。突如其來。厲色問道。你們係作何事。由何處來。將欲何往。因何住此。不往前行。七人未及回答。即有人大聲嚷道。問他則甚。不如拖出殺了。爲妙。幸店主出斥匪曰。此吾之貴客也。爾等當速去。速去。匪聞言乃退。此時日長如年。七人起視太陽。已將日落西山了。乃伏地祈禱一番。次日黎明。七人同起。牟孫二人。因距家不遠。乃與

牟孫二人分別回去

流飯橋遇匪

五人被匪
捉去

韓竹坡等分袂而去。韓等亦卽雇脚驢五頭。仍向西面順大路而去。此大路在濰縣之北。距被焚的樂道院。不滿二十里。因此一帶村莊。多有演拳土匪。韓等行至午牌時候。至一集鎮。名流飯橋。此街東西長約三里。共分三段。客店盡在中段。韓等五人。乃看好客店。一同入內。甫入店。卽有多人蜂擁而來。羣聲吵鬧。五人尙疑其爲店主家事。未便過問。後見愈逼愈近。乃知伊等爲搶劫起見。五人密議妥當。各自攜行李出店。藉窺匪徒動作。也是明明叫他們知道行囊裏面。沒有什麼銀錢。誰知將出店門。匪徒卽擁擠而上。罵道。二鬼子。將焉往。爾等已多活十日。今天尙欲逃生麼。縣官命我等查拿你們已久。五人假裝不聞。直往前行。出街約半里。又有羣匪自村中跑出。皆袒臂裸腹。結髮垢面。向五人前來。五人此時。知身已墜入虎穴。定難逃出虎口。乃分立於大路兩傍。靜候羣狼之吞噬。少時匪至。李君九德。仗胆立於匪前。開導數語。匪若無聞。先將行李搶去。後又揪扭五人。環行約三四里。口稱送官得賞。忽而行走。忽而止步。忽而置於空曠草地。欲作行刑之狀。正奔走間。韓竹坡先生偷眼一視。見匪等有持屠刀的。有攜農具的。有執魚叉的。橫眉豎眼。兇惡萬狀。眞令人見之。作不復生存之想。然竹坡此時。身雖被困。如臨死地的羔羊。而心中却

徐兆光被
釋而逃
四人又被
釋放

趙平和引
其三友至
焚

韓李二人
回焚

泰然自安。因前十日朱東光殉難時。曾受無數慘苦。於是心中默默。想道。若是上主欲藉匪手以畢吾命。即求神令匪徒以速斃吾命。為盼。禱畢。翹首而願。暗中自語曰。父母呀。兄弟呀。你所親愛的人。今天要在此時此地歸天。矣。語畢。心中更覺自安。不覺得有甚麼苦難。有甚麼憂愁。剛剛思念畢了。這些事。忽有一個匪徒。低聲向竹坡道。何不逃哩。竹坡道。我們既在你等手中。豈能逃嗎。韓君距家中尚少頃。有一匪將徐兆光釋放。徐即奔去。又少頃。四人皆被釋。此時竹坡衣服亦被剝去。苦求再三。匪始給破衣一件。得避炎日。衆匪攜贓去後。四人即由高粱田中向西奔跑。每走十餘里。即少憩切禱一番。凡係行人往來之路。概不敢行。每遇河水阻隔。必蹇裳以涉。也不敢向人問津。因一走進了村庄。必遭多人窘迫。四人正行時。不覺夕陽西下。人影散亂。遙望前村。蒼烟橫樹。房宇參差。就到了趙平和的寮。了。趙君引三人入室。其父某翁亦隨出見。是晚即擾郁氏之厨。又下徐公之榻。但因這一天所受的顛連困苦。所行的八十多里路。倦乏到了極處。如此安居。真如入了黑甜鄉了。次日天亮。韓李二人辭行歸寮。趙父按趙不和之父。資頗豐。為該處支會長。老極有德行。又各給路費。並賜葦笠二枚。給他們二人。作為遮日之用。是日（即十一日）晚上。俱各至家。不題。再

說流飯橋匪徒。自搶劫韓李等七人之後。愈加胆大。十一日有鍾殿甲者。由傳道處回來。亦被搶劫。並受刀傷數處。幸而逃到馬長老的地方。調治數日始愈。十二日又搶劫連英煌等九人。且毆傷數人。幾至隕命。正是時窮節乃見。世衰道不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第五回書中分解。

第五回 突難

且說韓竹坡自五月十一日抵家。查各處情形。雖均在演拳。却尙未變亂。故於次日率衆教友。仍照常守安息日。及至十三日。滅洋扶清焚堂仇教之聲。遂轟若雷霆。至十九日下午四句鐘時。韓竹坡鄰村。有一慕道之李姓者。家道甚豐。此日忽遭羣匪搶劫。幸人均逃出。未受損傷。計所失財產。約有五千金之多。李姓之友某君。亦信道者。同時亦被搶。人亦逃出。自是滅教之事。遂日盛一日。各處教友。流離失所。遠逃他鄉。宿風餐露。戴月披星。其顛連困苦之狀。真令人目覩心傷。也是筆墨寫不完的了。如果當日的那些地方官。稍爲禁止。不加縱肆。又怎能叫信道的人受慘苦哩。無如有許多官吏。在仇教的一件事上。不惟不知禁阻。反而多方鼓動。或飭差拘拿教友。或出示將教友逐出外洋。或令差勇四出。

魯撫出示
令教友反
便教人自

浸會教友
三人遇匪
一人逃去
一人被拘
一人監死

封閉教友的門。以致信徒遭此一場大難。你看言之痛不痛哩。幸而當日魯撫袁世凱見山東各處良民。半成拳匪。急之恐激民變。乃出一萬不得已之策。保護信徒身家性命。出示勸各處教友。赴地方官前。呈遞反教狀。然或反與不反。悉任信教人自便。不准地方官稍事逼勒。不意各屬縣官。錯認袁公宗旨。竟致弄得差役捉拿教友起來了。一日韓竹坡先生。在寮無事。忽有差役十餘人。同其村保正李雲峯。闖至其家。竹坡正在房內工作。忽聞刀聲響亮。出戶觀之。見十數人袒臂提刀。結髮而立。鄉里鄰佑來觀者如堵。竹坡乃笑顏問道。諸位來此。將欲何爲。保正李雲峯道。特爲你來的。此時不過是送個信給你。再過幾天。就要拘拿你了。竹坡已知伊等非爲殺人。乃藉故詐財。於是當衆剖白此番鬧教之故。並搶劫教會人財物的利害。伊等亦各默無一言。點頭而去。然當時強逼反教之事。愈久愈急。衆教友特派韓竹坡赴濟南府密探撫憲意見。及其對於近省教會的動作。竹坡乃束裝赴省。是日距其村五十里之處。有英浸會教友三人。同時遭難。一人乘間逃跑。又一人名叫韓思順的。腿部受刀傷多處。兼被捆吊樹上。其餘一人。亦受致命之傷甚重。後二人又被差拘去。韓思順的傷。在監禁中漸次平復。一人則斃在監中。再說韓竹坡由里

進省。經數日跋涉。受多次驚嚇。一日進了濟南。見該處信徒。亦各鳥散。幸在郵局密訪了一個多年未見面的老友。名叫趙玉璞。略談一小時。並託人至大街。將袁撫台所出的告示。重新看過。方知勸人反教的事。係信教人。自便不准地方官。稍涉勒逼。惜濟南一帶拳匪。較他處更甚。教友性命。幾有不可終日之勢。因此竹坡未能久住。蒙趙老貸給路費。並覓得一妥實友人。暗爲領引出城。送至黃台橋。代爲雇船。竹坡登船。離了濟南。行走兩天。即抵鄉里。甫登岸。遇有拳匪一隊。計二百餘人。由天津一帶南下。聲勢十分兇勇。看見的人。無不胆寒。幸竹坡赴省時。係作乞討之狀。故衣服藍縷。行走疲憊。不足動匪徒之心。因此可隨行拳匪之後。這時赤日炎炎。行人如燒。竹坡進了一個瓜棚。求水止渴。園主疑是拳匪。就賜了一枚西瓜道。師兄請吃。師兄師弟係拳匪通稱竹坡視其人甚本分老誠。不至有何意外。兼之離家二十餘里。乃將實情以告其人。笑道。甚麼神拳。甚麼大刀。會概係假事。竹坡食畢。與其人拱手而別。是晚至家。即將省垣之事。告知衆人。無何聯軍入京。拳匪勢衰。魯撫袁世凱。又電飭各府州縣。限於五日內。將所屬的境內。拳匪拿淨。俾合屬一律肅清。從此信徒的愁眉。遂展。教會的血種子。又要復生了。正是 雲煙障日光。終現 風雨逼人。

勢不長。後古顛氏有詩贊聖教曰。大道同天在。天存道亦存。笑他仇教者。終作斷頭魂。

▲武定府殉道血史

民國十三年蘇瑞玉泉山牧師補稿

山東武定府樂陵縣城西倉上教會，係衛理宗聖道公會。自一八六六年，即前清同治六年，歲次戊辰，設立以來，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歲，教友百餘名。不憶拳匪招亂，爲道殉難者，倉上一處共十七名。內有老年人四名，壯年人五名，婦人三名，童子五名，皆係蘇姓親丁骨肉，伯叔兄弟。其中多一半係熱心教友。此外被難災區，殉道人數，大莊二名，徐家莊三名，伊家二名，按子楊家一名，于貨郎家一名，朱家寨李姓三名，周姓二名。彼時所有被災區域，自五月至八月之間，教民房屋焚毀殆盡，人口流離失所，甘心守道而死者，所在多有。懼難背道者，見不一見。有被刀剝死者，有被火燒死者，即未死之教友，四方逃難，所遇艱苦，言之亦令人落淚，痛心難堪。蓋武定十州縣，所有教會遭拳匪之災，輕重不等。惟教案結束之時，所有教民，賠不償失。惟倉上教會尤甚，人命財產，可謂付之東流矣。乃上帝有靈，報施不爽，所有爲匪者，漸次澌滅。而教友遭難者，其子孫至今昌盛，教會復興。彼

時聖道公會老會鑒於教友之守死善道，特立二碑，以勵向善之風。一石建於武定南關教堂。一石建於倉上教堂。碑文如左。

粵稽耶穌降世，彰上帝之仁，拯下民之苦，竟受羅馬之極刑，背負十字之苦架，凡至聖之使徒，多係爲道致命。所謂基督式範於前，宗徒追蹤於後，古今一轍，漫云危難殊途也。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歲，魔燄乘機，拳匪四起，直東一帶，教堂悉被焚毀，信徒俱遭危難，擄殺勒贖，慘不忍言。如此奇災鉅禍，實爲中外古今所罕有。嘗於大亂平定之後，稽察本會教籍，其破身亡家者，指不勝屈，爲道捐軀者，實繁有徒。嗚呼！生死之際，大矣哉！若茲殉難諸教友，其臨節不奪，見義敢爲之概，直可與古之忠臣烈士，守死善道者，同此炳炳麟麟。載諸史冊，特立於上下千百世，而傳爲美談。正經所謂生爲主，死亦爲主，可謂主之忠僕也。當由聖道堂本會牧師詳請英國老會，恩准建石褒獎，永示旌勸，以昭不朽云爾。

基督教德輔廊牧師率諸位長老

李希聖 周尙占 等立

耶穌降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光緒丙午三月上浣

吉立

殉道人之兄弟後裔通信處

蘇瑞明 山東樂陵倉上教會執事

解連升 山東商河縣教會主任長老

蘇光榮 山東陽信縣教會主任長老

蘇瑞璽 直隸唐山教會主任牧師

王玉崑 唐山教會先生

李澤遠 北戴河傳道先生

周尙占 樂陵朱家寨教會女校牧師

▲樂陵縣魏家倉教會流血記 民國十二年張遵式補誌

前清光緒二十六年，歲在庚子，春間，直魯二省，傳聞有學神拳，紅燈照者，不怕刀槍，能閉槍礮等事。然學者，多係幼童幼女，漸有成人寡婦。先則謠言四起，繼則遍佈傳單，不久各處嚮應，燒殺天主耶穌二教，扶清滅洋。予是年正在天津學道院肄業，因亂告假回里，幸予莊素常出外者甚多，耳目較爲活潑，不准莊內習學，予竄賴以得安。

捉筆記述者，是予之莊北七里，魏窰倉之東小莊。該莊共有廿一戶，除一家因故未遭燒殺外，其餘無一幸免。甚至豬圈狗窩，亦未得存留。其遭難被害者，共有男女大小三十八名。其死之慘狀，有擲之於井者，有先斷四肢而又開膛者，有斬首而投諸火者，有砍剝成爲肉醬者，有經戲弄不屈而死者，有四肢失迷不全者。最後該匪等將所殺之人，置諸一處，用火燒之。

所餘未死男女，皆流落四方，乞討度日。其狀最苦者數人，略述於後。

蘇光榮者，字耀卿，其祖若父，皆基督徒。伊自幼學道，與予爲前後同學。該時伊已爲傳道士，現在作山東陽信城內長老。該時房屋衣物，被燒無存，卽携妻逃至萊蕪縣討食餬口。在園屋產生一子，乳名萊蕪。至今全窰熱心事主，不改素志，作工不遺餘力。

蘇義，藏在莊稼地內，被獲。會匪用刀將脖後重砍，頭幾掉，一手托頰，一手前爬，後得痊愈，不改素志。此人去世方數年。

蘇峻，爲今北京滙文神學校教員，蘇瑞玉牧師之父。是年蘇瑞玉牧師在天津作傳道，未能回窰。其父逃在四方雲遊，曾至勞山，隱藏數月。後回窰仍領一家信主。此人去春方

故。

蘇瑞璽，字國珍，現爲京東唐山連環牧師。是年正於予同校學道，五月間一同回家。及至房宅被燒後，卽四方隱藏。或作農工，或暗住戚家。有時於予見面，多在黑夜。不但如此，且親戚亦被牽連。徐家庄，乃蘇瑞銘先生之妹家。不但房屋被燒，且有二口被害。于貨郎，乃蘇瑞璽牧師之岳父，亦全家房屋被燒，岳父被殺。雖然如此，至今以上各戶仍全宥信道。不但未改素志，且誓死信主焉。

予莊時，宥閣與魏家倉，乃一個教會，故予知之較詳。此教會，本屬朱宥寨英國差會。距予莊南二十五里。聞有匪亂，卽請巡撫袁世凱派來馬步軍護衛。馬兵軍官孟恩遠，步兵軍官張振標，後見匪勢日緊，卽將西人護送濟南。所有朱宥寨西人住宅、醫院、學堂、教堂，盡被燒毀。可惜者，該年樂陵縣官何業健，字松萍，係前清翰林，竟出示護匪，以致縣境擾亂不安。釀成極大教案，殺死教民若干，教堂盡被燒毀。數千年之威威大國，一旦而割地賠款，喪名譽，泄元氣，若非少數之無智識，無經驗，最迷信之長官，信邪教，聳愚民，藉匪徒以衛國，豈能在歷史上有如此奇特之事也哉。噫，吾復何言。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順直之難上卷

郭英庚子遇難記

序言

前十年之中國。爲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之中國也。於斯之際。舉國拳匪。遍地大刀。專以殺洋興清爲目的。嗚呼。我中國之文明禮義。久爲海外諸國所景仰。奈何我中國之對待強鄰也。不論文明。只論拳脚。不論禮義。只論大刀。俗語云。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而我中國當寸步難行之際。竟欲以一拳一脚。一刀一鎗。制服全球。豈不貽笑千古耶。悲哉乎大刀會。痛哉乎大刀會也。雖費盡身心之力。殺害在中華之洋人。而究未克服列強之一。反致聯軍攻陷京師。累及兩宮奔走。西幸蒙塵。辱國辱家。辱名辱身。凡有血氣者。誰不當痛哭而流涕。悲哉乎大刀會。痛哉乎大刀會也。雖曰興清滅洋。而洋未滅清。亦未興。不能興清。其舉猶小。而我四萬萬同胞同種之國民。無故遭其屠戮者。不計其數。試思庚子歲。五六月間。近畿內外。殺人焚掠。亂我京師。焚我劍樓。戮教民。攻使館。慘無天日。竟敢於輦轂之下。上法焚表。閉鎗炮。鈍刀劍。妖言惑衆。一人倡之。衆人和之。舉國若狂。狀若

瘋顛。彼曰興清。實則滅清也。其學可容誅耶。夫我國民之遭大刀會之難也。無待詳述矣。而受苦尤甚者。則莫我基督教人若也。且基督教徒之遇難等情。亦各不同。茲姑不論。而獨論夫郭英。吾友郭英。字喬林。直隸永平府人也。自三十歲受洗入教。由美以美會道學院卒業後。卽任傳道之職。光緒辛丑歲。被華北年議會。派至山東安駕莊主理教堂事務。其爲人也。和藹慈祥。其治教會也。雖支會事務煩雜。仍處之有條不紊。久爲中西同人所嘉許。先生常對余歷敘庚子遇難一切情形。並在灤州一帶。如何遇難。口外羶地。如何逃生。口講指畫。令人忽喜忽驚。總之。先生未遭拳匪之害。實由上主之慈愛護照也。先生於辦公之餘。將遇難等情。著成一冊。顏之曰。郭英庚子遇難記。出以示余。余捧讀之下。不勝太息。不勝鼻酸。尤可嘆者。先生之令夫人。竟遭拳匪殺害。嗟呼。身雖死而正氣常存。夫復何傷。正如聖經云。彼在上主寶座前。且在其殿。晝夜事之。坐寶座者必居於彼中。彼不復飢。不復渴。日與烈火。皆不得而傷之。蓋在寶座中之羔。必牧之。引之至活水之泉源。上帝必盡拭其目之淚矣。僕願凡讀是書者。須知魔鬼之權雖大。然終不能滅上帝之國也。西諺有云。烈士之血點。卽教會之種粒。良不誣也。行見天國深入中土。惡風陋俗。爲之一變。

人心世道。爲之一新。豈不懿歟。豈不懿歟。

大清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孟秋月主理山東泰安教堂事務北京文榮泰拜撰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順直之難 序言

四

上卷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順直之難 第三册上卷

郭英庚子遇難記 白話

第一段 論拳匪初起和夢中預兆

夢蛇如桶

在下郭英。乃直隸永平府遷安縣徐家崖村人氏。自三十歲入耶穌教。信道受洗。光緒二十年。在美以美教會作傳道工夫。這也不必細去叙表。如今單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歲的春天。直隸地方。忽有什麼拳匪。生出練團殺教的事。遷安縣西北。有一大鎮。名叫破城。我在那裏傳道。有十幾個教友村庄。頂出名的。就是河南寨。十字口。洪峯寺等村。教會也甚稱興旺。我們的長老司。即海兆福牧師。這年春天。我將家眷接到破城。未够一月工夫。有一夜間。忽然作了一夢。夢見破城西南山上。有一條大蛇。身子如水桶一般。長約丈餘。從山上往東北下坡。飛爬去了。我一驚而醒。就將這般夢境講給我妻子們聽。但亦未斷準。應驗什麼事。從這時候起。就聽見各村有練團避刀槍的話語。一日比一日風聲緊急。我仍舊往各村去傳道。就看見許多賣帶子的。賣膏藥的。皆是山東人的衣履。他們都星散各村各庄。或各郊野。逢人便教什麼拳。念什麼咒。此後又見那些鋤地的。拾柴的。並村

中孩童。都練起來了。正是夢境可知。默示理至誠方識。子思言。此事暫且不題。請聽赴北京年會之事。

第二段 論北京赴會和路上光景

且說那年四月十五日前後。我上北京去赴年議會。此時有鐵廠鎮王義亨牧師作同伴。行到豐潤縣。又遇見遵化女醫院的瑞大夫也一並同行。後來行過一個村庄。猛看見一羣人。周圍站立。中間有個人。手拿一根黍稽棒。當作耍大刀的樣兒。亂跳亂舞。我們不在意的就過去了。誰知晚上住在唐山一座店內。聽得衆人紛紛議論道。京津鐵路被大刀會拆毀了。等到上燈之時。忽聽車站電線杆一帶。有海燕齊鳴。約有一個時辰。衆人不解何故。次日天明。我們就要買票上車。不料瑞大夫忽然生病。渾身是汗。一步也不能行走。我們躊躇多時。仍是要走。只好攙扶着他上車。不一時車就開了。見車裏面並沒有什麼人。只有幾個壯年的匪類。口音是天津人。他們不住的開口大罵道。先殺洋人。後殺二毛子。這個時候。瑞大夫獨自一人在女客車上。我們不得不過去幫助他。好容易耐到天津。我就送瑞大夫到紫竹林去了。這我復又上車之時。看見車上有許多外國人。徘徊站立。

豐潤縣村
庄練拳

海燕齊鳴

豐台車路
被毀

又看見忽然從西北來了一輛火車。上立一人。聽說是唐總辦。外國人問他一切事情。他說豐台車路拆燬了。皇上龍車焚燒了。此後我們的車。就往京起行。行至天大黑的時候。方才到了豐台住店。次早進城。見教堂內有許多京南逃難的教友。陸續投奔教會。告訴被害之情。此時達牧師求領事官見總理衙門好幾次。官長們回答道。已經派人在各處禁止拿辦。不必再催問了。大家也就不多事了。且說那年的議會。因會督未到。公舉白牧師代理。衆傳道人皆惶惶不安。這幾天所講論的。都是壯人胆氣。不要懼怕的意思。一日我們在學道房裏面。忽然來了一人。頭戴紅纓帽。身穿黃馬褂。肩扛十字架。口說他們在平安無事之時。信道。自然說是熱心信徒。一到患難的時候。就害怕了。我在此時。就要榮耀上主了。只說了有半個時辰。李紹文牧師勸他去了。但是在這幾日當中。我們所聽見的話。也是太亂。有人說洋兵進了城。有人說大刀會幾時起手。我們得不着實情。就上交民巷觀看光景。只見牆上貼着皇太后的懿旨。上面寫的。俱是讚美大刀會的話。內中有幾句說。三尺童子。皆能操戈。且不耗皇家糧餉。可稱義勇。我們看到此句。甚爲難受。又見董軍在前門內外紮營。凡各大街空閑地方。都有練拳念咒的人。雖有軍兵來往。見如未

豐台停車

見一般。又逢九門提督由前門回來。聽說他是去引進洋兵。免得神武營攔阻。這時候天空是土色。太陽是錫色。人的臉是黃色。旗兵東去南來。匪人肆口嚷罵。滿街上的人。交頭接耳。如同迷路亡羊的樣兒。我見這般情形。心中就暗想道。世界到了這地步。真可惜呀。年會一罷。赴會的。並男女學生。却都打算回家。豈知是不能了。他們不能回家。心中難受的情狀。暫且擱起不題。且說衆傳道人。一齊上豐台車站。只見董軍漫散。好像尋查什麼一樣。滿地人山人海。又見車站壁上。貼着今日暫停賣票的幾個字。又見幾個外國人。皆有洋兵護跟。我們要等候來車。可以行走。幸而陳恆德牧師與站長熟識。就將我們鎖在一箇客車上。有許多來往的人。都指點我們道。這準是二毛子。又見有許多人。肩扛整捆的大刀。向各鄉飛跑。我們在車內等了許多工夫。知道沒有走的盼望。只好仍復回到教會路上。遇見白牧師。要上天津。湊巧他就遇着有天津來的火車。立時的就回到天津去了。此後車就止斷不行了。次日我們打算由旱路回家。我自己出城。由東便門。雇腳力到通州。見公理會禮拜堂正在修工。也見本街大興練團。誰知次日就將此堂拆毀。後來我行到玉田縣西邊一箇村庄。天忽下雨。晚上住在一箇車棚內。這個庄主向我嘆息道。我

們知道傳教的無有不好。怎麼遇見這樣事哩。我莊稼人胆小。不敢留你住在寮裏。請你原諒罷等語。次日早晨。到了玉田教會。見了張柏林牧師。告訴京中景况之後。又奔遵化州。計算由京到遵化有三百多里。我走了兩天工夫。又受了轉向之病。一路難處。不必細說了。此時遵化教會已經不安。成美館也散了。我的小子玉堂。年方八歲。也就跟着我回了破城。

第二段 論守破城教會和送眷回家的情形

我由遵化回到破城教會。將京都並路上一切亂事要起的情形。述說給教友們聽。並在禮拜日。或教友寮中。去勸勉他們。多多信靠上主。不可畏懼退步。但是到了這樣地步。畏難退步的很是不多。再說破城街上的人。素日與我頗稱交好。無奈一到此時。情面全都改變了。整半天整半夜的。專在教堂門前宅後。和鄰居的閑院內。練習大刀。山嚷怪叫。弄得耳朶裏每天所聽見的。不是那裏大刀會快來。就是某地方殺了多少二毛子。教友們甚爲不安。我同寮人。一連三日。禁食祈禱。又聽見說大刀會先由遵化起手。我就上遵化去探聽消息。迨我回破城的時候。遇着劉光祖先生同伴劉先生。是河南寨人。在鹿角河

破城練拳

講道。也是因亂回家來看一看情形的。我們二人晚上住在鐵錢嶺的西頭民家。因大店不容我們住宿。次日起身。由大店門前經過。那店前的大豬圈。忽然大羣豬驚起亂跑。吼吼大叫。我二人嘆息道。真是妖魔發現。連豬狗全都發瘋了。因爲此難一起。直到大刀會被滅的時候。各村的狗。整天整夜不住的叫了三四箇月。並且男女臉黃。眼紅。成天的都在街上。信謠言。說瘋話。這箇說。東庄門上有了抹紅的。那個說。西庄井裏有了下藥的。這個說。這都是二毛子辦的事。那個說。咱們都不能活。若不把二毛子。剪草除根。誰也不得安然。這個說。幸虧大師兄。有神通。能保護咱們。那個說。咱們快斂錢糧。請大師兄來立團廠。又見各庄上。無論白晝黑夜。家家都輪班防守。奸細進庄。最可嘆惜的。有許多回家行路的人。遭他們枉殺的。不計其數哩。又因爲適逢天旱。謠言藉此興起。說玉皇爺生了洋人的氣。要殺盡了他們。纔落雨哩。又有說洋人一黨的。能剪紙人紙馬。洋書。黑夜進宅去害人。連衣裳扣子。都能冒火光。像這一類的話。不過述說萬分之一。三天六夜。我也說不了哩。那時我在破城教堂。一面聽風聲。一面到教友家裏。去勉勵他們。一天一天的破城教會。眼看着不好了。本街有一位親愛朋友。名叫劉慶的。素日好道。他家人都入教。這時

送安眷返

他向我道。你不如將眷屬送回家罷。事出無奈。只好聽從。他就差劉縉少先生。用自己的船。由灤河送我的安眷回去了。過了兩天回來。就告訴我的本庄上平安無事。我一聞此言。略略放心。此後我又往遵化去探信。回來的時候。本街有一位整容匠姓趙的。來告訴我。說你家來了兩個人。問你平安不平安。也說到你的家中平安。據那兩個人說。是想叫你將女紅所做的東西。給他們帶回家去。因不知你往那地方去了。他們也就走了。我一聽此話。甚不安然。又因自己一個人在會堂。也無人賣給水吃。有幾天不過吃些點心。教友們都各想法避難。有一夜。從後牆跳過來一人。乃是柴教友。年紀十幾歲。他向我道。我曉得你多日。獨自守着會堂。心實不忍。故來與先生見面。訴訴苦情哪。寒暄了一會。他又去了。不多時。我又上遵化去探聽消息。這是第三次了。在路上遇見灤河北的一位朋友。他在京都當差。由京回來。向我道。京城大亂。教會被拆。女書房焚燬。女學生被殺。聽說由京往東。凡有教會教友之處。全都掃平。先生不如出口逃難去罷。我聞此言。不禁暗中落淚。可歎那些學生教士。遇這樣的大難呀。我二人分別之後。即至遵化教堂。見了劉繼倫牧師。正在談議時。下光景。忽由衙門來了二人。有一人名段鎔齋。他言奉正堂的命。說城

破城教堂
被搶

中不久起禍。可請牧師避在本署隣近。以便保護。誰知却未保護。只是段鏘齋一人保護。劉牧師的全家未死。此是後話不題。但是那一天我由遵化回到破城。仍是出外傳道。是夜住在教友家裏。次早回堂。見堂門大開。院內傢具。室內箱櫃。被人搶去。遂向人問其原故。纔知道是拳衆說教堂埋伏的有大炮。故此來了多人搜查。炮未得着。就將東西拿去。我聽罷了這些話。沒有法子。又往十字口。張寶天教友家。勸勉了他們一番。又同他們過山嶺。上河南寨。去看韓先生。剛剛過了山嶺。就見鋤地的人。面上都帶着驚色。不解何故。等我們趕到了庄中。看見各家門口。都有男婦。鼠頭鼠腦的看望。又見韓先生的合窠。並衆教友。各奔走逃生去了。一問原故。纔知道是有人來送信說。大刀會從山南而來。相離不遠了。我與衆人不能相顧。也不好回破城。只好往河北逃去。此時天降大雨。衣服浸透。至晚投到韓庄。住在一個韓教友家。中。此教友是幼年出外。晚年在關東信教。帶着荐信回家。經厚牧師將他收下。一家都是信道的人。並且都很熱心。我與他們終夜的祈禱。次早河南寨的韓先生。帶着家眷。也投到此處。並說患難太緊了。我就別了他們。往村外走去。

第四段 論由韓庄逃難和到安達石的情形

剛纔我與教友們分別之時。有人報信說。破城來了一個姓傅的。聲言要拿我們。我剛一出門。往東行走。回頭一看。只見路口有一人。聲音響亮。大意是力駁那個姓傅的。我出庄行了二里多路。走到往東往北的一條叉路。東去是到遷安。北去是到口外。本來是想要回家。忽然想起那灤河一位朋友的話來了。他叫我出口。若回家必有不測。況且家中來人說。本甚平安。又聽由遷安來的人說。官貼了告示。男人改教得赦。不改被殺。必不殃及婦孺。我一想到這裏。不如暫時出口。聽聽關內消息。如果遷安平靖了。再可回家。打算到此。就往北行去。路過青山口峪兒崖（此處乃是金礦。礦工也是因亂停了。拳匪的大師兄在此團練。）到了安達石。（此庄是破城一帶出口的咽喉要路。）庄中有幾座店。有個姓劉的店主。他是十字口地方的人。此時很照應十字口和河南寨逃難的衆教友。又有一位店主姓張的。他弟兄二人。很有名聲。曾與破城的劉洛慶同夥挖過礦。他曾向我道。先生。只管住在小店。這團匪必是前幾年。在大帳子造反的金丹道。如今又更換名目。藉端生亂。若沒有朝廷的旨意。如果有人到這地方來。我們一定不讓他的。到了後來。他們

疑團匪是
造反的金
丹道

果然如此。如此的保護信徒。暫且不表。此時有一教友。名叫劉福義。信道誠實。他妻子的娘窀。就在此庄。有弟兄幾人。都是忠厚一派。我也住在那裏。他們待我十分盡情。常嘆息說。這道原是正道。他們這樣爲惡。天必不容的。後來我想到此地是破城一帶的通衢要路。必然不方便。而且各鄉都有教友避住。所以我們打算要往北去幾天。遂扮作農夫前往。同行的人。有張福林。劉福義。徐清河等。這日晚上。住在一個店裏。忽聽見那地方和店內的閑人。大聲嚷着道。大師兄真好哇。能興清滅洋。中國官都是奸臣。後來大師兄們作了官。再將中國的官和洋人都滅淨了。中國不就太平了嗎。他們這樣的鬧了半夜。內中有一人說。你不要這樣信服。恐怕又像造反的金丹道那樣。不但不能保清。反而連累百姓了。店主一聽此言。更發大怒說。可惜你這樣糊塗。我們聽這些言語。心中十分焦悶。好不容易耐到天明。起身往北行去。過了一村。名叫打鷄口。張福林向我道。來往行人。都注目看你。口裏好似咕咕囔囔說。此人不像農夫。爲何扛着鋤哩。

第五段 論在口北往返四次的情形

話說同行的三位教友。劉福義爲人如何。上段已經說過。張福林是十字口人。在北京讀

書放假回寮。因難逃生。徐清河素在十字口張文立家傭工。被文立引他入教。又能讀聖經。信道熱心。我們四人往西北奔去。因劉福義有一親戚在那裏住。地名却記不清楚。由那裏又向東行。投奔八溝北的一個地方。此地又名平泉州。往北有山溝。名叫火里火川。那裏的教友。皆是遷安教會的。因他們素在此川開荒。就將名字。撥給八溝的范先生照應管理了。亂事剛纔起頭。范君就早已逃去。將教堂託給官照應。此時我以為那裏往山溝。必是平安無事。想一到那裏。見了故鄉人。是何等親近呢。誰知他們也正打算逃走。雖然我等受了他們的接待。仍是要立時起行。不記得走了多少崎嶇險路。過了多少高山峻嶺。見了多少山中的小窩舖。和大鎮店。又見了多少王府並大寺院。因為這些地方。蒙古人居多。還有山東人在那裏。就是關內靠近一帶的人。在口北開荒的也不少。我在口北。雖是往返四次。總是無心看那山上的花紅草綠。也懶得聽那地方的鳥喚禽鳴。又一日晚上。宿在一個瓦房店裏。住店的人很多。都是指着信教人罵不絕聲。要殺盡了二毛子。忽然店後院。過來了一位少年教儒書的先生。他說。這些日子。俺不教學生們念書。只是教他們畫符念咒。有人問寫的是什麼字。他說是快馬神騎。八卦來的急。衆人又道。咱

窾窾門口
用粉寫白
來兩個字

四人回安
達石

劉光祖之
媳與韓德
俊並一望
友被殺

們這店中必有二毛子。今晚上把他們殺了罷。我們聽到這裏。也不說什麼。心中一味靠主。慢慢的那一夜也平安過去了。嗣後我們四人。每逢行到高山頂上。見前後沒有行人。就放聲慟哭。爲北京遷安。和各處的難友。呼籲上主。叫這患難的日子。快快過去。我們一向所過的庄村。窾窾門口。都是用白粉寫着白來兩個字。或寫白來一回。或一蹻。此蹻字明是訛字。又看見各庄都貼着什麼師兄的告示。話語不同。有的說七月二十一日。各窾不準燒火。男女頭上都蒙紅布。還有許多妖精的話。難以記清。也有人問我們關內反亂的事體如何。蒙古人這樣探問。都是因爲上年叫金丹道殺怕了。我們四人往北有半個月。就回到安達石。聽聽關裏的消息如何。可惜那凶信比從前更甚了。又見劉光祖先生。並衆教友。逃出來的有多半。他們告訴我道。自先生走後。三屯營的團匪。到了破城。劉光祖先生的兒婦。還有韓德俊並西鄉的一位望友。皆被殺死。韓德俊臨死的時候。仍然祈禱上主。收他的靈。此團的大師兄是個和尚。又由三屯營來了一團。自稱是真團。將和尚殺了。這團的頭目。道號九江。又有破城幾個人。由峪兒崖。領了大師兄的命。回到韓窾庄。約同那庄有名望的人。這人就是從前我由韓教友窾出口的時候。他在路口上

韓教友之妻及其媳某氏并長孫皆被殺

扮爲賣磁器之人

駁那姓傅的一個人。可惜在這時候。失了見識。順了團匪。將韓教友的寮前後圍了。殺死韓教友的長孫。（此孩子十二三歲。曾跟韓德潤先生念書。甚是聰明。信主誠實。被殺的情狀。十分可憐。）又殺死韓教友的妻和他兒婦。幸他的兩個兒子。逃到莊稼叢中。未有被害。房院焚成灰燼。我聽這些凶音。心如刀扎。又想關內既是這樣凶殺。怎能回寮。冒險再打聽遷安的信息如何。誰知早已決斷不通了。我們大寮說。雖然安達石避難穩妥。但亦不能久住。不如大寮暫時分散。遲些日子再聽消息。所以我們第二次往北去。仍是我們四人。我想此去。若再像農夫扛鋤的樣兒。恐遭不測。不如扮作賣磁器的。可以遮掩人的眼目。雖然如此。然而別人看我們。總不像似賣磁器人。不但有這些難處。並且幾十觔的重擔。終日壓在肩上。疼痛難忍。咬牙叫苦。對着人還要裝出無事的樣子。好容易過了幾天。賣了。我們又回安達石。路過一座大山。山內有劉福義的親戚。我們在那裏住了兩天。略微記得是七月二十五六的光景。有人說。由破城來了一人。住在此山內一個人的寮裏。我們猜疑了許久。不詳何故。就起身離開那裏。既到了安達石。就知關內凶信。比從前更緊。此時我心如醉。就到曠野去呼叫上主。保佑我們。雖然我在劉福義親戚的寮內。

住着。但是晝夜總在庄外高糧地。或大松林裏藏躲。他們不過按時給我送飯。有一天。我由那家向庄外去。就有人向我使個眼色。我就忙走幾步。那個人道。大各庄的人。在西劉家店裏呢。我一聞此話。慌忙藏到禾稼叢中。爲何這樣的躲避哩。因爲前數年。有一先生在大各庄趕會賣書。同他們鬧過大事。甚致經了官。事雖然是說和了。他們仍是忿氣不出。到今年四五月。他們就趁此機會。要出前忿。就下手害我們。今若遇他們到此。少吉多凶。故此躲避。停了不多的時候。他們一羣人。都向北行去。原來是販賣布疋的生意人。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大聲談論河南寨和破城教會被剿的事。我聽了心中甚是不安。從此我不但在安達石。也上寬城鎮去住了幾天。此鎮在安達石西邊。街上沒有練團的。適遇張寶天先生父子。在那裏和一位老者。打夥兒賣西瓜。有一天我見街上貼了一張新告示。是宣化府出的。內有幾句。說起事之由。因教民與平民爭訟。又說爾教民宜早離教改良。可免玉石俱焚等語。我知此舉不好。思欲北往。恰巧又遇見一位教友。名楊自安。乃破城鎮南的人氏。信道熱心。他是剛由北來。想要回家。不能回去。我二人就商議。再往北去。行過八溝到了一座瓦房店。店旁有一座舖子。此舖就是楊教友的表姐丈開的。年有五

宣化府出
勸人離
教

霖州尊要
用大炮打
拳匪被八
視爲二毛
子

十多歲。楊教友向我商議。要住在此處。或上山拾柴。或在外賣工。一可糊口。二可安身。誰想那人來到店裏。就注目的看我。一言不發。暗暗的向楊教友道。你那同伴的。一定是耶穌教領頭。你若不帶他來。我可收你住着。今既如此。你可以離開此地去罷。我們就起行往北走。楊自安終日啼哭。因他有八十餘歲的老母和妻子。恐怕遇見災難。我就靠聖靈的能力安慰他。又到一個地方。名叫風火山。此山是一帶漫坡。儘靠着大名府。有楊教友的親家。我二人就住在那裏。約有十來天。我因回關探信的心勝。就辭了他們。他們甚爲難捨。楊教友他打算在那裏住幾天。就送了我一程。二人洒淚而別。從此我一個人單身行路。到了八溝。就格外小心。因知此地紳民。前此要上峪兒崖。去請什麼大師兄來。立團殺教。這街上素有天主教一處。耶穌教一處。耶穌教的先生。就是范某。早已將教堂交了官。他避難去了。本街上也將兩處教會平滅。本城的霖州尊曾向紳民說。你們請來的師兄。一到城外。我必用大炮。試試若真打不死。我將他們送到天津去。打洋人一定不容他們進街。因此霖州尊挨了大罵。都說他是二毛子。紳民又要滅了回教。衆回教民。就執大刀在大街上排隊顯威。也就將這風波鎮住了。有一天晚上。我住了一座店。店主是個務

好店主

農的人。寮道小康。很有見識。又因子孫衆多。勢派不小。我聽他的堂倌說。本街上的人。天天晚上。到各店去查奸細。這天晚上到了本店。就問這裏有生人沒有。掌櫃的回答說。沒有生人。都是熟客。那些人不。敢。再。問。就。去。了。他。們。走。後。掌。櫃。的。就。罵。着。說。若。都。是。奸。細。我。的。店。就。不。用。開。了。好。好。年。月。你。們。專。找。不。平。安。的。事。真。是。可。笑。我。聽。了。這。些。話。就。想。從。前。所。住。的。那。些。店。不。但。不。保。護。客。人。反。倒。要。殺。客。人。真。不。如。這。座。店。爲。美。了。那。堂。倌。又。說。天。天。夜。裏。有。人。打。更。查。夜。怕。有。奸。細。哩。有。一。夜。忽。然。滿。街。上。大。嚷。大。鬧。說。拿。奸。細。拿。奸。細。各。各。門。口。都。抹。了。紅。去。了。如。此。鬧。了。一。夜。也。未。拿。着。奸。細。次。早。有。本。街。年。輕。的。人。進。店。笑。着。說。昨。夜。我。用。洋。紅。水。抹。了。各。家。的。門。單。叫。那。些。瘋。子。跳。跳。好。取。樂。哩。少。刻。又。來。了。一。位。住。店。的。看。他。光。景。好。像。與。此。店。熟。識。上。炕。就。吃。大。煙。開。口。說。道。我。是。給。某。王。府。跑。京。信。的。在。六。月。二。十。幾。我。由。北。京。回。來。若。說。起。那。裏。殺。洋。教。的。事。真。叫。人。可。憐。有。一。天。大。放。鞭。炮。滿。街。都。是。大。刀。會。到。處。放。火。有。將。教。民。殺。在。街。上。的。有。將。他。們。拉。到。萬。人。坑。邊。殺。了。的。我。見。那。些。婦。人。都。不。面。帶。驚。懼。安。然。就。刑。又。見。海。岱。門。裏。的。女。書。房。全。都。被。火。焚。成。灰。燼。各。城。門。都。有。人。把。守。我。也。是。不。容。易。回。來。的。現。在。因。爲。我。在。王。府。裏。辦。了。錯。事。出。來。避。難。啦。又

某王府信
卒述北京
教友被殺
之事

有一天我在路上行走。見路旁坐着兩個人。小聲說話。我甚爲疑惑。就慢慢行走。側耳細聽。隱隱的聽了幾句。說是洋兵佔了天津。大兵向各處逃跑。此時我雖不敢深信。比聽見那大刀會的凶殺。心中是安慰多了。又有一天。我正走的時候。看見前面有條大河。河南岸過來了一個人。我聽他的口音。好像似灤州人。但是不敢向他明說是鄉親。就打聽遷安的事。他說遷安殺的人太多了。冷口關內的建昌營也很利害。各處都斷了路行人。好不容易我纔出了口啦。我一聞此言。暗暗叫苦。想到此災不了。何日我可以回家哩。後來到了安達石。就知道張寶天先生。被大各庄人拿去。探信的回來說。花了幾百吊錢。纔將他放了。未幾大各庄人。又上安達石去拿教友。開店的張某。就預備打仗。大各庄人。見勢不敵。就求和了。我又上了寬城鎮。在店裏看見一人。有五十多歲。聽口音是永平府人。明知是鄉親。也不敢承認。聽他說。在此店住了好多日了。說罷口中就唱頌讚歌。又說大刀會必敗呀。後來回家。纔知他是聖道堂的教友。雖然他平安回了家。到後八月十幾。又被泥溝的大刀會殺了。真是可惜。此是後話。我既知關裏。仍是災難不消。甚爲躊躇。又不敢久住此處。萬般無奈。只好第四次再上北遶一回。再來聽信罷。但這一次。我想西邊幾個

關口。一定不能聽見遷安的信息。不如轉到東邊。上塔子溝的路上去。因遷安一帶。車駝來往。都走這一條路程。倘遇着鄉親。可以打聽家中的準信。主意定好。就由寬城起行。依着邊山一帶。往東北去。這條路所住的店。所經過的城鎮。記不詳細。可以略說幾處。就是湯頭河。岳家帳子。大帳子。刀耳登。過了這幾處往前走。忽然遇見許多男女。都慌慌張張的往各處奔走。令人甚是生疑。霎時間從北來了一位蒙古人。到了我面前坐下歇息。我探問其故。他說北邊的這個村庄。又聚了些許多匪類。勾串塔子溝的大刀會。趕明天就要動手。殺滅我們。搶掠財物。照上年一樣行事。因此都奔走逃生哩。我聽罷這些話。又往前行。路過那人所說的一個村庄。見有許多人。都在路口的大樹下。七嘴八舌的亂講。各竅門口。都有婦女站立。面帶驚怕的樣兒。我聽一男子說。若給他們幾千吊錢。不知能免了這一場禍不能。我剛要出庄。見由路東的大門。送出來一個少年人。像是個買賣人。臉上帶着酒氣。咳聲不止。我就問他爲何這樣難受。他說。你從南來。沒有看見那一羣人嗎。今夜有人勾串大刀會來殺人呢。正說着。由北來了一行人。像趕集的樣子。他又向我說。這都是在那裏來聚集辦事的。我是塔子溝南的人。素日以賣菸烟爲生。因爲我的大伯

突。在上年金丹道造反的時候，都受了大害。現在又要鬧事。我既是知道，所以快來看看。不準再見面了。這庄有個蒙古財主，業已進城稟官。不久要來馬隊彈壓。但是馬隊素日也與他們有來往。正說着這話，就由北來了一羣黑馬隊。到了一個小村子。軍兵都下馬買瓜吃。我二人離塔子溝不遠，就分別了。我又見塔子溝西邊有一大臺，乃是什麼大師兄演刀的地方。這塔子溝就是建昌縣。沒有城牆，買賣很大。正逢八月初幾，點心舖皆在街上高塔蘆棚作月餅。又看見一個街混子，坐在一座舖子的板櫬上，誇獎什麼大師兄說，別的團算甚麼。咱這城的團，是如意金鈎團哪。我出了此溝，又奔西北路上去了。經過大名塔，並李存孝的舊城。如今祇有土基，並無人煙了。一天晚上住了一座小店。掌櫃的有四十多歲，會吃大煙，上燈的時候，他臥在煙鋪上，旁邊圍着七八個打煙圍的，都順着他說話。這店的屋子，是東西對面炕，他們一羣在東炕上，我在西炕上，躺臥歇息。只聽那個掌櫃的道：咱們庄上的團，我必要辦辦的。大師兄撒下天羅地網，二毛子無論往那裏跑，都得滅亡。衆人都順着他說是。正說的時候，又進來一個賣甜瓜的，口音是山東人。他更能說惡話。他說：要把二毛子剪草除根，因為他們真敢欺神滅聖呢。他又爲這兩句話。

下個註解道。什麼叫欺神呢。皇上就是神。洋鬼子要坐殿。這就是欺神。他們將山東的聖人廟都拆了。這就是滅聖。衆人都說。真是可惡。該滅盡了。正嚷的時候。從外來了一人。又高。又瘦。臉又黃。灣着腰。悄悄的走到他們跟前。小聲說。不好了。衆人都驚慌問道。怎麼呢。他說。咱街上小衙門。來了文書。說是北京失了。洋兵進了城。皇太后皇上都逃走了。這幾句話。剛剛說完。我睜眼一看。那一羣人都走了。只剩下掌櫃的和西炕上一個未過足大煙灰癮的。那掌櫃的。就由東炕上下來。往西炕上去。就火吃小烟。口裏說。洋兵來就來罷。話未說完。咕咚一聲。就倒在炕上。我看他那個樣子。是嚇得魂不附體了。我就暗暗的讚美上主。真能叫世人得聽他的命呵。次早起行。由西北。要奔鷄冠子山的韓家地去。訪韓德潤先生借點路費。好回關口。因爲前幾天在安達石的時候。就聽說他們奔到韓家地。本族家裏去了。誰知一連訪問了幾天。也未曾訪着他們的踪跡。就住在老府一座店裏。掌櫃的說。後府有個韓家地。離此還有幾天路程。我在那店住了幾天。有時與掌櫃的談論時事。他說。此處西南有個藍旗地。那裏有天主教。大刀會去剿他們。兩下對打。聽說天主教打敗了。人口有幾名被害。牛羊財物被掠一空。將牛羊都賣了肉。價也甚賤。雖然現

夢見偶像
又夢屋塌

時他們得了東西。我想後來人宥一定不能讓了他們哩。我這時候因盤費花空了。無力去訪問韓姓的人。遂將從前在石礮子溝李海潭教友所贈我的衿馬褂子。抵了飯賬。就回南走了三日的工夫。纔到了火里火山。在這三日的艱窘。實在難以述了。既是到了教友的家中。他們因爲早得了平安。就歡喜接待我。又有一位教友。名叫楊洛春的。他在口外以賣布爲生。一聽我到了那裏。夤夜奔來。見我衣服短少。他就用自己的布。求女教友爲我作了些衣服等件。他們又告訴我說。前幾天由遷安毛宥窪。來了一人。自承認是大刀會。他告訴教友們。都是何人被殺。那窩舖的主人。是王洛士的大姪子。不忍害他。他便逃走了。到八月二十以後。我又往南奔到石礮子溝。此溝的教友。也是鄉親。同火里火山地方的教友一樣。都歸八溝的范先生管教。此地有范先生歇夏的房子。又遇見遵化州的幾個教友。躲避在那裏。每天早晚。我就領他們作禱告。有一夜。我作了一夢。夢見一個大偶像。與我相鬥。被我將他打碎了。又一夜夢見我的西鄰居。瓦屋塌漏不堪。內有兩個月的小女孩啼哭。聲音甚是悲慘。問是誰家的孩子。有人說。是我母親死了。閃下這孩子無人照管等語。我一聞此話。不覺放聲大哭就醒了。因想這兩個夢境。必有原故。忽有一

天由八溝來信。叫我們全都回家。因爲縣官將拳匪打敗了。我們就辭了衆教友回去。也有本溝的教友同行。我們路過八溝地方。有人告訴我。說本街有遷安城東一位醫病的李先生。叫我到他那裏去。我就去了。彼此見面談心。各說一往的苦情。他給了我一件藍布大褂。遂作別。同衆人南去。晚上住了一座店。論起大刀會的事情。店裏的人說。洋人買了中國的麥稽辮子。今年造了一個大草龍。要吞吃中國人。又說有一個老洋人。年紀有八百多歲了。能夠神出鬼入。我們聽罷了這些話。又往南走。要由偏崖子進關。就不走青山口了。此時偏崖子有唱戲的。我們剛一出庄。就遇見一個姓楊的鄉親。他在我的西隣村住。此時他跟着戲班子。在外遊玩。牽着馬剛要回庄。就遇見了我。看他的面上。很有奇怪我的樣子。我就叫同行的人前頭走。他將馬送到庄上去。急急回來問我道。這一夏天你往那裏去了。實不想再能見你的面了。我也急問家中的事體如何。他就告訴我道。徐家崖的女教友。殺死兩個。男教友殺死一個。你的夫人也死了。令郎令愛經人保出了。說罷分手。我與同伴見前後無人。禁不住的傷心慟哭起來。同伴也甚悲慟。就求主安慰我的心。遂想起在山上的夢兆。全都應驗了。那偶像打碎。大刀會敗亡。小孩無娘。不都應到

我妻子的身上嗎。一面走一面思想道。從前我在北方。盼望一日回家。若能團圓見面。必是各叙遇難的情形。彼此安慰。慰。以望苦盡甜來呀。誰知今已事情大變。不能隨人心願。只可將小兒玉堂。小女玉蘭。叫他們的大姐玉琢管理罷了。這天申時。就進了關。此路離太平寨鎮不遠。正過山溝。忽見兩個團匪。手提大刀。護送一個騎驢的行人。據他們的意思。就是覺得若有團中的人護送。必沒有洋人的災害了。我打算暫不回家。不如先到韓庄一帶。看看教友的光景如何。就問着路徑。奔韓庄去了。以上是說完出口往返四次所遇的情形呀。

第六段 論韓庄教友和回家的情形

我們一進了關口。衆同伴都直奔遷安去了。我打算必得遠到韓庄。看看教友受災的光景。既到了。見房舍皆成灰燼。院落盡都荒涼。遂向人探問根由。方知道他們是搬到街坊寄居去了。我們見面。各訴苦情。遂安慰了一番。又起身投奔大寨去看望教友。到了那地方。看見房院頹敗的景象。十分慘日。後來訪問着了教友的家中。大眾傷痛多時。但是那些男教友未在家。我就靠聖靈的能力。安慰勸勉他們說。爲耶穌受難是有福的。他們就

告訴我說。大刀會來時。本不認識我們的家。是有人指點他們。方知道的。也有人問團匪說。你們的大師兄。不是知道誰是信道的人嗎。團匪說。都是人去告訴我們。勾串我們。纔知道的。我們說罷這些話。天就快要黑了。我還要過河。奔河南寨去住宿。相隔還有十幾里路。我就夤夜的趕到那地方去。先去看會堂和各教友家的房院。全是黑暗暗的。慘人心目。就入了一個小店。此店的主人。是韓先生的堂弟婦。身居孀寡。我一進店。就看見兩位教友。在那裏談論受害的事呢。他們見了我十分悲嘆。各說所遇見的難處。又說大刀會現在南山的廟裏蹲踞。單等教友給他們送錢。他們就不殺害。正說話的時候。忽聽驢聲。他們說。這就是給他們送錢的回來了。我問了各庄教友受難的災情。嘆息不止。又受了店主人的飯食。次早起身回家。路程約有九十里。一面走。一面留神試看動靜。等到昏黑滿地。初月在空的時候。纔行到我的西隣庄北邊。聽見高糧地裏。還有人說。什麼大師兄騰雲駕霧的話。我進庄的時候。看見街口呆着幾個人。因爲是黃昏時候。正好過去。又行到本街上。見我的西隣居門前。站着幾個人。我認識他們。就說幾句寒暄的話。但是他們一見了我。就很奇怪。甚至彼此不能說話。他們當中的人。就有先往我家去報信的。

大嚷大呼的說。他回來了。回來了。我進了二門。就看見我的兄嫂。和我的姪兒姪婦。並我的小兒玉堂。大女玉琢。雖然是見了面。都不會說甚麼。止不住的放聲大哭。衆街坊在旁。也都流淚嘆息。我又看玉琢改了粧飾。一問原故。方知是出閣了。唉。我在偏崖子聽說窅中的消息。打算妻子雖死。有長女可以照管小孩子們。今日既是長女出閣。又失了一層盼望了。但此時尙未見小女玉蘭的面。一問原故。又知是給了人了。我想到此番遇着大難。在四個月中。一家老幼。分崩離散。房屋傢俱。損失一空。能不悲哭傷痛嗎。幸有聖靈的安慰。衆人的勸解。只好勉強述說已往的難事。給他們大家聽聽。此時我窅的長幼們。都是十分難受。就恨着那些大刀會。和順從大刀會一黨的人說。在五月裏。咱家派人上破城去看你。去的人回來說。你未會在會堂。因此本庄的人。就造出謠言說。你上天津看玉琢去了。洋人用玻璃將你隔住。將玉環的尸首。釘在牆上。叫你看。你回身便走。也被洋人所殺。這些謠言。傳到玉琢母女的耳裏。又因不能見你。不知你的存亡。每天母女愁哭。不思飲食。還有我們街坊的婦人們。說他母女剪紙人紙馬。撒出來害人。就咬着牙說。快把大刀會勾來。把他們殺了罷。他們述說罷了。又告訴我道。自六月中。我的庄練團。都是誰當

郭玉哥爲
郭助郭英
之妻殞命

師兄。誰當團匪。誰當領袖。誰說什麼絕情的話。誰的閨女。當紅燈罩。在大街上跳舞。盼望滅了洋教。他們就作夫人娘娘。誰去勾團來害我們。我的妻見親友都是這樣光景。又恐受辱。臨難時。吞了鹵水而死。長女被拿去。是誰竭力保出來的。我妻死的那一夜。是何等難受。玉琢守候。是何等哭痛。幸有教友郭玉哥。幫助一夜。次日也被拿去。爲道殞命。又將我妻的尸首。抬到玉皇廟。經人講情。又抬回來。後被某婦人。造謠言說。他雖死了。仍有洋毒。又有某人。逼着我家的人。抬到庄南。用火焚了。玉琢雖然保出。什麼大師兄康和尚說。應當早早出閣。不然。秋後還有被剿的大難。所以我的兄嫂們。就急速找了婆家。幫助我的女兒出嫁。最安慰我心的。就是明知他的父母全無。還都待他如同自己的子女一般。玉堂跟着我的二哥。愛如自己的兒子。我的二哥說。大刀會上咱家來了幾盪。單要找你。我說。你們既能知道誰家怎樣。爲甚麼我的兄弟未回來。你們要說他回來了呢。他們說。聽說是回來了呢。我說。你們既是能算。又爲何聽人說的話呢。他們都面紅過耳就走了。還有別樣的話。他們告訴我的。實在有千萬句。不能都述說出來。總而言之。就是疏遠的親友。連本家的人。不能說是都不恨怨。但捨死枉生保護玉堂玉蘭的親人。也是很多。又

郭英又由
家赴灤州

聽說各庄教友。是怎樣死的。誰個練團殺教。誰個充當團頭。玉皇廟的團場有多大。各鋪戶的人。如何去幫工助粟。都是歡欣踴躍。心服口服的讚美大師兄。滿城滿鄉。怎樣的咒罵李縣尊。恨不得把他殺了。團匪怎樣拆堂罵官。縣隊怎樣打死團匪。怎樣剿玉皇廟。怎樣殺了無數團匪。後來那些助團匪的紳董。怎樣具叛呈字。情願悔改自新。方得縣官的饒恕。這些字據。都貼在城門上。也被我親眼看見。此時我們談了有大半夜的工夫。我就請他們回家歇息。自家又說了許久。才去睡覺。惟獨我父女們一直說到天明。這一夜的話。雖是聽了億萬的那樣多。但就心裏思想起來。倒不如一無所聞罷了。次早就有街坊的長幼們。都來看我。無不涕泣傷心。我因聽了昨夜的話。就在謹慎之中。更以尊敬感情的話語。回答他們說。我一家人大小。爲道受難。是應當的。倒反驚累諸位了。如此的應酬。天約到早飯時候。我自己思量。若久在家。必然出事。不如急奔灤州。再打算上天津去看玉環。遂又到教友家中。和焚尸的地方去看看。就奔灤州去了。以上是家中的大概情形。若能細細講論。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因爲後來所聞所查的。實在太多呀。

第七段 論奔赴灤州和天津的情形

由灤州赴
天津

郭英在天
津見其女
玉環已穿
服制

俄人剿滅
灤州拳匪

且說我上灤州。大約是閏八月初三四日。天約已時。由家起身。行到張都庄南。遇見族弟。又將時下的事。談論了一番。嘆息許久。就作別南行。天晚時方到灤州會堂。見了衆位牧師先生。彼此談論苦况。我們就打算約幾個同伴上天津。此時有王教友。韓蔭桐先生。武錫考牧師。梁子河的崔景春先生。一同作了路友。無奈那條路上。多遇見強盜搶掠。和洋兵搜查的事。好容易到了天津紫竹林。這見過白牧師。和衆位教友人等之後。又去看玉環。見他已經穿了服制。一聽說我到了。他就放聲大哭。先是有我的族兄。見這難事過了。他就上了天津。告訴玉環。說我夫婦全都死了的話。玉環從那日聽了此言之後。就哭啼不止。以致積勞成疾。到二十九年秋後。就死在山東安駕庄的教會裏。我與衆教友商議。買了一棺義地。將他葬在那裏。立了碑石。此是後話不題。當時我父女慟哭多時。又安慰他一番。住了幾天。到了閏八月中旬。有灤州的教友杜榮。來到天津說。永平蘆龍縣的拳匪。有信要殺洋人。我想窠中還有玉堂。恐再遇難。遂晝夜的馳奔灤州。剛一到那裏。就知拳匪已被俄國的兵打滅了。此事的根由。是因俄人補脩由京到山海關的火車殘路。業已修到灤州的偏涼汀。有永平泥溝拳廠的團頭某紳董。向什麼大師兄張某說。你們今

日說殺洋人。明日說殺鬼子。那知洋人又來到偏涼汀了。我們不是白白養活你們一春一夏嗎。拳匪受了激發。就先往各村下了傳單。定於某夜聚集燒鐵路。到天將黎明的時候。被俄人知覺。派人去偵探。此時又被拳匪看見了。一齊大喊殺洋鬼子。往東追去。俄人急借一窾看坎的房子。隱着身子。跑到營房。衆拳匪也追到那房子裏面去。將看坎的一窾人。全都殺死。真是可慘之極。此時一窾人。正在酣睡未醒。竟遇此不白之冤。聽見這事的人。沒有不痛恨拳匪如此瘋魔的。此時俄兵約有十幾名。上了車路北的一座小山。拳匪看見。就趕上前去。各人都手拿大刀向空亂舞。又趁着太陽東出。刀光閃閃如電。都是山聲怪調。喊着殺呀殺呀。等到離俄人不遠的時候。猛然一聲鎗響。彈子齊下。拳匪便躺倒在地。其餘的東西亂竄亂跑。刀也掉了。有些受傷的。也跑不動了。此時由灤州出來一羣馬隊。又將那受傷的。就地殺死。活捉了一個什麼大師兄的兄弟。帶到城裏。聽說馬隊早就要出城擒拿拳匪。因懼怕拳匪的神通。不敢對打。只是在老遠的觀望。等到俄人開鎗打死拳匪之後。這纔將受傷的人殺死。又將什麼二師兄勒死在城外樹底下。我也親去看了。尸身上下。穿着土黃色的衣服。頭頂關公襍子。胸中掛着子母錢。據他們的意思。

說是用此錢買了人家的東西。夜間此錢仍歸原處。這不是瘋魔到了萬分嗎。從此以後。拳匪的風聲。就一天一天的止息了。是時我住在灤州三順齋鞋舖裏。白掌櫃與合舖的人。待我甚是恩厚。我也常往高家坎楊德馨義兄家裏去住。一切冬衣。都蒙義嫂成全。因爲到了九月。天氣要變冷了。

第八段 論離了灤州回遷安的情形

且說九月下浣。王牧師接得遷安縣正堂李父台的照會信一封。內說教民被害。先有體恤。一切失損。皆有賠款。可急派人來遷安。與紳董辦理教事。王牧師接着這個照會。遂命張自盛牧師和我前往遷安。我一到家。就買了棺材。率領小子玉堂。煩族人檢殮妻骨。葬在墳塋。又備些禮物。先酌勞了外村救小女的恩人。遂又備筵席。通請外鄉和本街坊保小女的衆恩人。親領着小女在席前叩首致謝。又費了許多婉轉。求城北的朱文彩夫妻。將小女賜回。這時玉堂有我的胞兄照養。我就和張牧師同住遷安會堂。各辦其事。我管理破城教會。撫恤並賠款的事。如今再說遷安的李父台。官名映庚。爲國忠心。待民慈懷。若論我們信徒。爲道受難。按聖靈的話。是應當的。可惜李父台。自拳亂一起。教民被害。他

李官殺拳
匪祭天主
耶穌兩教
亡牌

就終日不安。設了許多法子。要救我們。無奈未能如願。更招惹衆百姓的痛恨。誣枉他是二毛子。並說他的家眷在天津信洋教。天天有拳匪到大堂去罵他。到八月中旬。玉皇廟的團匪。勾來各方團匪。進城要先拆教堂。然後殺官。誰知剛一到教堂。正逢練勇操演。見前後滿了拳匪。就急上房。開鎗。那鎗一響。拳匪立時死倒在地。衆匪大亂。東竄西逃。是時又有官兵與鹽勇。由小南街攻來。殺死拳匪不少。隨又殺了與團廠有勾聯的人。次日又剿滅了玉皇廟。焚燒了許多房屋。得了柴米如山。可見那些舖戶和富家都是贊成殺洋人殺官的大事了。他們宣揚什麼大師兄的威風。並說他們能知未來的事。以及刀鎗不入的話。看此時這個光景。他們就未算着。而且經鎗一打。立時死亡。如此看來。拳匪不過仗着烏合之衆。拿住一兩個信道的容易殺害。若是縣隊或鹽勇早去攻打他們。斷不致枉死無數的性命。細想由五六月至八月。不打他們的原故。也是怕刀鎗不入。反受大傷呀。從此以後。李父台本要按律懲治各鄉紳董。因他們具了改過自新的狀子。始得饒恕。此後又緝殺了許多拳匪。因而逼得他們有逃到口外的。有當票匪的。也有回窠安分度日的。後來又按律殺了什麼二師兄的父子。祭了天主耶穌兩教的亡牌。這都是李父台

的恩情。惟獨什麼大師兄避到口外。於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旬。我由山東回家。知道一個什麼大師兄康和尚。在寮僥倖無事。也成了漏網之魚了。當時李父台向我和張牧師。定規要急速給教民捐辦賠款。免得信徒不好過冬。意思實在是好。可惜未隨人願。直等到臘月二十前後。尙未見辦捐的音信哩。

第九段 論再由灤州到天津的情形

話說當時我同張牧師到了遷安。隨即又奔往灤州。與王牧師商議。設法接濟教友過冬。王牧師就叫我們上山海關去見白牧師。我二人就坐火車前往。上車的地方。名叫偏涼汀。那時東西的鐵路。業被匪人拆燬。八月中旬。經俄人補修。英人不好收回。後經德國人撮合。俄人方才讓退。因此俄人將好車帶往東去。只剩下幾輛破車。給德人留下。我們從那一天下午三點上車。到七點鐘方行到昌黎縣。因爲車漏不能行走。又經是夜天寒過度。朔風大作。我們又不敢多帶被褥。險些凍死。只等補上了漏車。天已黎明。方纔到了山海關。迨見白牧師也未濟事。隨又往天津見倭牧師去求撫恤。因我早知有美國的善人。託倭牧師代他散施銀兩。濟助受難的教友。我就仍坐那殘廢的車西去。行到半途。車漏

難行。此時天太寒冷。甚難忍受。等了半天。纔由塘沽來車。將我們接到塘沽去了。定更時候。我們纔下車。此處又無宿店。就同坐車的人商議。奔往西沽去投宿店。無奈相隔六七里。一路全是各國的聯營。營門都有洋兵執鎗把守。我們都生懼怕的心。不料到了印度兵營地方。印度兵就要開鎗打我們。同行的人欲跑。我勸他們不可躲避。只管上前答話。就指手劃腳。說我們是往西去住店的。可惜言語不通。將我們的財物全都搜去。然後纔放了我們去住店。次日我到天津求了銀兩。回安暫行分散。這纔過了殘年了。唉呀。這以上所論的話。全是從着簡便述說。不敢繁緒。而且我並不是爲着深恨仇敵。才寫此書。是願世人看了這些事。心中明白原委。不是信道的人抹紅下藥。乃是他們心中沒有真理。沒有見識。受了邪教的迷惑。妄殺了本國本城本鄉的好親友呀。不料那一年冬天。洋兵由偏涼汀往北走。又有謠言說我帶着洋兵報仇來了。但是他們既知報仇。爲何結仇呢。這不是明知良心有虧。所以怕報仇嗎。請諸位想想。我們受了那樣的大災。並未有說什麼報仇的話。還望諸位想想。我們因耶穌的愛。所以不報仇。並且望他們快信耶穌入教。不然。怎能脫掉殺人流血的辜呢。又怎能逃出永火的刑罰呢。若他們信了耶穌。必得赦

免。也有天堂的快樂。豈不是好嗎。正是

妖由人興成廢障 恩從天賜最公平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順直之難

第三冊下卷

紀北京慕真書院女生遇匪之亂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季。院長朱太太定期五月初十日聚會。十一日散假歸家。旋因亂事興起。恐有阻止。故改期提在初六日聚會。意於初八日乘機同赴年會之人伴走。詎亂事不止。未能如願。自此諸生不能歸家。又時聞亂事兇信。致令諸生心多憂懼。似乎有無所依歸之勢。亦祇得聽天由命而已。由是日日三五成羣。或歌詩。或祈禱。或聚集禮拜。雖是如此。總不敢高聲歌唱。因城牆上有董軍來往之故。不料十一日晚十點餘鐘時。有一跑馬報人。向院長曰。今夜有匪人要來害女學生等語。院長即囑各學生曰。今夜須警醒防備。倘匪來。吾即叩鐘。爾等一聞鐘聲。即速進入書房。（即言與衆學生同死之意）衆人一聞此言。皆驚嚇不止。入夜均不敢假寐。祇是徹夜祈禱。及至天明而匪仍未至。諸生皆感天恩不已。因此拳匪晝夜有尋計殺害女生之事。院長無如何。遂設法保護諸生性命。即於十二日晚十一點餘鐘時。商囑學生赴會堂安寢。因彼處有西兵二十人。能以護衛。迨至早六點時。依然回至書房。日間有男子工作。抵擋拳匪。女學生即襄助各女教友。豫

備伊等飯食。兼在各處查閱匪徒放火之事。聞有拳匪設謀。欲在十三日夜。定意殺害女生獻祭。而各女生亦於是定意犧牲性命。無所畏懼。許願畢。衆人一同又至會堂安寢。幸會堂豫備堅固。拳匪皆未敢入。至十四日晨。皆大謝主恩。恍有由死復生之樂。雖然。又不知何日何時。遇何等兇慘之事。日日不過爲己遇者謝主。又爲未來者求主。將身心靈全託於主而已。十五日夜。拳匪又欲殺害女生未果。至十六日夜半。忽聞崇文門外。拳匪大聲喧嚷曰。殺殺。意料此夜必來。詎事仍未果。十七日夜。拳匪焚奉真堂及他教堂。故在十八日更留心防備敵人放火。因知匪在十五日夜未如其願。又定於十九日夜中。殺害女生。然事仍未成。雖是拳匪未在日間打算進入。而防禦之心。卒未少懈。因書院中院宇甚多。故每日派人偵探。以便通報。計分六班。每班派四人。因院子有四處之故。自早六點起。至晚六點止。無論遇何等事。每班每人。必速報知一院。班班如此。日日如此。詎至二十四日早十句鐘。院長朱太太忽面有憂色。對衆女生曰。欽差呼我等西人。皆須出京。雖吾願與爾等同死。然亦不能不遵。欽差之命。吾去後。拳匪若來。爾等能避則避。否則願主旨得成正言及此。諸生無不哽咽啼哭。面面相覷。詎未幾。德教士又來告朱太太曰。欽差準西

人並女生。以及一切教會中人。皆須至英國府避難等語。此係各國欽使。因悉總理衙門詭計之故。先是總理衙門。照會各國欽使上下人等。皆往天津。允派華兵保護。不受拳匪之害。並約德國欽差克林德赴總理衙門議事。如願前往。即派兵迎接等情。詎德使行至中途。即東單牌樓突被董軍鎗斃。故此知其詭計。是欲各國人出城後共相殺害。其餘城內一切奉教中人。更易殺滅。是時中外信道之人。皆在十二點鐘時。逃出孝順胡同。胡同在崇文門東偏至肅王府。在英國府隔河對面將息時。即有一西人。即前在山東傳道之秀素與肅王府一現六國飯店即其舊址。中人相識。即前往商定將銀安殿借與各學生避難。肅王府人準之。遂於四句鐘時。入至銀安殿。詎未逾半點鐘。隨有無數拳匪。與董軍結隊齊進。欲殺教會中人。秀師即於此時返英國府在路中被拳匪用鎗擊死幸西兵敵退。無如此時未得機會防備。匪黨衆多。西兵寡少。祇有呼號昇天之一策。幸遇慶王之兵。將拳匪擊退。由是各女生專事縫衽口袋。築土補牆。以作聊固吾圉之計。最險者。不惟外面炮子如雨點。而王府四圍。更兼匪徒放火。欲將信道中人。焚死而後快。雖衆學生不能出銀安殿一步。亦只專心靠主而已。至二十八日攻戰愈急。火勢愈大。近銀安殿之屋宇皆燃。倏又燃及衆學生所住之處。奈此時火已燎原。

不可嚮邇。各生等即相携逃出此殿。跳越戰地。幸無一生受傷。惜剛即過去。即有三位傳道士突受鎗傷。當死其二。迨各學生逃至一當店時。已鐘鳴九下。幸店內尚有米麵。正擬煮食。而火勢又連及店中房屋皆燃。隨又逃至達子館。乘勢將肅王府之火撲滅。依然返至殿內。從此打仗聲。放火聲。日日不絕。至六月初二日下午。殿又幾乎被焚。相繼逃至詹事府避火。晚間仍回至殿中。是夜不能成寐。殿被炮彈擊毀其半。祇倚坐一角以待死。因肅王府中火勢。猶如一輪紅日。衆學生意料不知何時即被焚斃。惟恃主命得安。初三日晨。大火仍未息。殿亦因之被焚。晚又逃至達子館。是夜危險甚多。因有無數匪類。欲乘雨勢入內。幸雷電交作。西兵藉電光窺視。竭力攻打。始行擊退。拳匪起誓曰。若在初五日。不將中外教會中人滅盡。誓不生存。幸上主未準成其計謀。無如是時人雖生存。而食糧將罄。適天不絕人。遇一糧行內。麥與高粱甚多。惟磨不足用。皆囫圇食之。稍有些微麵粉。須留與患病者。甫至是處。數日尚無他事。旋有人令縫口袋。豫備填土防匪。在一日間。或縫二三十件。或縫五六十件。或縫百餘件不等。除此外。又與英國府中西人漿洗衣物。兼縫紙等事。因伊等避難在此。未多帶衣物之故。有時事繁人少。不敷防堵。院長朱太太即率

領衆學生分排搬磚。迨六月下旬。華兵死亡甚多。屍骨遍閭巷。臭氣薰人。拳匪似有求和之意。送信與西人曰。現在天氣炎熱。我等停戰云云。據匪黨詭計。是欲收斂死屍後。乘西兵不及防備。再肆攻擊。幸各國欽使未中其計。仍日夜防守不絕。加之電纜桿均被拳匪拆毀。信息難通。故外間少人知內中尙皆存活。英國府設法遣人四五次赴天津送信。每次信差去時。衆人皆同心祈禱。求神默佑。又無日不盼救兵速至。迨七月十九日夜。始聆西兵炮聲隆隆。卽知救兵已集。遂喜而不寐。二十日鐘鳴兩下。見有人自水溝中先入。晚間大兵鱗集。恍如大將軍從天上飛來。欣喜莫可言諭。是時又分任與各兵漿洗之事。無如衆學生所住之處。畫在俄國界中。聯軍入城後卽由正中畫一直線。日本在北俄法在東英美在西令將屋宇移與俄兵駐紮。故於七月二十七日。卽遷至西城根化石橋。彼處院落寬敞。空氣甚佳。因在六月內所受屍腐薰蒸之氣。至此時均皆宣洩。致有許多積鬱生病者。而未生病者卽分班看護。自此漸亦略覺安舒。無如各學生用物全失。兩手空空。一無所有。院長竭力代學生尋找生活。或借十指之力。以度虎口餘生。尙爲得計。八月下旬。天氣漸寒。諸生皆無蔽體夾綿。人多錢寡。甚覺艱難。幸遇達子館楊君。贈送舊衣。立即改作棉服。然亦不能遍及。又設

法豫做過冬臥具。略有頭緒。卽定期入學。奈書籍不足課用。雖在公理會商借數卷。而仍不敷用。遂令數人共課一卷。因房室窄小。凡書房飯廳。皆在寢室。又無會堂禮拜。以院中爲祈禱之處。讚美詩亦無之。百計搜羅。亦祇五本新約。六本聖詩而已。適有一信道之人。送每人聖經一部。又購買唱詩四五十卷。以便分用。過月餘間。卽將前院正房。改作會堂。廂房改作飯廳。諸事完竣。仍舊入學上課。每日教授小學生數時。餘暇依舊工作。幸蒙院長安教士爲諸生費盡心力。節省月費。代諸生購買用物。迨安教士回國時。又令諸生做如許鍼線玩具。如小人等類。帶至美國售賣。又有日本一學堂。及福州兩學堂。捐資週濟諸生。自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旬。至此遇難之事已畢。此北京慕真書院女生遇匪之始末也。特記之以告留心此事者。

劉亞拿女士紀遵化州遇匪之難

光緒庚子年。我等在遵化。所遇之事。甚爲危險。自正月起。謠言四出。均不甚介意。自五月十四日。海牧師賀大夫二人離開遵化之後。危險日甚一日。十六日爲遵化大集。南關堂子廟內。有老少二人。老者自稱爲關夫子。少者年僅十七八歲。自稱爲菩薩。皆言外國人

屋內有大炮。須先焚燒其屋。劉牧師聞之。當卽稟官彈壓。雖是日事平。而我等恐懼之心。終未少釋。十七日遂同徐蕙芳先生。及劉文善馬文玉並徐太太等。皆移住平台。詎二十一日有匪徒四五十人。將我等衣物搶劫。並將我等捉去。欲殺之。甫行二里許。匪徒忽將我及我之小子。並徐太太等數人。委之而去。我等卽乘隙逃至山溝中。不料是夜大雨傾盆。幾乎被雨淋死。二十三日我等又回至城內。鞋穿掌露。苦不堪言。教友大都他逃。祇剩五六人尙在城內。我携同小子。住皮古莊 陳巴士家。劉牧師與一教友居於城中。至六月初一日晚三點時。卽有匪徒搶劫南關堂中之物。又擬搶城內會堂。劉牧師始逃。幾被匪徒殺害。幸至朋友家中避免。是夜十一點。南關之房屋被匪舉火。皮古莊人見城關火起。恐遭累及。卽不準我等在該莊居住。我無他計。亦祇率領小子。逃至山溝躲避而去。次日九點時。劉牧師由城逃出。尋遇我等。午間始有朋友將我等送至口外 丈子地方。有一老太太待我等甚優。安居一月。至七月初五日。值劉牧師外出。有匪徒將我與三孩子捉往城內。幸經人救護。未遭殺害。此遼化遇難之大概情形也。

鄭殿芳冒險赴天津求救始末記

庚子六月初三日借住肅王府總辦本會滙文書院教習鹿完天命其少君尋一往天津送信之人。吾卽從之而去。總辦見之。問曰。爾往天津求救甘心乎。余曰。甘心。總辦曰。此行若敗。與我無干。成則謝爾千金。余曰。否否。值此急難。吾甘心願往。成敗悉聽天命。何暇計及重金哉。總辦曰。壯哉。此基督之真忠徒也。明日卽送爾出界云云。語畢。余卽回至澄觀堂。是時外面之槍聲雨聲。接續不斷。余卽伏地祈禱。懇救主明日送我至天津。不覺潸然流涕。反覆數四。卽隱几而臥。初四日晨。余往見總辦。總辦卽令慶武引我至日本同文館。東文教習杉君處。田欽使交往天津求救之信。余卽將信縫至靴後根內。慶武遂送之出界。正走時。從北忽來一彈。幸未擊中。余疾馳數武。遇數人負物自火池出。余乘間雜入。循台基廠北行至忠臣廟。見死屍堆積。臭不可聞。繼至單牌樓北。見舖門皆閉。路少行人。遂由觀音寺至齊化門。兩旁兵棚。接連不斷。門洞皆拳匪把守。我隨出城人混出。幸未遇攔阻。心稍定。默求天佑。是夕至通州。搭船住宿。河岸兩旁。皆有拳匪舞槍弄棒。舟中人七言八語。聞之刺心。默禱時覺精神困倦。倚舟臥去。初五日船未開行。拳匪不時上船。聲言查奸細。殺二毛子。拳匪稱洋人爲毛子。稱教會人爲二毛子。我聞之甚懼。然天恩保護。卒無能識我者。初六日開

船。三日至細紅橋下。是爲初九日。當即赴河之東面。見我兵無數未易過。又至北浮橋下投店。詎店主不納。苦求之始留宿焉。初十日至南門。見舖戶兩旁皆我兵。防守最嚴。又未能過。仍盤桓至浮橋下住宿。十一日黎明出西門。繞道赴紫竹林。詎西門外我兵防守仍嚴。意計不如從河路赴楊柳青。繞道前往之便。上船後。遇一人曰。日昨往紫竹林。被擊出不能進。余乘間細詢何處有洋兵。何處能前進。彼曰。陳宥溝。票房左右皆洋兵。鐵道北皆我兵。其中絕無人迹焉。余默記之。是夕至楊柳青。搭船投店。而店不納。且曰。義和拳不時進店。稽查二毛子。有則將店付之一炬。奈時已默黑。哀求之店主始納。次日爲禮拜日。余終日在店默禱。細探之。繞道亦不能進。十三日又復回津。投寓紅橋北玉隆店中。店主與余係鄉誼。因留宿焉。十四日赴陳宥溝。見我兵防守甚嚴。無計可施。仍返玉隆店住宿。夜間伏地流淚祈禱。求上主導我進界。天明爲十五日。仍往陳宥溝。適值中外交戰。我兵死亡無數。鐵道北屍積累累。鷹犬爭食。炮聲隆隆然不絕。觸目傷心者久之。不得已仍返至玉隆店。依然祈禱。終夜黎明又仍往陳宥溝。自晨至午。輾轉道旁。我兵到處環伺。無隙可進。是日又炎熱異常。十二點時。我兵皆退息帳房。余遂乘隙躍至鐵道。入西兵界。西兵發

彈兩次。幸賴上主佑護。子彈皆未中及。余即以白布纏首。手搖白巾。西兵知非奸細。招余至。訊其來由。當送余至日領事官處。交信後。備言一切。日官始了然於心。隨出京津地圖示我。我皆指畫詳明。並言津地何處有人。何處無人。何處人多。何處人少。日官一一記之。曰。若非子來。吾等不知虛實。仍未敢妄動矣。日官即便會同各國統帥。於十八日攻入城內。傷人甚多。津城遂破。聞四大統領及某督皆陣亡。拳匪亦死亡逃散。津地各戶。門上均懸白旗。上書日本順民等字。是夕余詢及中外教友何在。日官答曰。伊等皆平安住於大沽矣。十九日日官即寫回信。請余速返。並贈洋元二百枚。余曰。此行我爲義來。非爲財來也。取十枚以作路費可也。日官奇之。遂將回信藏在鞋幫中。出東門至俄界。俄兵阻之。復返至日官處。日官命守兵送之。至玉隆店。余之衣物悉搶去。日兵不明其故。勒令余返。至河。遇日官詳言其故。復令日兵送我出界。至北倉。遇我兵將余執去。言查奸細。斃拳匪。殺二毛子。搜余全身。幸未搜至鞋而釋。險矣。是夕至楊柳村東。船上住宿。未得食。次日至河西務。適遇拳匪殺三人。詢之知三人新從天津來。至此遇拳匪詢及天津光景如何。三人以實對。因觸匪怒。謂三人係二毛子。令焚香表。香起黑煙。遂殺之。我聞而戰慄。疾趨以過。

是夕至通州住宿。該處拳匪仍多。但不似前之兇猛也。二十一日。由通回京。一路大兵不斷。至齊化門。整容用餐後入城。城門仍是拳匪看守。各街閉門。人心惶惶。遂過單牌樓。至台基廠。見華兵執刀。手持諭旨。禁人過界。往來數次未獲入。忽見數人肩荷瓜果。從海關火池穿入。余亦隨之。至肅王府東。亞橫門外。見日兵附耳低言曰。送信人歸矣。日兵即令吾進內。遂在鞋幫中。取出各國覆信。一一呈遞。欽使開讀云。現在六國聯軍。齊至天津。擬於二十四日北上赴京。計日本兵先到二萬四千。英兵二千。俄兵四千。美兵一千五百。法兵一千五百。德兵三百。六國共先至三萬三千三百人。其餘各國大兵續到云云。各欽使皆來見我。見時皆行握手禮。慰問慇懃。禮加隆備。是夜歡聲雷動。歌詩頌美者相繼不絕。此鄭殿芳冒險赴津求救。往來道路之大概情形也。特錄出以告天下。知上主無絕人之路云。

吳奶奶在遷安流血記略

吳奶奶乃直隸永平府遷安縣人氏。前在天津隨同森教士學道四年。品行端莊。後奉派至大城傳道。該處教友無不讚其德行。因此入教者甚多。詎未及一載。因有拳匪之亂。遂

返至天津。未幾急欲返里。森教士等百計慰留。而執意不肯。迨女生散學時。即率同其女回至遷安甫。至夜。拳亂即大起。匪徒執之去。見吳奶奶係信道放足之人。即先斫其足。又見手負痛擺動。旋又斫其手。迨手足斫畢之後。復又斫其首。嗚呼。拳匪較明末亂寇張獻忠更過之矣。但思吳奶奶生前救人甚多。雖吾等思之心酸。然如此忠心事主。完全善果。方堪稱爲基督受苦之眞門徒也。永生大福。當早爲吳奶奶備之矣。

慕貞女書院長朱太太公正憐愛之一斑

庚子夏。遇拳難。諸生避入達子館時。該處金銀等物甚多。先已失去不資。諸生甫到時。朱太太指示衆生曰。此間一切物件。除不得已借用之外。移動亦不可。或有時小學生戲弄玩耍之物。朱太太見之。立令送至原處。並示學生曰。此處一切物件。絲毫不可亂動。須視如己物。因此中主人。不知避難在何處。惟望亂平時。將所有之物。全行交還。方合道理等語。先是學生未至之時。即有人將其中物件。置之紛散。至時。朱太太遂令衆學生安置停妥。不許紊亂。及至七月二十日救兵到時。二十五日隨將房主人即首篇所言達子館贈衣之楊老爺也召來。請其收檢一切。始用車載之而去。但伊等甫至。見室內之器物。經朱太太料理齊整。喜

甚。卽已存感恩報德之心矣。是以除鐘表與首飾外。其餘之物。概欲贈送諸生。院長堅辭。伊等力言不可。以故將粗敝服被。儘學生需用者。收之以答盛情。否則萬不作此舉也。迨二十六日。諸生卽離此。移至化石橋。又經伊等送車四輛。將師生與一切用具。載之以行。此論朱院長之公正也。及至化石橋。朱院長雖稍爲安靜。然自亂時以至於今。其爲諸生勞精費神之心。已不稍寬假。因而積勞成疾。病勢甚重。數月始愈。其一斑憐愛之心。非筆墨所能言喻者。旋因病久無力。遂起歸國之念。卽將書院之事。交托安教士經理。是時天已嚴寒。諸生皆乏棉衣。甚形瑟縮。安教士見而憐之。速將楊君贈送之衣物。分給諸生。改作棉服。又因不敷服用之故。兼代諸生尋十指生活。以補衣裳之不足。是時幸經福建信道二女生。及日本女學生。盡力捐資。送至北京。贈諸生爲購衣之用。但人繁布貴。不敷分贈。遂將此款購布疋。分與不能工作之小學生。能工作者。方能衣自己之力焉。除此外。他無所得。若非安教士勞力。衆學生工作。亦難有今日之景况也。猶憶在孝順胡同未去之前。朱院長千方百計。護衛學生。先同傳道人商酌。擬將學生分排帶往天津避難。惜乏人贊成此舉。然朱院長愛諸生之心。不惟顯露於外。亦常同諸生一同祈禱。又常曰。無論

遇何地步。總不肯離開我之學生。我願與諸生同生死。此人所共知共聞者。噫。朱太太之憐愛。真不愧爲諸生慈母云。

徐蕙芳女士流血紀略

蕙芳女士。乃北京慕貞書院之女學生也。六歲入院攻書。品行端正。年十九卽經書院管理滿姑娘。派至遵化州教授女生。在館十一年。不惟爲人忠厚。於道理上亦更熱心。故中西教士以及學生等。無不尊且敬之。庚子大亂時。女士本在北京赴年會。有人告以不必回遵化。女士曰。克教士以學生之事託吾。吾不歸。其將責任何。遂去之。甫至遵化。西教士均紛紛往天津。衆人亦各歸窠矣。院中僅餘女士。與學生及一秦奶奶耳。西教士方去時。卽有人欲來殺害。致令夜間不能成寐。這亂事日甚一日。女士等卽逃至教友家中暫避。詎該處人更兇惡。忽遇匪徒多人。概將伊等並所帶之物。一同劫去。無論如何懇求。全不肯釋。旋經劉繼倫牧師見遵化州牧。始將伊等送歸。然仍無人敢容留之也。遇一教友。將女士送往山中。不料山中突來惡黨。將女士用槍擊斃。旋又甦轉。無如此地無飲食。女士卽強步下山。經一人相送至平安城子。詎是處拳匪用亂刀將女士殺死。年方三十歲。慘

哉。論女士所遇苦難。筆難盡述。此特略表一二耳。每一思及。不禁令人酸鼻。然思女士爲主盡忠。守死善道。而永生冠冕。惟女士受之無愧矣。深願我儕以女士之德爲德。以女士之行爲行。眞誠事主。篤信不疑。此記者之所願也。

周王氏自述受難紀略

庚子年五月拳匪起事時。我有小子五人。最小者甫二十日。無計可施。卽信問達牧師如何辦理。旋據達牧師回言。若爾等來京。吾甚願接待。否則卽速躲避保全等語。我等聞之。卽潛逃於外。飢渴難忍。無人收留。在曠野住宿一晝夜。旋因大小渴極。向人哀求四點鐘。皆以我等爲抹紅下藥之人。無一施憐垂念者。反而鳴鐘聚衆。要綁送我等至密雲縣治罪。經我等苦求。許以若干錢文。始給一杯之水。暫容我等在街上喘息片時。旋卽趕出界外。適遇一趕牲口之人。求其送出口外。彼以山路難行。牲口無草料對。無論許錢多寡。終不許可。後見我等有憔悴可憐之色。遂將我等帶至密雲縣。距城二十里之處。是時愁乏難行。卽用錢求一鄉人。在其家暫留半日。日暮後。往山溝尋得某教友之戚家中求宿。甚蒙喜納。奈家貧。出資助之。甫三日。卽有村中匪徒捉拿三次。謂我等爲抹紅下藥者。須將我

等送官懲治。嗣花銀三十餘兩。始行釋放。即將我等趕至山穴中。一日。無如小兒輩飢餓難堪。哭啼不止。夜間又尋至距密雲三里之教友家中。將近兩日。縣署差役聞之。欲來捉捕。幸村中義士。據情以告。當即買車起程。詎行至冀州。即遇拳匪。謂我等爲迷惑人者。小兒等亦係由迷惑而來者。須解往拳團查驗。是時主道在心。毫無畏懼。又兼查無實據。當經釋去。未幾至吳門。車夫因冀州之險。定意不再前往。遂賃旅驢二頭以行。經過平城子。見會堂被拳匪焚毀。未敢前進。在鎮外稍喘息片時。急往宮裏戚眷家中。蒙留住一宿。即揮之於外。因而奔至山間避匿。聞拳匪屢欲搜山尋害。知此處難以藏身。即攜小兒等下山。僅留周牧師一人在彼。余同兒輩歸至本莊隱避。見莊中教堂教友。以及房屋什物。皆焚掠一空。傷心慘目。莫此爲甚。詎是日拳匪又將遠進學。周福恆二人拿獲。帶至平城子殺焚。余見此情形。遂率領兒輩逃至曠野。俟夜靜無人時。潛回本莊。而本莊人恐我受害。又勸之遠離。予即於夜間逃至南山。無如山木缺如。天氣酷熱。飲食毫無。兒輩大者十歲。小者尙未匝月。哭聲震野。定要回莊。值天晚無可奈何之時。又返莊中。遇我者立令我出莊。因拳匪常向伊等索信道人之故。無如兒輩困乏之極。難以行動。經鄰人送至已經拳

匪焚毀礮石上存身。是夜正值拳匪由予所住處之牆外行走。徧搜教會中人。予甚蒙主佑。未被尋獲。卽將周福恆拿獲。在莊外殺之。懸其首於會堂。天未明時。予又逃至山中。正行之時。以爲此行萬無生理。因兒輩均已驚散。無計可施。許久始行尋見。將最小女兒棄去。卽逃至山內避住五六日。一日天將曙時。有人報曰。今日拳匪定欲搜山。予聞之急奔入一小村。暫藏二日。村人因懼拳匪。逐予等出村。又在山下躲居十日。適拳匪逼劉備寨人同尋信道者。雖與予等相遇。幸皆不識予等爲信道之人。俟伊等遠去。卽在高糧地內藏住一日。又夜半。當同周牧師議定。囑伊在小瓜屋內棲身。予與兒輩求該村人收藏一宿。詎甫至莊。卽有本莊長某。率衆鳴金。先將周牧師獲去。帶往該莊廟內。後又尋覓予等。然予亦毫無懼心。卽向問曰。爾等將周牧師綁至何處。伊等答曰。爾勿管此事。在斯等候可矣。如團中需爾。爾須往。倘爾他逃。此事卽加於爾身也。言畢似有畏懼狀。然予定意入莊尋周牧師下落。迨尋見時。遂悉莊長定需將周牧師縛送平城子拳團內。予雖哀求放釋。而莊長亦置鄉誼於不顧。牧師知求之無益。因向予曰。爾無須難受。伊要如何。便如何。耳。村人隨將予領至他處。伊等卽將周牧師送團殺死。聞牧師死時。全無畏懼。欣然離世。

予同兒輩從此卽未離本莊。莊人見予悲哀之甚。有勸予將兒輩送人。另作再醮之婦。予曰。總受苦至死。予亦不爲此也。旋經張柏林牧師。王祥和大夫。德牧師等。公同議定。託沈孝連君。將予等連夜接至唐山。停住十日。聞西兵將至唐山。予遂同王茂蔭先生來至天津。甚蒙此處弟兄姊妹。以及衆牧師。太太。小姐等。相待甚優。感謝主恩於不盡云。

秦楊氏自述受難記略

庚子夏月。年會畢後。予隨遵化州教友返里。至家未幾日。亂事卽起。西教士皆避往他處。祇餘予及其子。並徐惠芳。劉文蘭兩女士。兼有數婦人。以及無家可歸之數女生等。困守會堂。無計可施。惟有同心祈禱而已。旋聞風聲緊急。不得已分爲兩班逃避。一班隨劉牧師。一班卽隨予焉。雖是如此。心中不免有分襟之感。予等至北港。卽欲在彼暫避其鋒。詎是處與遵化無異。故予等仍賦歸去。惟劉文蘭竄居北港。未出。甫至遵化。卽聞他班已落匪人之手。猶覺悲痛。迨進入院中。卽有敵人攔入。予等知難處此。相率而出。因來匪衆多。隨將予等衝散。予孤身逃至一店內。幸予有老叔一人在彼。留予居處。恃有叔女之情。因託其代尋衝散之女學生。及予幼子。費如許工夫。尙無影響。僅見予幼子。在一蘭若後伏

藏。領之而歸。後訪知女學生。在一回教人寮中藏匿。劉牧許銀二百。以便爲暫居之所。該寮主曰。不能從命。予祇得攜幼子。至予大伯母寮中。幸待予甚好。遂乘機講道與聽。伯母聞之甚懼。不令予宣講。予曰。我之靈被主選召。必須如此作證。後有人告知拳匪。謂予大伯母寮藏有二毛子。并謂予能作紙人紙馬等語。因此一日去拳匪三四百人。將予所用之物。概行掠去。又因予不纏足。將我之鞋脫去。要殺我母子二人。有人曰。伊係寡居。可留之。殺其子可也。於是將予子飽以老拳。予同予子伏首求釋。甚至予子叩頭流血。伊等亦無惻隱之心。非殺不可。予曰。殺予子不如殺予之爲愈也。無如伊等仍將予子拉至葛老灣地方。離予所居之地約七里。予尾之於後。伊等見予母子。有可憐情狀。始將予子委棄。隨攜予子困坐糞坑之中。是時魔鬼誘予起尋死之心。忽又思及救主未必收納。正在飢餓難當之際。急來一九十五歲之老道人。送飲食與予母子食之。至天晚時。予大伯母又派人尋予前往。予母子卽藏於最污穢之坑洞內。甚感謝主恩。未落敵人之手。此六月初一所遇之情形也。奈予子被匪人打傷。吐血不止。旋蒙神佑而愈。遂在此匿居十餘日。後因有人送食物被匪撞遇。卽又有拳匪尋害。將予子大肆毆打。幸有人挽和而釋。由是該

莊人卽命予母子他去。予因向婆家前往。正行走時。遠見匪人追至。遂藏一坑內。幸未遇匪。迨匪等去後。予母子欲逃往亮子河。但未悉路徑。蒙神引予至一老叔家中。雖予叔相待甚優。而予嬖則否。逐予他往者再再。一日正逢日夕時。逐予他去。以無處可往。卽仍返至予叔之磨房中。蒙予叔置以牀榻。有時送以飲食。有時因嬖母不許。卽作罷論。馬太十章三十五至三十七節之言。應如此矣。予子因飢餓難堪。向外拾果核充飢。然予叔甚有愛憐之心。因拳匪屢次逼予。爲予曾費錢三百串。又曾向敵人曰。爾等若遇吾姪婦。與其幼子。無論在何處。切勿殺傷等語。此言是使伊等不知在伊窠藏匿之計也。後因亂事過去。予叔以天氣寒冷。又賜錢購買棉衣。旋經予兄弟等。修葺草房一間。接予歸窠。遂探問女學生等下落。聞徐蕙芳劉文蘭兩女士。及劉文善玉福秀等女生均已被殺。翹首上天。祇有灑淚而已。然勿謂予逃難不顧他人。亦因予受迫至極。不過蒙上天之佑。得延殘喘已耳。伊等雖爲道捐軀。在此事亦有悲喜交集之感。可悲者。伊等肉身痛離世界。暫不能與之相見。所喜者。伊等名登天府。終得享永生之福。雖予暫存於世。願從此無論值何境遇。總歸榮耀於神可矣。

陳賽拿自述受難紀略

親愛之兄弟姊妹乎。余甚感謝眞神。因其佑我等均各平安。雖經許多患難。仍救我等脫離敵人之手。故深知神最聽人祈禱。憶我在庚子年遇危險多次。猶如但以理在獅洞時。主不容伊受獅害。雖有惡人屢次欲害我等。而主亦不使我等稱惡人心願。實令人感謝之至。又深幸吾自幼至今。主無一時不聽我之祈禱。故願將是年所遇危險。向諸君詳述之。

在是年陳牧師進京時。尙無義和拳匪。迄陳牧回樂亭後。甫及半月。卽如風吹蝗蟲。遍地皆是。樂亭亦因之大亂。聲言我等帶有大砲四尊。洋人數名。藏於會堂內。至某月廿一日禮拜日。來堂觀大砲與洋人者。絡繹不絕。百般勸之亦不聽。二十二三兩日仍如此。二十四日天明時。有人來約牧師見官。二十五日逃往蓮蓬山。是晚至昌黎縣。欲搭輪船他逃。人皆言輪船已開。蓮蓬山並無一人。與我等同往者。尙有五人。聞船已開行。憂苦至極。不知投往何處。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加以幼孩絆足。愁苦難言。祇有祈求上主開路之一策。暫寓客店。忍耐以待。過二日後。在車站見有灤州安各庄教友。乘車返里。我等亦未知有

何救法。又過二日後。有安各庄教會來接我等。故此大眾商定前往。一則畏我等在外。老幼犯不能認主之辜。二則安各庄內。皆屬信道中人。生死皆可與共。我等即定準第二日前往。迨至彼處。見是村光景。較他處尙優。此時灤州會堂業已關閉。未幾安各庄亦難站立。因教外人皆勸信道人十跪拜偶像。方能保護伊等。我等見事已如此。聞唐山堪以躲避。立即往彼。投向王祥和先生家去。伊待信道人甚優。並爲我尋找寓所房舍三間。過二日。我等一窠大小。均至唐山。在彼遇張茂林。代我等洒掃屋宇。詎伊有一仇人。見我在我等室中出入。即在遍街及文武衙署。揚言此處居有二毛子。將來必遭大禍。並言何人容留二毛子。厥辜維均等語。我等聞之。無計可施。亦祇聽天由命而已。未幾日。有一教友至伊戚眷中。離涼汀約五里述及我等難處。其戚曰。吾小兒三二日赴烟台。由樂亭海口上船。如陳牧師願往。可速之來。與吾兒同往可也。教友旋將此信告知。我等喜甚。即離唐山而奔涼汀。詎到時。船已於前日開行。聞之心如死灰。是晚聞有人言稱要搶。我等聞之甚懼。翌日上午。果來十餘人。手執刀曰。伊等是義和拳。即將我一家人及用物等。全行搶去。後經人婉言。給彼銀五十兩。始留物而釋人。是夜又移至安各庄高先生家中。高君優待倍至。無

如村中人向高君曰。爾若容留彼等。爾亦難保。我即苦求該村會首。奈至終不允。我等見如此情形。即定意回本循環。任死於會堂。亦不他往。高君曰。爾等畏死否。若不畏死。即代我看守屋宇。房屋是我者。我願與何人居。即便居之。他人焉能管我事也。何懼爲。我等聞之。即定意不去。是時遷安教會。太受逼迫。每日聞殺人甚多之信。最可嘆者。有數人受許多非常之苦。當此安各庄拳匪興起之時。聲言我等拜坎下鎮武。七月十二日夜半。有人至坎墓中取石一塊。見石有紅色。言是毒藥。即有多數人欲殺我全家。幸遇庄長攔阻。言待天明送官懲治。始寢其事。天方明。即有人送信。言村人惡意。我等即便起身。逃入城內。求一教外人。爲我等賃屋二間。藏匿兩月。直至北京失守。方敢出入。然在此數月中所受之苦。筆難盡述。但遇此患難。更顯主恩。使人較前此多生賴主之心。因遇難無法之際。始覺主實格外可靠。故難後更多明主旨。然亦不能言內中無主之懲治。第一懲治我等宜思向來爲主傳道。是否能盡本分。並宜思我等所作之工。或爲主。或爲人。若在爲人一面。我等應宜受此患難。亦可使我等思及言語行爲。與我等之責任。是否稱職。否則正宜受此懲治。所以主示老底嘉之教會曰。爾宜速悔改。不然。主必速臨。將爾之燈台移去也。第

二、懲治我等宜思爲教友者。按其外貌。亦捐錢。亦祈禱。外視似真。實則內心皆僞。因常向教外人欺詐哄騙。自稱雖是基督徒。內中皆屬鬼魔奸計。此等人焉能不受主之懲治。主曰。如此之人。若不悔改。我必從口將爾吐去也。第三、卽懲治教外人。試思救道傳至中國。原使人明知棄邪歸正之理。詎至今仍然信從虛假。故此主使伊等所信之邪神。加害於身。正如以色列人出伊及時。國中上自王公。下至臣庶。無不受十種災難。觀庚子年。王公臣庶所受之苦。正與伊及無異也。從此可知主甚公道待人。或懲治。或施恩。卽如保羅曰。先猶太人。後希利尼人。此之謂也。觀是年教內與教外所受之苦。我等必須悔改自新。迨至後八月十八日。西兵至灤州後。忽於二十三日夜。有拳匪七八百人。突來灤州。燒焚鐵路。並言俟毀鐵道後。卽入城戕官。與教會中人。是時僅有西兵十四人。亦經逃去。我等所居之地。距伊等約有三里。甚覺驚恐。未幾。聞炮聲隆隆。方知西兵去而復回。與拳匪交戰。擊斃拳匪三十餘人。始退。嗣後亦漸平復。我等甚願此事卽速過去。盡力作主工。亦甚願主多賜恩惠與中國。再無此亂耗。大興主道。中國幸甚。教會幸甚。

劉文蘭女士流血紀略

劉女士自幼被選在學房攻書。不惟品正行端。且能熱心向道。專以聖經爲本。畢業後卽被派充遵化女書房教習。本仁愛以待人。更懇切以事主。盡心竭力。教導生徒。凡受教之學生。其行爲德性。無不日見進步。眞可爲女信徒之矯矯者也。庚子拳匪作亂時。所有教友人等。無不驚慌四散。各逃生路。獨女士不忍捨棄學生。自顧己命。日日仍與學生同在學房。共嘗甘苦。無如匪勢日漸強盛。女士見如此景況。無計可施。祇有各自歸窠之一策。遂與諸生徒相泣而別。然拳匪非尋害女士。決不甘心。於是率領無數匪徒。大肆捉捕。以女士一弱女子。何所逃避。及至被捉之後。仍無憂懼。且侃侃爲道作證。謂基督如何被人殺害。如何復活。升天。門徒如何爲道受死。惡人如何叛道受罰。今雖不配爲主受死。甚賴主恩救我靈性。洋洋灑灑。聲比金石。拳匪聞之大怒。曰。爾如不肯教。仍信耶穌。卽速將爾斬決。不一時立將女士殺死。旁觀者無不嘖嘖稱讚女士之忠勇。此女士受害大略情形也。吾等蒙主施救。得延殘喘。思女士如此剛強不屈。死時尙爲道作證。勉之哉。當以女士之行爲行也可。

陳大鏞牧師行狀

德 瑞述

陳牧師大鏞。北京人。年滿六旬。二十六歲時。在英倫教會受洗入教。越二年。遷名至美。以美會爲人端方公正。信道篤實。事主敬畏。虔誠處衆。謙恭和藹。於光緒十七年。由年會議定。先舉爲執事。後立爲長老。任傳道之職。引人歸主。無不竭盡心力。並由監督受派前往各地。卽遵化。天津。山海關。鹽山。南宮。韓村等處。司理教事。宣道勸人。盡皆佩服。其生平一切善行嘉言。足堪爲人表率。後被派至延慶州。二年。光緒二十六年五月。義和拳匪各處生亂。年會完畢。立卽回至本地。不料拳匪竟將牧師全窆。四人捉獲。同時戕害。以身殉道。爲主致命。教會深爲惋惜。但知其生爲主生。死爲主死。定必棄勞就逸。避患享榮。當在天國獲大賞矣。今書數語。僅表永誌勿忘之意云爾。

王誠培牧師行狀

李紹文述

誠培王牧師者。山東泰安縣安駕庄人也。少貧賤。從父讀書數年。後業農。其父因官事赴京。無成。而後進教。又回山東勸衆人全然信主。而牧師始得主恩焉。後其父逝世。伊繼父之志。進京學道三年。遂任傳道之職。由本處勸士升爲出門傳道。後由執事漸升長老牧師。二十餘年。傳道之工。懇懇誠懇。實忠心愛主之人。其心炎熱。若一爐旺火。所以直隸山

東受引領信主者。實繁有徒。予亦在其中焉。不意庚子年會完畢。義和拳起手。王大臣輔助拳匪。並官兵截其去路。未能回家。被困在京。不得出入。先在匯文書院支持。後遷至肅王府。晝夜防守。派爲巡查。伊懇懇往來。催督教友死守不退。接連數旬。至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外面鎗炮如雨。內中教友大都膽戰。似乎稍退。伊仍催督教友前進。行至肅王府後院。外面官兵在高處放鎗。將伊肚臍打傷。鎗子進內。醫藥難救。異日遂坦然去世。臨終曰。惟獨耶穌能救我。聆此一言。可知伊將生死俱托之於基督矣。吾等勉之哉。

北通州富豪村庚子公理會流血紀

楊國相述

庚子亂際。適我通郡教會四十週歲之記念日也。彼時教友共二百八十餘名。大小支會八所。富豪村支會。尤爲諸會之冠。而拳匪猖獗蹂躪殘害通郡之教會。其劇烈甚於他城者。以通郡逼近京師。勢焰最勝之區也。是年四月初十前後數日。共立團數十。招誘良民。揭竿爲亂。嗣後各團之繼起者。城鄉絡繹不絕。迨五月旬有二日。播道通州美國公理會之男女教士醫生人等。約往京師交民巷英國府避難。華教友中有西牧爲之送信者數。亦赴北京。其餘教友。皆殉道致命矣。五月十一日。牛保屯支會教堂被焚後。拳匪持槍



刀殺戮男婦老幼共十數人。斃命後。復以煤油灌注棉花燃料。縱火焚燒。可憐十餘屍骸。僅餘殘骨數枚。灰燼一堆耳。嗚呼。諸君之死。蓋已慘矣。雖然。吾不爲已死者悲。却爲背逆尙生者哭。蓋以身殉道者。身雖死而正氣不泯。雖死猶生。而傷天害理。逆天作惡。雖生猶死。死不蔽辜之孽子。終底沉淪。苦無盡期。可不悲乎。該堂主講李君紹周。被拳匪砍傷數處。恐其不死。復焚之以火。憶彼死者必矣。孰料功尙未就。死期未至。主尙存其完成忠僕之功。故死而復生。踉行逃至京師避難。蒙中西士女垂顧接應。未幾傷痕就痊。(嗣後宣道於北通州鼓樓前之外堂。每歲得人。不下三十餘名。)月之十二日。余姊丈李君得貴。及楊張二姓。皆全家同時被害。余之外甥方週歲幼童。亦爲忍心拳匪置火燒斃。永樂店人之殘暴可知矣。月之十三日。本村拳匪。忽奔馳余家。施放槍礮。烟雲彈雨。霎時間牆倒屋塌。平燬殆盡。幸而余之祖母。素以收生爲業。鄉誼素厚。故鄉人多敬之。特蒙莊長叔姓將余之祖母生母及余一并救出。得保生存。惜者拳匪將余之叔父及弟恩奎。由菜地捉獲。先去首級。繼將軀幹分作八段。置火焚燒。周君永安。八口之家。老幼同時付之一炬。余之姑母。爲匪逼令跪行。遊街示衆。強迫背教。乃姑母堅持聖道。決不肯主。終以不從見殺。

臨危猶唱耶穌愛我耶穌領我等詩。且求主赦免彼等之罪。以姑母爲富豪村第一熱誠教友也。月之十四日。本村之石曹安張許廿餘教友。及諸幼童。皆被刺殺焚燒。月之十六日午後。余與先慈同逃至麥田中隱身避難。聲氣皆息。是時也。余年方九歲。以飲食全無。腹中飢餓難忍。向母號啕哭求。先慈出於無奈。不得已於本夜四更時。逃至親眷某姓家。討得麵餅一方。暫爲果腹。亦冀少作休息。孰憶親戚者。親齊也。齊則親。否則不親。安樂親。憂患則不親。而某竟絕親戚之情。催我母子速去。並不撫問何來何往。蓋共安易。共患難。貪福懼禍。人情大抵然耳。此亦無足怪者。於是母子二人。出門上道。眞如夜驚飛鳳。繞樹三匝。無枝可倚。無奈。只得投奔外祖劉家。至則見余之胞姊。及三甥俱在。先慈則命之速回。及至富豪。時方午刻。腹內飢渴交迫。困厄焦急。甫祈三姑賜杯冷水止渴。飲未竟。拳匪已將胞姊追捉。瞬息間人頭落地。長甥行年八歲。被拳匪活活砍死。次甥乃數月嬰孩。却被擲高數丈。落地已成肉餅。甥女年甫四歲。拳匪以其熟睡。放其活命。繼被親眷收養。得有今日。(今住烟台東山啓瘖學堂肄業)余嫂及姊。逃至大龐村避難。被拳匪偵知捉獲。強逼反教。二人堅持不肯。終被砍死。付之以燼。余之嫡母及弟與妹三人。逃難至北關。

於五月十八日。爲拳匪所害。余之祖母。以親生兒孫兒媳。相繼殉難。九十歲老人。雖生何益。遂投身於井。以期淹斃。第因命不宜死。落水不沉。鄉人齊集救起。爲姑母及族叔奉養。復逾二載。享壽九十有二而終。余之胞兄。素以貿易青菜爲生。爲人謙恭。極有德性。向與鄉衆和睦。且年在冲齡。生性靈巧。見勢不敵。投身拳匪。爲其服役。故不見害。余與先慈厲母舅家。約二星期之久。所受之譏誚辱罵。筆難罄述。或勸我等吞食鴉片而死。或令我儕自縊而死。而吾母舅。却欲將我儕活埋。諸般逼勒。無非令我等速去。然而殉難固爲不易。而自殺更犯天條。如其自殺而取沉淪。何若殉道而得永生。遂不從彼等之奸謀。決意返歸故里。是日也。六月念六。路遇拳匪多人。邀往他村立壇。知我母子宿於孔家。乘夜哨集拳黨多人。各持器械火把。斬門蜂擁而進。以繩捆縛先慈。逼令跪行。謗神反教。乃先慈平素事主待人。爲人稱許。寧死不肯反教謗神。以故見殺。鄉誼親朋等。跪求拳匪收存其尸身。施助棺木殮埋。敵村除先慈外。皆尸骨無存矣。余於是夜夢醒。尋母不得。放聲哭泣。孔某不忍聞。乃飾辭言母以他故外出未歸。余旋因腿疼苦極。一痛而絕。昏死二日方醒。始知先慈死於拳匪之手。蓋當拳匪殺母之夜。欲將余一并砍死。幸賴上主恩佑。使余熟睡。

拳匪雖巨聲高呼。亦不聞不醒。縱砍傷腿脛。亦不之覺。以此而得慶生。嗣後野處露宿。咽瓜食菜。漂流田野者月餘。至八月三日。余之大姊丈高誠齋。今在北京協和醫學堂內傳道二姊丈畢道三四出探訪。甫知余猶存於世而有今日也。故帶領美國兵士至各村落。將余尋回。同赴北京玉王府暫爲安身。承蒙胞姊訓導撫育。其間顛沛苦景。凡無父母者。可體而知之矣。爲此故身軀枯弱。面瘦如柴。每覩學友著一新衣。便思及父母情常。則淚沾衣襟矣。余之表兄及甥。逃難口外。傭工數月。七月二十日回京。本村人氏。竟謂彼深通遁地高飛之術。每日至高梁地內捕捉。或有明知其逃往口外者。却依然於近追捕。詎非愚之甚乎。通州提子。有教友楊姓者。素以扛轎爲生。妻女皆死於拳匪。有子二人。年均妙齡。亦及於活埋之難。可不痛哉。余有義父畢姓者。鈎子房人氏。五月十八日。父子斬首殞命。外有張徐等數教友。亦同時殉道。沒後付之以火。火後付之東流。光緒二十七年正月。爲埋葬殉道教友之期。每名薄棺一具。草草掩埋。蓋致命時。已分身碎骨。七零八散。而數月後。又何從得其真軀全骨而殮殮之哉。矧矣爲道而死者。末日復活作福翁。享永生於天國也。又焉爲此朽朽棺木較優劣哉。通州之永樂店。草房。鈎子房。通州四處祖塋。皆已修峻。坎山高潔。

樹木陰翳。人子觀之。差堪慰心。而提子牛保屯、富豪村、三區。非惟坎塋未修。且無人經管。以故坎山秃場殆盡。曾義地之弗若。我富豪村為道致命者四十人。舉目蕭條。荒塚生愁。後人之心。獨無愧乎。中西愛主之父兄姊妹乎。或矜憫愚誠。設法樂助。以期修建坎山。為殉道幽光。一發潛德。故特逐細而為之記。

附錄北通州公理會為道流血人名表

男信徒四十二人

李德貴	李九升	德全	曹澍春	王學賢	李長安
祁殿忠	曹芝	畢升寬	費兆瑞	陳廷鏞	雷攀龍
倪振樂	石潤祥	劉傑	王老	曹龍	曹文成
李永和	張鴻	張七	胡振明	葛玉生	徐和
孫景賢	李路	張永成	張珍	陳廷棟	林廷弼
劉寶和	李永山	周景	李萬春	崔國有	張輝
吳永和	王維壽	王維勤	孫大	李二	楊振清

女信徒五十四人

李徐氏 高楊氏 石曹氏 李高氏 許李氏 李任氏

曹石氏 費郝氏 高楊氏 袁高氏 袁楊氏 袁韓氏

柴氏 陳林氏 楊劉氏 李董氏 徐王氏 楊劉氏

徐王氏 田李氏 吳謝氏 范李氏 楊氏 朱柴氏

耿王氏 車隋氏 盧氏 曹陳氏 劉常氏 劉張氏

楊氏 張馬氏 楊張氏 劉張氏 李氏 李李氏

王王氏 樂李氏 白楊氏 李金氏 劉陳氏 李曹氏

劉杜氏 李氏 王范氏 李祁氏 周李氏 祁馬氏

祁劉氏 劉李氏 李馬氏 李李氏 李趙氏 孫氏

男孩童二十一人

李得恩 崔至德 高大衛 楊恩奎 朱長榮 李約翰

張福德 畢永安 范愛林 陳恩光 徐得福 范安息

朱培林

周瑞德

謝書雲

李恩平

李恩順

李長恩

劉書山

高貴子

李倭兒

女孩童二十人

李淑敏

李玉香

李書平

李玉平

李淑寬

曹文敏

德恩伶

劉玉蘭

高立蘭

張美智

王美榮

楊文秀

崔慈喜

趙恩平

李書真

蔡恩賜

祁大鳳

祁二鳳

劉書美

曹文寬

記名者五人

孫永立

周澤深

周恩助

周文貴

錢令臣

以上共一百四十二人

山海關德祥自述遇難紀略

山海關教堂設在南關之路南。地方宏廠。共有房舍二十七間。我等居室甚合宜。庚子五月。各處拳匪生亂。皆以仇教為名。初意不久必止息。詎料竟成大患。關上旗兵亦皆練習。

拳棒。擾亂日甚一日。漸起拆教堂殺教民之風潮。我等不能安居堂內。祇有暫移城內躲避之一策。數日後。見風聲緊急。卽於五月二十八日晨。乘車逃避關外五十里之大柳樹庄。次日又移至牛羊溝。甫三日。聞關上逼迫愈甚。捉拿信道人。兼要至鄉搜捕之事。至六月初四日晨。有一教友送信曰。速去。不久關上卽有人來搜捕云云。聞者立卽起程。是時余因足被犬傷。不易行走。亦不能不他往逃避。山路崎嶇。勉走二十餘里。至北山后。又名永安堡徐教友家中。因地方窄小。難於棲身。晚間又移至栗木廠。李教友家數日。旋有人送信曰。關上教堂已拆。並殺教友三人。我等聞之。皆已不寒而慄矣。然事既如此。遂起逃至遠方之念。奈無地可投。忍耐以待。詎十三日夜昏時。忽有關上旗兵十餘人。手持鎗刀。蜂至栗木廠。將我等捉捕。網綁曾先生之妻。及余之女兒。欲行殺害。聲言須將德牧師交出。兼詢問銀錢存放何處。卽便將余砍傷。幸未致命。苦求不允。後又帶至相離三里許之永堡庄。求本庄會中數人。出而婉解。又許給東錢二百餘串。衣物等皆掠去。始將我等釋放。并斥我等速去。否則還又捉捕矣。卽速逃去。無如予之女兒已十七歲。又有曾先生之少婦。兼三月懷抱嬰孩。行走甚覺艱窘。遂藏匿山洞中。後由栗木廠往山間逃往。因無處索買。

食物。忍饑至晚。天昏時至一庄曰南葱皮。不期遇一鐵匠。持刀相向。稱我等爲二毛子。意欲殺害。追趕甚急。我等遂逃至素無人跡之山溝內。隱避一夜。始獲免。天明尋一庄曰康。因二日未曾飲食。乞討充飢。旋由此至王家庄。匿居山中。四五日無處尋食。適有人信知石河教友齊東富設法相救。始獲一姓傅者。將我等接至石河。詎居至七八日。又有匪徒往捉。幸在前一日聞信。乘夜而逃。始免毒害。又在馬家屯隱居半月餘。忽有多人手持槍棒。意欲搶余之女。幸遇一孫姓。見之不平。豫呼僕從阻止始免。後又逃至孫家屯。隱居半月餘。然所受之辱罵。在是時筆難盡述矣。後遇一教外人朱姓者。見而憐之。甘願冒險送我等進關。相議許久。恐在關上遇難。然關外不能久居。實處進退兩難之勢。但事出無奈。不得不闖關而過之。雖在大車中遇有相識者。而亦未敢聲張。故在關住宿一宵。幸未遇害。次日至唐山。寄居王大夫醫院。始獲平安。後由唐山至天津。雖於路途間又遇諸險事。幸皆有上主護衛。始能出死入生。實令我等感謝救恩不盡云。

石門寨循環會遇難紀略

劉廣慶誌

石門寨循環會堂。計有三處。卽石門寨。駐操營。黃土營是也。但本循環所遇拳匪之害。雖

較他處爲輕。然受土匪與衙役之害。似較他處爲重。自庚子五月初旬。京津鐵路拆毀之際。石門寨始有拳匪佈散謠言。習拳者雖不乏人。然於石門寨循環三處。終未設立巨壇。惟山海關已於是時設立南北二壇。魏文仲先生是時尙在駐操營傳道。據魏君料想拳匪必禍始於山海關。繼於石門寨。後於駐操營。不料五月二十四日。竟有駐操營土匪闖入會堂。將魏君擲於地。拳打足踢者三次。旋將魏君拉至其窠。令魏君叩拜交譜。不然。必以刀殺之。隨即將門窗打毀。此時予聞信遣人訪探。詎是晚竟有數百人。畢集於石門寨會堂門前。經匪人打毀匾片。幸有北京學生張占鰲及教友二人。在內與予作伴。因寡不敵衆。遂從後門逃避。故未遇禍。是時有天主教友數十名。持械前來。更兼本堂教友數十名。聞信而至。連放兩槍。匪始遁去。嗣是魏君離堂他逃。而駐操營土棍班頭肆行訛詐。教友苦不堪言。情狀筆難盡述。因此石門寨每日有教友十餘人持械防守。迨六月初二日。予至山海關。德牧師意欲將關寨兩會堂。交官封守。或有可保。無如山海關南北二壇。已將起禍。石門寨守堂教友亦漸退懼。予與張占鰲遂於是日晚。逃至距石門寨四十里之口外山岔地方。因予之眷口。早於五月二十三日。已逃至此。所以未受五月二十四日之

驚。此蒙主恩之一證也。六月六日。有山海關差役。至石門寨。將教友鎖去二十餘人。禁錮店中。用滾水淋頭。名之曰領洗。或用棍責打。或勒索錢財。是處教友之受難也。實自是日始。至初七日。忽有義院口把總衙門兵丁十餘名。來至山岔。欲將予之眷屬。送交山海關拳匪。經多人攔勸。用錢百餘串。始免於難。是時匪徒四起。詐錢者不計其數。黃土營教友。亦皆逃出本庄。各漂流於山嶺洞穴之間。與聖經所言無異。六月十八日。經山海關拳匪數十人。至石門寨。約同本地土匪。將會堂盡行拆毀。十九日。又至駐操營。殺死教友蔣純。將首級懸於會堂門首者。殆十餘日。見者無不傷心慘目。又抄數教友之家產。石門寨循環教友之受難也。以此爲最。六月末旬。又有山海關班頭。至黃土營。率同本地土匪。將會堂拆盡。一如石門寨焉。此時義院口。有拳總劉秉昌者。招募數十人。練習拳棒。又在甘溝、山海關二處。勾引拳匪數十人。意欲殺盡口內外逃難之一切教民。倘遂其志。諒石門寨循環教友遇害者。當不止蔣純已也。予料亦難逃此難。不意甫經起事。七月初三日。卽有山海關練勇數十人。同馬步兩隊。拿獲習拳者十餘人。盡行抄掠其家。此蒙主恩之又一證也。嗣後拳亂漸息。教友亦漸次歸家。迨前八月二十九日。予亦携眷至灤州。至又八月

初四日。予之眷屬。遂同王牧師。一並移入會堂。如夢復醒。如死復生。此予與石門寨教會受難之大概情形也。

庚子教會雜誌

流血史



順直之難

第三冊

四十

下卷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山西之難 第四冊

太原拳亂之小說 白話

詩 天地閉兮道不明 暴行邪說誤羣生

曰 古今多少不平事 盡是庸人激釀成

話說天下事邪不勝正。陰不敵陽。此理之固然。爲人所易知。然當羣陰極盛之時。卽陽亦不能與爭邪。說橫行之日。守正且爲之集。毀自古及今。奸人不知害了多少。正士異端不知誤了多少。良民在下。記得庚子那一年。毓賢巡撫山西。鬧出一場絕大禍亂。誤國誤民。這是人人所知道的。今日海晏河清。天下無事。記者且將這一節情形。慢慢寫來。且說毓賢本一旗人。自山東移節山西。仍是厭惡宗教。恰好庚子五六月間。忽然謠言四起。人人說有神兵下降。要扶清滅洋。號曰義和拳。毓賢因此得以大施手段。然當謠言初起之時。太原城內西教士與信教的人。却不害怕。只是祈禱上主。堅固信道之心。一日有魏醫生夫婦。與其兒子。從平陽府來。隨卽又有兩個女教士。從孝義縣而來。一姓史。一姓賈。皆因聞義和拳之事。特進省來避難的。六月初一這天。法爾定牧師。差三個學生。到鄉下講道。

毓賢由山西
東調撫山

魏醫生夫
婦入省避
難 史賈兩女
士入省避
難

少年拳匪
潑油放火

顧女士抱
病學生

顧女士爲
救人被匪
用火焚死
慘極

那時鄉人都不敢來聽。到了下午六點多鐘。城內有許多人跑到東夾巷醫院門前。說洋樓燒了。過不多時。從南面來了一個少年。年紀約二十多歲。挾着半鐵桶洋油。來到講書堂窗前。將油潑在窗上。用火柴點燃。霎時火焰冲天。不可近人。一時來看熱鬧的人。約有二三千之多。教會裏面男女教士。醫生教友。和作工的。約有三四十人。後來大門燒壞。便有許多匪徒進內。有搶財物的。有拿席子蘸煤油點火的。不多時候。房樓棚廈。燒成一片瓦廠。西人看看火要臨到身上。先站在院中。後來站在院裏。也不能停留。大家商議。手拉手。冒火冲出。到橋頭街法牧師處暫避。誰知衆牧師纔出大門。後面有一位顧女士。右手拿一個藥水瓶子。左手牽一個帶病的女學生。來到門前。那女學生因有病。身軟。又受驚嚇。忽然被一塊石頭拌倒。顧女士急忙伸手去抱。不料被匪看見。立刻有三四個過來。從顧女士後。用手舉起。扔在火內。火燒至此時。內裏東西。都已斜歪。顧女士好容易從火內滾出。躺在地上。隨又被人扔進火去。並將許多門扇椅子。壓在他身上。顧女士此刻。卽有餘力。亦不能再動。可憐一塊肉體。頃刻燒成灰炭。而手中藥水瓶。卻仍拳拳不放。後古顧氏作詩輓之曰。爲憐少女病纏綿。致使此身喪火烟。體已成灰心未死。救人藥

水。手。拳。拳。

那些逃出的西教士。來到橋頭街法牧師的教會。將東夾巷的事情。告訴一遍。後來一點人數。只不見了顧女士。衆人正在驚疑。隨有人報道。顧女士已經被火焚死了。衆人俱各悲傷。淚如泉湧。再說東夾巷教友。當時冒火冲出。都是狼狽不堪。惟一失目之賈秀鳳。不辨東西南北。胡抹亂轉。更覺可憐。幸蒙神保佑。逃在一教友家中。住下。那一般女學生。東奔西竄。各逃性命。內中有個女學生。名叫張桂珍。壽陽縣人逃到東城門口。被守門的兵看見。將他送入陽曲縣。太原府正堂的夫人。聞知收養署內待之甚厚。後來桂珍的家中知道。纔着人接回壽陽。那在橋頭街的牧師們。以在此潛藏。終非長計。乃與教友劉選青先生商議。上道台衙門。見恩銘觀察。求他保護。於是法牧師爾定。惜牧師鐸士。劉先生選青。三人齊向道署而來。到了道署。問道。恩大人在麼。裏面答道。大人不在衙門。是在東米市街公館裏住宿。三人只得轉往米市街。到了恩公館門首。即請門者往裏傳稟。恩銘隨即請見。三人升堂。各分賓主坐定。恩銘便向三人道。要求保護。兄弟不敢自主。必須稟知上司。毓大人方可。諸公暫且可以回去。候兄弟的信。三人只得轉回橋頭。是夜並不敢睡。到了

太原府正
堂夫人收
養女學生
張桂珍

恩道台不
敢保護

橋頭教會
被圍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山西之難 第四冊

四

毓賢出告
示勸人出
教

次日。却不見官長差人保護。法牧師差人打探。亦不知信息。至晚。忽有數千人。將橋頭教會的門圍得水洩不通。聲言要放火焚燒。法牧師見此危急。乃登房頂。善言勸道。我們來到中國。絕無惡意。不過是傳耶穌的福音。引人悔改。靠耶穌的功勞得救。這一席話。雖是實言。怎奈那些人。不惟不聽。並且發出各樣非禮的言語。謗讟起來。到了夜半。有二十名兵丁前來。說道。我們奉大人命令。特來保護。列位呀。這些人雖是如此說。其實不是爲保護而來。是恐怕洋人生亂。及至初三日。毓賢出了許多咒罵教會的告示。並且派了一個。人。背着一面大牌。寫道。奉官出教。卽爲良民。倘敢故違。定要重懲。那一時信道的人。有逃走的。有向陽曲縣衙門。領出教票的。更有許多願死。不反教的。這真似牧羊的。被打羣羊。就都散漫了。可嘆啦。

到了六月初五禮拜日那一天。雖說是有三十多個信道的人。照常聚會。卻不敢歌詩。只看了聖經兩節。卽羅馬人書十四章。第七八節。後來大家跪下。懇懇切切。祈禱一番。到了初七日晚間。有文武兩個官來言道。我們奉毓大人命令。來查點你們人數。好預備派兵。加心保護。說着走入堂內。只見一個文官道。這是你們敬神的地方麼。法牧師答道。是那

文官出輕
誚之言

武官拿教
堂之燈
查點西牧
人數

毓賢令西
牧搬往豬
頭巷

一武官伸手將堂內掛的一盞洋燈解下。叫他的跟人拿去。衆人也不敢開口。後來即將人數查點。計該堂人數。法牧師全眷五人。羅醫生夫婦與一子共三人。魏醫生夫婦與一子共三人。鐸牧師夫婦二人。席牧師夫婦二人。懷牧師夫婦二人。以及史女士。賈女士。石女士。共二十人。該員查點畢。問道。還有沒有。西人答道。海子邊還有胡牧師。并裴牧師夫婦。和他的四個兒子。在那裏另住。二官聽罷。點首道。你們不要懼怕。毓大人必保護你們。言訖隨去。至初九日。毓賢又差人前來。言道。我們大人要加重保護。但你們都不在一處。實難防守。今爲你們與天主教預備一處安穩地方。就是豬頭巷鑛路局內。若是你們願意。在一兩天就可以搬去。當時西人雖不十分細知內情。但料這樣安排亦非好意。然又不能不應承。於是法牧師與劉選青商議。明晚卽雇車搬家。但此時信徒雖有銀錢。不易辦事。雇人雇車都是難的。幸劉選青有一厚友。姓蘇名富堂。本城人。年約四十五六歲。前曾在布政司庫廳當頭差。此時差滿在宥。劉選青卽往拜其宥。將往豬頭巷搬家的事。付託與他。到了次日晚間。教士們正預備搬家。忽然狂風大起。雷電交加。頃刻水流成河。直到四更時。雨始歇止。有這一夜阻攔。天明亦不能搬移。所以至十一日晚十點多鐘。纔搬

西牧搬至
豬頭巷

壽陽畢牧
師妻子三
人汾州艾
牧師之兩
女及顧女
士饒先生
等七人被
解至太原
毓賢請拳
匪頭目三
人入太原

過去是晚亦有風雨。不過較昨晚略小一點。同西牧師到豬頭巷的人。有舊日雇工趙祥。教友陳大禿。張成明。學友張振聲。厨子王喜和毓賢也派數百兵丁去護送。衆牧師到了豬頭巷。進礦路局一看。見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教友等。已先住了內院。只得在外院住下。次日又是禮拜日。那橋頭教會的人。今日做禮拜。只有四人了。一張先生近衡。字子中。二劉君選青。三吳玉豐。順天人。年近六旬。前在太原府貿易。後信道入教會。派其在講書堂傳道賣書。四陳大禿。這次禮拜。比前大不相同。不過懇切祈求而已。當晚壽陽縣解來軍牧師翰道。與其夫人兒子。子名天保。年十四五。並汾州艾牧師的兩個姑娘。暨顧女士饒先生等七人。交太原府辦理。押送陽曲縣。陽曲縣令名白昶。往撫署請示後。即將西教士下了男監。女教士下了女監。那豬頭巷的衆牧師。聞知此事。就知事有變動。然身既陷於虎穴。即欲逃脫。勢亦不能了。

自從六月初四以後。毓賢聞榆次縣什貼鎮有三個義和拳的頭目。即請入太原。在省城教授徒弟。號稱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這三人中最年輕的是大師兄。年纔十五歲。數日之間。太原城內。滿街都成了妖魔。所以信道的人。逃的逃。跑的跑。出教的出教。在豬頭巷幫助的人就不多了。到了十三這天。上午時候。鄉下忽來子許多義和拳。到大師兄處報

毓賢親往
豬頭巷刀
劈羅醫生
毓賢令兵
丁捆綁各
西人

名。那時劉選青探知此事。隨即報與牧師們知道。衆人道。看此光景。我們一定凶多吉少了。法牧師於是將教會的賬簿和零碎緊要物件。交與劉選青寄存蘇富堂裏。後來蘇富堂因爲這事。遭受危險。房屋財產。幾乎被焚。後話慢表。且說十三日下午三點多鐘時。毓賢忽傳出一令。將馬步兵點起。往城南七十里洞兒溝。殺滅天主教。焚毀天主堂。由豬頭巷經過。太原馬步各營。一接此令。頃刻弓上弦。刀出鞘。在撫署前排列齊整。又一刻工夫。只見毓賢騎着一匹戰馬。從衙門飛跑出來。身穿軍衣。腰掛寶劍。十分威風。左有夏永清。右有盾牌兵某甲。亦全身披掛。相隨而行。如臨大敵一般。一直跑到了豬頭巷礦路局門前。毓賢滾鞍下馬。拔出寶劍。直入裏面。那時衆牧師。正跪在院中祈禱。一見許多兵丁。拿刀進來。不覺吃了一驚。隨即起來。毓賢趕進一步。照定羅醫生面上。就是一劍。後古顛作詩贈之曰。奸雄自古壯心堅。不讓同人先着鞭。毓撫也知尙武好。惜非用在兩軍前。毓賢一劍下去。羅醫生立刻滿面血流。毓賢隨又傳令。叫兵丁將西人一齊捆綁。兵丁聞令。如狼似虎。一齊向前。將那些牧師醫生。捆的捆。綁的綁。同綁赴法場。一個樣兒。男的尙可支持。女的都軟弱不能站立。就用兩個兵丁架着走。一切的小孩子們。有拉

解西牧至
撫院衙門

西人男婦
大小被殺
於撫衙讀
者酸鼻

着的。有抱着的。有挾着的。正如羊拉到死地。被人宰殺一般。是時劉選青正從橋頭街往豬頭巷。要告訴毓賢所派保護教堂的兵丁。在上半天扭鎖搶東西的話。不料將將走到一條街。名叫會市街的。忽然看見西教士人等。都被捆綁出來。頭一個即法牧師。一直解至撫院衙門。兵丁早已派在四面圍繞。手裏都拿着洋炮。毓賢立刻升堂。吩咐將洋人的頭目。叫一個進來。那時即有天主教的一位艾主教。手拿雕翎扇。漫步走到堂上。站在一旁。毓賢問道。你是那一國人。艾主教答道。我乃大法國人是也。毓賢道。甚麼大法國。你們來到中國。吃着中國的。住着中國的。偏想暗害中國。說到此間。氣冲斗牛。拔出寶劍。照定艾主教的臉劈來。艾主教隨劍而倒。毓賢迴顧左右。大聲問道。誰敢開刀殺洋人。只見左班中閃出一位將來。應聲道。小人敢殺。衆視其人。乃姚福是也。姚福手提大刀。即照洋人亂劈。毓賢又大聲呼道。誰能多殺。必得重賞。衆人聞言。一齊向前。舉刀照西人男女老幼。不分上下。亂劈亂殺。有劈開頭顱的。有削去兩耳的。有肩臂腿脚砍斷的。其最慘者。惟一小兒。被人摔死。又用刀砍成肉泥。當時本地教友。如張振聲。王喜和。胡長安等。長安乃一學生由壽陽避難與一泥匠。與西人修理火爐的並一賣水的。不分皂白。一齊亂殺。霎時間撫院門前。成了一

在陽曲監
提出畢牧
等七人

畢天保從
容就義與
父作別後
七人全行
被殺讀者
更酸鼻

蠅虫不攢
死道人之
屍骸

棄屍於西
湖井

個血海。不一時又從陽曲縣男女監中。提出壽陽縣解來的畢牧師等七人。押到衙前。這時畢牧師七人。見衆教士的頭。拋於四處。不覺悲從中來。兩眼潸潸淚下。毓賢一見。將眉頭一縐。吩咐道。全都殺了。此時畢牧師的兒子天保。見父母已身臨刑就在眼前。是從此再不能相見。再不能言語的了。便向父母親一個嘴含淚。作別立以待斃。頃刻畢牧師七人。一同被殺。並有許多匪人。將被殺人的衣服。全行脫去。赤身露體。在撫院前放了一夜。更有一般惡黨。凌辱屍首。更令人慘不忍言。次日毓賢吩咐。將洋人的頭分開六門號。令用木籠盛起。掛在城上。後來每城門兩邊。牆上有八籠的。有六籠的。每籠中有一個頭的。有兩三個頭的。時當炎夏。腦油雖被太陽晒的下流。卻無蠅虫飛集。直至八月。兩宮進城時。方纔取下。拋於溝壑。衆人的死尸。當時毓賢命抬到大南門馬道坡底。用火焚燒。忽轅下一人稟道。如此辦法。恐於地方衛生有碍。莫若抬到城外西湖井。與從前犯法被殺的屍骨。堆在一處。任憑狼吞狗噬便了。毓賢依計而行。這真如羅馬的尼因王。殘殺教會。中國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了。計此日所殺天主耶穌兩教。中外男女信徒。共九十六人。後人有詩單道毓賢曰。

聲名赫濯鎮封疆。聖眷寵隆姓字香。毓撫世代簪纓兄弟皆督撫為惑異端仇教士。殺身誤

國禍君王。

毓撫殘殺後。太原城內。遂大亂起來。教友朱郁文。與李提摩太君相識在省開一照相館光緒二十年入教信道頗有熱心三十

三年以田樹旺兩君。十四日上午。突產同為匪徒搶掠。房屋毀拆。即不在教之人。也多被

騷擾。毓撫置之不聞。幸布政司李廷簫方伯。出示彈壓。人民稍得安靜。是時拳匪持權。太

原城內。著名的有三四百名。和教會為難。信道的人。毫無藏身之處。當時有女學生三人。

同石女士。躲藏在大教場演武廳上。用一領破蓆。蓋在上面。作為護衛。一二日後。忽被兵

丁看見。將四人一同搶去。後來雖然逃脫。而所受的苦。已是筆難盡述了。再說教友吳玉

豐。與楊義林。西安府人躲至柴市巷一店內。在十五那一天。忽有人報知拳匪。引入該處。拳匪

遂將二人捉去。拉至陽曲縣外。用亂刀分碎其身。是日下午。拳匪又到北門街。殺害天主

教教友五十四名。至夜半十二點鐘時。忽然謠言四起。共道洋兵將城團團圍定。要與教

堂報仇。城內大小官員。一聞此信。立刻傳令。點兵上城。各街鳴鑼擊鼓。如對大敵。約一個

多時。見無動靜。始知是匪人造的謠言。人人纔得安心。然聞此夜男女受驚自盡者。實屬

吳玉豐與
楊義林兩
教友被殺

葉醫生辦理教案

朱郁文劉青選二人向岑撫台借銀撫恤教友

不少。十七日拳匪到上馬街桑棉局。殺害天主教保食會的女學生回來。路過教友陳三禿門首。三禿正在門前打掃。旁站一人言道。昨日晚上。造謠言的。就是他。拳匪一聞。不細追究。即將三禿捆拿。拉至撫院門前。用刀將三禿的頭砍下。隨又將刀插入頸管內。直達肚腹。然後去見毓賢。談叙了一刻。出來將刀從三禿肚裏拉出。又將身體分成三段。洋洋得意而去。後來毓賢出示鳴鑼。催逼出教。因而未死的教友。都到縣衙領票。此票上寫大字四個。奉官出教。這些教友。雖有因逼出教者。亦有真心絕道者。這也不必細講。再說劉選青先生。自六月十三。西人被害後。逃出城外。所經險阻。一言難盡。至九月間。聞亂勢平定。決意入都。去見葉醫生守真。教牧師崇禮。德醫生彌士。因探知三人。早已抵京。故也。於是同李君蔭橋。束裝就道。望燕京而去。一日行到保定府。聞葉醫生從京城來。此辦理教案。二人遂同入見。劉君一見葉醫生。悲喜交集。半晌不能言語。後叙談晉省一切情形。三人俱爲之淚下。數日後。二人進京。見了教德二君。復叙前情。就暫居京內。到了二十七年二月間。劉君回晉。辦理賠款。尋找舊日教友。皆因經受逼迫。不敢出頭。且有缺衣少食。逃亡在外。幸朱郁文先生尙在。幫同劉君。稟請岑撫春萱。借銀四萬兩。撫恤衆教友。照人口

(4530) 坊念紀難殉會教原太



多寡。受害輕重。酌量發給。倘產業被搶。又傷人者。每人銀五兩。穀二斛。其餘銀二兩。穀一斛。至於外州縣。如交城、文水、榆次、太原、壽陽、忻州、崞縣、代州、繁峙等處。困苦教友亦多。皆照省垣辦法。一律撫恤。又派人到各處教友家。調查所失之物。所傷之人。登册存記。當日張子中先生。親至太原、壽陽、榆次、三縣。見信道之人。如晨星寥落。房屋半成瓦礫。禮拜堂已焚。無處可寓。就借田樹旺教友小房一間。暫爲居住。第一次開禮拜。只有劉君青選、韓君錫慶。這二人是從壽陽平頭鎮來。調查教友人數來的。三人就在小房住了四五十天。後在橋頭

借田樹旺
之屋作禮
拜堂

沈敦和觀察奉岑撫命收葬殉道之人

西牧八人來山西

官府送殯

毓賢正法

教友捐十分之一入教會

街賃房一所。作禮拜堂。當時辦撫恤的人高大齡在北路各州縣東西南三方另有專員辦理皆盡心力而為之至三月間。中外和約已

定。凡教會殉難之人。着地方官妥為安葬。岑撫即委沈敦和觀察與舊日在東夾巷學醫

的數人。到南門外高搭蘆礮。買辦棺材。收尋死骨。那時人死過多。如何能辨死骨為誰哩。

只得將亂骨盛入棺內。葬在城東楊家峪南梁上。到六月二十間。西國有八位牧師來晉。

沿途俱有馬兵護送。並預備行館。省垣備一西式賓館。更覺華美。西人在省。住了數日。就

與官長議定出殯。迎送銘旌一節。出殯之時。城內文武大小官員除岑撫外。無一不到。嗣

又到各州縣一一辦理。各處接待之優。自不必細講。後來毓賢正法。教友們將所得的賠

款。按十分之一。捐入教會。時光緒二十八年同蘇牧師道味商造會堂。迄今工已完竣。每禮拜來

堂聚會者。男女有三百名之多。可見天下事邪不勝正。陰不敵陽。從未有左道旁門異端

邪術而能治國者。記者此一篇小史。不徒為教會中作一部紀念的流血史也。教我們曉

得這血種子必要生發到興旺之極了。後有也愚山人作五十一字銘曰。

吁。嗟。庚。子。年。流。出。兩。種。血。一。種。為。善。存。一。種。為。惡。滅。噫。嘻。呼。善。者。惡。者。賴。

人。自。修。為。甯。可。守。死。善。道。表。忠。烈。

壽陽縣北梁村華教友流血紀

張子中訪稿

光緒庚子年六月初三日。壽陽縣北梁村距城卅里有教友閆玉鑾者。至城向畢翰道牧師曰。

目下謠言甚大。不若離此至我家暫避數日。況我之房舍俱是土窰。即有人在暗中放火。

亦不至受害。畢牧聞之甚願前往。衆亦皆欣然。即同閆教友商定。於是日下午五時起程。

屆時畢牧夫婦及其子天保。並饒先生。願女教士。暨汾州府艾牧師之兩位女公子等。收

拾緊要之物。一同前往。彼時不能僱車馬。只用畢牧自喂之兩馬以行。當晚八餘時。即至

北梁村。下榻於閆教友之北西兩窰內。詎初六日。本村有一學友閆長宏。自何家庄探親

歸家。經過北河鎮。瞥見陳治坡許多信道男女。已被拳匪捆綁。解往壽陽縣。且又聽拳匪

言稱。須先往北梁村。將該處信道中人。一並拿獲送縣等語。長宏聞此消息。立回村報信。

旋又有常村教友孫昌運。亦來相告曰。拳匪將至矣。衆教友即向畢牧商之曰。我等在此

歟。抑他往歟。畢牧答曰。不如我等外國人。回至壽陽縣。視官長如何辦理。即要我等死。亦

不如死在縣城之爲愈也。言訖。即起行。是時約六點餘鐘矣。畢牧後於六月十三日。迨畢

牧等去後。本地衆男女教友等。亦皆棄其所有。各相逃避。詎至夜半。仍未見拳匪之至。衆

畢牧七人
赴北梁村
難教友避

畢牧七人
返壽陽縣

閩王金被殺

閩長發閩長于蔡臨堂并長發之姊長深之妻及一子一女被獲送縣尋殺之閩長德之母及其妻并其四弟長世閩玉鑿之妻被殺閩長深之妻被殺閩長世之妻被殺閩王金被殺

又陸續而回。探其原因。乃伊等懼北梁村有洋人之故。僅將陳治坡被拿之人。繞道送往縣城而已。不期初七日上午。忽有西山頭馮圪塔常村廟。四村之拳匪。共百餘名。手執刀槍棍棒。蜂擁而來。甫進村口。見地稜旁小窩內。藏有二人。即一擁向前。拉之而出。見係教友閩王金。及其次子閩長發。匪等立先將王金用亂刀劈如肉泥。繼將長發以槍刀扎其全身。拉至村中。又用百般嚴刑。審訊該村及其窩中之教友。現皆往何處等語。雖拷問至再。長發不出一言。候死而已。匪等無奈。遂在山中四處搜尋。日正午時。即尋獲教友閩長于。蔡臨堂二人。及閩長發之親伯姊。與教友閩長深之妻。並其一子一女。皆綁送縣官。初十日。匪等又至北梁村搜尋。將教友閩長德之母。與其嫂。及其四弟閩長世。搜獲。立刻將長德之母。與嫂。與弟三人。殺在院內。並將長世之頭。竿懸於院牆之外。是日匪黨仍在四處搜尋。半日始散。從此逐日常來窺探。十五日。忽又將閩玉鑿之妻。尋獲。匪等將其全身槍傷。數百處。亦送交縣城。嗣後閩長發。閩長于。蔡臨堂。及閩長發之親伯姊。閩長深之妻。並其一子一女。與閩玉鑿之妻。一同被殺於壽陽縣。至七月初間。閩長深之長子閩世小。因被拳匪凌虐。不堪。遂服毒物而死。更有閩玉銀之妻。亦被殺於常村。此壽陽教會殉

難之實在情形也。現北梁村。元即宣統年僅有閆玉鑾與其姪閆長深。閆長德。教友三人。外有
道友閆長宏。刻在交務農。信道之心如前。奮發願受逼不退之教友。多獲如天之福。此記
者之願也。

繁峙縣華教友流血序言

繁邑傳道使者高榮堂作 己酉二月

繁峙係晉省北鄙之一小邑也。距省三百八十里。代州屬。在州東六十里。地處山峽。民少
開通。忻州牧師邱松君。憐是處黑暗。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春。特派忻州奇村侯德成君。
至該處宣道。當時求道者頗不乏人。未幾侯君染病歸里。後有温培元君繼其任。奈數日
而去。詎自七月。望道者日益增多。邱牧復遣趙夏雲霍存義兩君。至該處看望一週。十月
侯君愈。仍來繁宣道。月餘又返里。延至丙申夏。邱牧與侯君議定在繁租地。作為永久傳
道之計。幸開堂後。日日聽講者。幾有坐滿之患。禮拜日來堂者。亦不下百餘衆。至此歸主
入教者。已有五人矣。庚子春。侯君因事歸忻。遂派周君永耀。來繁代理會務。詎是年五月。
京津拳匪首唱扶清滅洋之說。此風傳至繁邑。凡素來仇教輩。無不如響斯應。於是乎設
壇召匪。城市皆然。至六月初五日。焚毀教堂。大行殺戮。一日間致斃數命。其餘教友皆逃

侯德成温
培元趙夏
雲霍存義
四人相繼
在繁傳道

邱牧在繁
時設堂

周永耀代
理會務

至城外鄉間。而匪徒四處搜掠。凡被尋獲者。俱無逃脫。有送至城內。拳匪殺死者。有在城外。卽時殺死者。有因傷半死。復拉火中燒滅者。堂內之火。連燒三晝夜。是亂也。火中卒命者。有之。刀劈者。有之。斧砍者。有之。矛刺者。有之。開腸破肚者。有之。繩勒土壓者。有之。他如坐木籠。押監獄。打小板。抽桃條者。皆有之。更有母失其子。妻失其夫。兄失其弟。老老幼幼。終無倚靠而亡者。亦有之。觀此千苦萬慘。真有筆不忍書。耳不忍聞矣。嗚呼。經營五載。一旦而亡。牧羊人未始不心寒也。雖然。主所選者。仍不因此所逼。阻數年以來。求道者更不乏人。刻下共有教友一十六名。想前人之血種之於地。必有發生之一日也。其信然矣。

李茂堂先生遇難述略

李君蔭字茂堂。爲繁峙城首信道之一人也。生於主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君稟性誠實。歷年在會。熱心求道。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領洗進教。庚子春。君正襄助周永耀君。作傳道之事。拳匪作亂時。雖未被傷其命。然受苦之情狀。聞之者莫不淚潛潛下也。今將君自述所歷苦境。略叙於後。(據云。是年六月初五日。午前來堂聚會者。約六十餘名。禮拜畢。各自歸宅。在堂者約有二十餘名。忽聞市人議論紛紛。無端之禍。自天而降。而我弟兄等。

於此時曾未見有一懼色者。頃刻間。果有拳匪與棍徒。連絡魚貫而來。將堂圍定。勢甚兇猛。余同周牧師。出教堂門外。用好言善勸。當下已散去十之八九。未幾有匪首武舉郝殿甲。文生任濟等。又糾合羣匪到堂。復將教堂圍困殆遍。門窗房舍。均爲拆毀。擄掠堂中諸物。真如疾風之捲殘葉。一掃而空。然如此尙未飽其欲。復又放火延燒房屋。教友等見此凶狀。料難固守。遂各尋生路而逃。余此時隨身帶有聖經一部。由門而出。正撞匪徒。執器械亂打。余頭擊成窟子。週身血糊。不見五官。臥地如死。匪等見余已死。遂各往他處尋覓。幸有余之友人在側。乘時將余拉起。囑余趕急逃往他處。余承囑卽至本城敵親處暫爲躲避。俟風潮稍定。再謀他適。孰意該寮人等。視余如傳瘟之神。力拒不納。無何。又逃至一教友賈順寮中。不幸該教友業已逃走。寮中惟留一老母看守門戶。余至此祇得哀求伯母留余暫避。詎知該教友之母。恐累及於渠。百計催逼。此時因天色已黑。遂求暫宿。明早卽行。於是坐以待旦。天將明。卽逃至城外古窰庄胞姊寮中。姊見余受此重傷。抱頭痛哭。血淚亦不知濕透幾許衣襟矣。次日該村拳匪聞風。又尋至胞姊寮中攻闢。聲言如交出李某。卽與你無事。否則你之全寮性命。亦萬難保全。余姊丈無奈。曲意再四。向衆勸解。彼

等始去。至第三日夜間。蒙姊助青蚨五百文。囑余他往。余思我之禍。我應自當之。何必累及他人。遂深夜出離姊家。在近處一旅店居住。無何青蚨罄盡。只得厚顏又向胞姊處借錢。去而復來者四次。共用姊丈青蚨兩千餘文。於是姊丈遂怒聲向余曰。汝不可久在此地逗留。致使我外姓人陪之受累。若貪戀巢穴而不遠去。一日匪徒相遇。吾恐欲走而不得矣。奈是時阮囊羞澀。將伯誰呼。惟有默禱上帝而已。又聞路途中。行人如有可疑之處。即可立時治死。無待國法處置。余處此進退維谷之際。亦只好聽天由命耳。於是又向胞弟處籌借路費。決意遠遊。不料胞弟亦是囊底空空。無錢助我。僅助余烟土四兩餘。以作遠行之資。余得此烟土。當即起程。不料行至砂村。又被該村拳匪拿獲。即時便欲將余格殺。幸有余舊友劉某在側。聞知。即跪於匪前。代余懇祈再再。始得釋放。由是一路逃往大同府。沿途賣土買飯。至大同時。錢土兩盡。當此無可奈何之際。又將隨身所穿之衣服。賣去二件。以作路費。未數日。錢又用完。手中僅存青蚨二百文。至此日間不敢多用飲食。一日僅食一餐。其後青蚨用盡。手中無存一飯之資。每日只吃大豆一撮。冷水半碗而已。直至是年八月時。各地方始有平安的消息。於是遂回歸鄉里。云云。以上皆李君叙彼歷

苦之言。記者執筆述之。雖鋼鐵心腸。亦爲之淚下。古云磨不磷。涅不緇。李君當之而誠無愧矣。至難平以後。辦理該處教案。及記序庚子年受難記底。檢點事件者。皆李君之力也。數年之內。于主道尤能查考不倦。其熱心亦可概見耳。

附繁峙縣華教友流血列傳

一、周永耀年五十六歲。崞邑南賈村人。生於主後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即咸豐元年）自信道領洗入教後。因其素在甯武店爲商。兼管該處傳道事宜。值是年繁會傳道使者侯德成。調往忻邑。忻之牧師。遂派耀來繁代理。耀即當來繁任事。嗣因耀家有要事。必須耀歸始妥。當是時也。耀思繁會正在幼稚。不可一刻稍離。必須俟侯君來時。始可以作歸計。詎料至五月初。邪風大作。演拳滅洋之聲。在在皆是。耀歸家之念。於是中止矣。後衆教友等。因風潮日漲。再四勸耀歸家。耀答曰。我所以遲遲不歸里者。因有二義在焉。一則我之奉命來繁宣道。雖係代理。然實有守堂之責。一則我與諸位相處。已經數月。情意相洽。今縱不能同享。我主所賜之福。又安能遇。危險而獨避乎。况聖經云。不背十字架而從我者。非我徒也。凡此不近人情。不合天理之事。吾寧死不爲也。且云我於此時。思之再四。惟有修

函呈於邑尊。請其設法保護一策。庶我衆可同免此難。但未能預料。權且一試可耳。等語。按其函中大致云。一殺戮教民。原爲奉教之故。教民信奉。皆我周某導之使然也。請邑尊無須舉諸教民。縱有彌天大舉。我自當之。且我爲此地教會之首。尤爲衆人深恨。莫若將我一人治舉。或收禁。或管押。庶可釋衆人之怒。云云。一無如此信。雖呈至署中。該縣令雷君光第並未答理。延至六月初五日。天有小雨。鄉里城市衆教友照常聚會禮拜。不料聚會甫畢。突有拳匪一大隊。闖至教堂門首。擦拳摩掌。放火殺戮。周牧聞知有警。當即趕出教堂門外。意欲勸勉解散。不料拳匪猖獗。難與理論。卽時將周牧師推倒。痛打多時。又拉在泥中。已不醒人事矣。後甦醒時。勉力跪起。似作禱告狀。但口中之語。嚶嚶不可以辨。或是求恕。衆之舉。或是求接己之靈。皆未可定。彼時拳匪等見耀如此情狀。復又大聲喊叫曰。此人至死不悔。舉不容誅。如此倔強漢子。非置之火中。萬難懾服。周牧答曰。勿勞大衆。我自投可也。遂坦坦然自投火中。據外人言。是時見耀面目異。常歡喜。有視死如歸之狀。彼時教堂中火勢蔓延。各房舍已燒毀殆盡。當耀入火時。有中樑一條。燒斷傾落。壓於其身。須臾間。卽殞命矣。迨火滅後。尋覓耀之骸骨。業已化爲灰燼。嗚呼傷哉。刻下周牧家

中尙遺兩男兩女兩兒婦。兼孫男女各一。天之報施後人。其靡暨矣。現耀之次子。尙在教會任教讀事云。

二、高君連登者。距城五里之季窠庄人也。於光緒二十四年信道。至二十六年。高君思彼年已逾五旬。在世光陰無幾。遂同其妻張氏。四十餘歲計議停妥。定於閏窠信道。於是即囑長

子恆官。年二十歲並其長媳白氏。年十九歲於六月以次信道。不期是歲拳匪猖獗。本村拳匪及

高窠庄拳匪。聞登信道實切。遂設法拿獲。凌辱拷打。送城治臬。於是城內匪徒。審問登因何入教。因何害人。登答曰。余係好道。何曾害過一人。該匪囑登曰。你若能出洋教。敬拜神佛。即可恕你之臬。否則重懲勿悔。當時登一言不答。惟有心中默禱。上主而已。衆匪因彼不答。遂大聲喊叫曰。此人不肯悔改。可將渠推入火中。於是衆人一齊動手。將登置諸教堂火中。頃刻燒死。登妻張氏。知夫已死。遂逃至崗裏村姊妹家中避亂。不料又被該村拳匪探知拿獲。先行私自拷打。後又送至縣署。該縣雷大令置之不理。拳匪等遂又將登妻亦推在火內燒死。登長男恆官亦被季窠庄及高窠庄二村拳匪。由村外曠野拿獲。用火燒斃。登長媳逃至村外。尋一土穴躲避。詎料亦被衆匪巡邏拿獲。持槍將該婦腹前刺透。

血流滿地。因未斃命。遂又用巨大土塊壓斃。登次男高紅計年十四歲。（在教堂讀書）聞警即逃至崗裏村姨娘家躲避。未過一日。亦被拳匪探知。欲謀殺害。遂又急逃至峨口鎮木葛寨。舅父家中躲避。不期又被沿途匪徒探知。屢次追尋。由是各處逃難。倍嘗辛苦。筆難盡述。嗣後拳匪風潮稍定。遂投至族叔家中。自願在叔麵舖中充作使役之人。詎積勞成病。日漸加增。於廿七年三月內。已離世矣。彼時所遺。僅有四歲小兒。名紅七歲幼女。該教友閤家男女大小七口。至今僅遺幼小兩孩。兼又無人照顧。誠可嘆也。刻下業已將幼女送與婆家撫養。幼男送入教會學堂攻書矣。

三、王信者繁邑本城人也。於光緒二十四年信道。至廿六年六月初旬。拳匪亂時。年已三十三歲。先是該教友奉忻州邱牧師之命。往四處賣書傳道。常在代州崞縣繁峙。甯武府等地方居多。是時正在本縣東南鄉驢峪村宣道賣書。不期被該村拳匪所獲。隨將該教友所帶之書用火焚化。復用器械將該教友百般痛打。以致遍體流血。身無完膚。後又用繩索捆綁。擁拉進城。又協同鄉保紳董。在都司衙門前。互相審判。時有許多人勸之曰。汝本由惡變善。若出離洋教。即不殺汝。該友答曰。余現何在洋教。余所信奉者。乃天道所

尊敬者。乃眞神所倚賴者。乃救主耶穌所跪拜者。乃三位一神之主宰。何爲洋教侃侃而談。難以悉載。是以衆匪聞教友之言。各皆發怒。曰。此人中洋教之毒已深。若不殺之。必受其害。衆匪於是一齊動手。遂拉至西城門外格殺。時有代州匪陳全福。用四錢鐵劍。將該教友胸前刺透。後用器柄。將彼之體。又刺挑幾次。於是衆人遂一齊用刀上下亂劈而死。該友受此苦慘。見者莫不酸鼻。而該教友全無一毫懦弱之態。視死如歸。非深知上主道理者。安能如是。該教友死後。其胞嫂與胞姪王喜喜者。未能躲及。拳匪進室。見房內未設神像。聲言定要燒毀房屋。欲將該教友之嫂姪格殺。幸親朋等極力懇求。遂得倖免。迄今尙遺喜喜夫婦。並其母氏三人云。

四、姚啓厚暨其弟啓旺。距繁城二里之杏園村人也。同於光緒廿三年信道。因二人本係同胞。又事關並重。故特雙峰並峙耳。光緒廿六年六月初五日。拳匪聚衆之時。適該教友兄弟。皆在禮拜堂聚會。至匪徒等拆毀門窗。擄掠物件。燒毀教堂。殺害人民。一切無不歷歷見之。試先言啓厚所遭遇之苦境。且啓厚者。乃五十歲衰老之教友也。教堂毀壞時。而該教友已身受微傷。及逃在城外。又被小西關拳匪捉獲。而該教友此時。惟有付之一死。

無如拳匪等心腸狠毒。將該教友解往渠窰中。使渠親目見燒渠之房屋。殺渠之人口。必使該教友萬箭穿心。以後置之火中燒死。種種慘狀。記者筆不勝記矣。至於啓旺者。亦四十四歲之人也。聞警逃至城南十里外擇盟泉村。被拿獲送至城關帝廟中。命伊與義和拳打刀五十口赦其死辜。適傍有惡人二名。姚增福。石俊峯。跪於拳匪之前。哀求急殺此人以除大害。於是拳匪頭目。遂立即殺之。當旺臨刑之時。傍有人聞之云。彼時伊尙大聲呼之曰。今天大喜之日。已到吾何憂。因此拳匪等更加震怒。遂令拉在西城門外。用亂刀分尸矣。該教友兄弟甘心信道。捨生取義。求之教中。真不多得。故特並記之。見該教友之熱心。而爲後人作模型以激勵之也。窰中僅存有老母一人。年已七十餘歲。於光緒三十四年三月間亡故。一門俱喪。傷哉傷哉。

五、高鍾堂者。祖住繁峙之五里季窰村人也。寄居城內。於光緒二十三年信道。渠二胞兄高揆仲。亦於二十四年信道。渠母七十餘歲與渠子喜官者。亦以次信道。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旬。拳匪猖亂時。鍾堂年已四十四歲。揆仲年已五十二歲。兄弟雖均係半百之人。然信道心切。其子喜官年雖幼小。幸在教堂讀書。均於是日同到禮拜堂聚會。禮拜甫畢。忽有

拳匪無數。將教堂圍困。肆行殺虐。鍾堂正欲逃避。適有數匪將渠拿獲。持械亂打。持刀亂劈。該教友全身被傷。幾無完膚。然尤未已也。復又推至火中焚燒。延至天晚。火勢稍減。渠心中尙覺明白。向人求水解渴。時有一本城人。名姚官官者。聞之進前曰。汝欲喝冷水也。汝欲喝熱水也。渠答曰。均可。無如此人天良喪盡。幸災樂禍。用戲謔之言以答曰。我有溫水一泡。汝其喝否。言畢。卽解開褲袋。取尿一盞。灌入渠口內。且云。我還以尿與你解渴。若他人則恐尿亦不肯矣。該教友此時。只有瞑目聽之。默禱上主而已。至次日早晨。遂傷發而死。慘哉。至該教友之老母。暨其兄侄三人。聞警逃至城外。亦被季宥庄高宥庄二村拳匪拿獲。擁至季宥庄。百般拷打。任意凌辱。難以悉言。拳師於是復命將高連登之房屋。用火焚燒。匪等遵卽放火。頃刻間。火烈風狂。化爲烏有。並又將三人輪流推至火中。斷絕性命。嗚呼傷哉。及事畢。檢查尸骸全無。肢體均化爲灰燼。僅留有渠四弟一人。若非真心信道。萬難有此捨生取義。至死不變之行爲也。

六、劉子恆者。距繁城八里大沙村人也。於光緒二十四年信道。未幾又勸伊妻信道。二十六年六月初旬。拳匪作亂。該教友父子三人。聞警逃走。妻某氏。年四十八歲。躲至古宥庄。

娘門窗中避難。詎料被古窠庄拳匪聞知。卽往其母家搜尋。幸未卽獲。後不敢安居母家。藏於麥田。祇期可以獲免。不意拳匪四處搜尋。遂於麥田中拿獲。將上衣盡行脫淨。用麻繩拉進城中。一路持械亂打。週身血痕。幾無完膚。無如該匪等兇惡異常。因投於教堂火中。當未燒死。迨拳匪散後。又匍匐出城逃命。行將抵南門外。不意又遇南關村拳匪拿獲。復送至城內教堂火中焚燒。延至天晚。猶未殞命。匪等遂用麻繩勒死。子恆父子三人。逃避五六日。聞妻已死。又逃在胞弟家中。藏躲五六日。未敢露面。後被拳匪首聞知。罰錢拾餘串。以做鑾駕。始免後患。後於光緒三十年七月領洗進教。刻下又娶一妻。二男已婚。一女已嫁。現又獲雙孫之喜。續舉一幼子之樂矣。

七、徐彥者。繁之本城人也。於光緒二十三年信道。妻亦信道。二十六年六月初旬。拳匪猖亂時。彥年三十六歲。初五日在堂禮拜聚會。正遇拳匪焚燒教堂之事。該教友卽逃至大沙村西避難。不料被大沙村崗裏村古窠庄三處拳匪拿獲。持械重責。週身傷痕。難計其數。於是拉進城內。送至衙署審問。彥言我旣犯學。情願被囚監禁。雷縣令不理。命門丁出外傳言曰。可將伊拉往教堂。拳匪拉至堂中。先用槍刺其肚。又用片刀將臂劈落。血流滿

地。肚腸盡出。尙未卽死。復又推置火中焚燒。骨肉盡化爲灰塵。傷哉。其妻是年三十四歲。逃至三祝村。同該村在教婦女等。逃至山中躲避。適逢天雨淋漓一夜。次日又逃至一大山中。尋一石洞。躲避一宿。第三日逃至王泉灣。復遇大雨終夜。衣衫均被濕透。第四日又逃至大西山。地名火嶺。詎被李宥庄。高宥庄。及本城三處拳匪尋見。推擁拉至三祝村。百般凌辱。極刑拷打。時有村人報呈官府。文武官員立發官兵到村。合同拳匪一齊捆綁。適該村良民哀求相勸。僅將三祝村婦女孩童釋放。復將彥妻拉進城中。送至衙署。將衣服脫淨。聲言搜毒。其父另給舊衣遮體。次日雷縣令堂訊。因無口供。遂重責桃條四百餘數。押在官媒。延至三個月餘。其父賄錢十餘串。始蒙釋放。嗚呼慘已。

八、李壩者。縣東百餘里之大塋鎮人也。年三十二歲。於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信道。至六月初五日。正在教堂聚會。適值拳匪猖獗。遂同徐彥逃至城外大沙村躲避。被崗裏村古宥庄同大沙村三處拳匪拿獲。用繩捆綁。推擁進城。沿途用器械責打。週身無不被傷。拉至教堂時。正逢焚房之火甚烈。於是推入火內。頃刻間化爲灰燼。刻下尙遺有一妻。三男。一女。人丁五口。後嗣尙未斷云。

九孫正者。距城二里之西義村人也。於光緒二十二年信道。二十四年領洗進教。嗣後閤家亦以次信道。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本村拳匪放火燒房之時。該妻正值不久臨產。因被拳匪逼迫。閤家皆四散逃走。其妻遂攜帶第三子。逃至魏窠村。被該村拳匪拿獲。綁於是處之廟院大樹上。以皮鞭重責。百般凌辱。次日匪等。又將該婦送回西義村廟內。該婦因胎子受損。未期產生。匪等見產生胎子。遂用刀將嬰兒亂劈斃命。初八日匪等。又將該婦與第三子。自廟拉至伊院被燒之宅內。拷問害人之毒。埋伏之事。婦曰。我等本是棄。假歸真。去惡從善。有何害人之事。匪首聞之大聲喊叫曰。彼不肯說實話。是不肯去洋教明矣。此等人應該燒死。衆匪遂將該婦推入火中。此時火已將滅。無如匪等心腸很毒。復又將該教友之三弟窠中。門窗戶門。架在火中。立逼該婦自投火內。並逼其第三子。一並投火。該子見火勢焰焰。有畏避之色。衆匪遂用長矛推入火中。使母子一同燒死。屍骨無存。該婦臨死之年。僅三十六歲。其子僅六歲。幸該教友父子三人。逃至嶺後十餘日。聞妻與第三子。俱被匪焚燒而死。欲回探視。又恐匪等拿獲。處此千難萬苦之際。無法可設。只得幫人傭工度日。權且棲隱。慘悽之苦。難以悉載。後聞事稍定。遂逃回居住族窠。現又安置。

房屋續娶一妻。並與二子完婚。又得孫男孫女各一人。刻下尙可稱八口之家云。

十、孫秀者。亦西義村人也。於光緒二十二年。閤窾信道。二十六年六月初旬。拳匪猖亂時。

其妻張氏年三十二歲。計將臨產。携其五歲小兒。與胞嫂即孫正之妻同逃避難。所經之苦。與

其嫂同。聞被匪等拿獲。推至被燒之處。衆匪一齊審問曰。你放黃紙人。你之心是欲害一

村否。該婦答曰。殺人放火皆汝等所爲。反謂我等婦女害人。拳匪頭目聞之。俱皆震怒。大

聲喊叫曰。此人亦應該置火燒死。衆匪聞令。一齊動手。將該婦母子二人。推入火中焚燒。

頃刻間腸肚皆出。胎子暴露。屍骸已化爲灰燼。僅遺一女。因係婆窾接去。得免此難。該教

友逃至嶺後十餘日。探得妻子皆死。房屋毀燒。傷心百出。難歸鄉里。無可如何。只得在外

幫人傭工。權願目前之急。聞刻下尙煢煢一老鰥耳。

十一、王六九之妻某氏。寄居城內。於光緒二十五年信道。二十六年六月初旬。拳匪猖亂

時。該婦聞警。由僻道逃上城牆躲避。被拳匪搜尋拿獲。先用器械亂打。後將該婦由城牆

垛口推下。腿爲之跌斷。尙未致命。伊夫聞知。抬回窾中。見全身均受重傷。飲食不進。延至

兩日斃命。年約三十餘歲云。

十二。魏明玉。年五十九歲。係本城人。於光緒二十五年。率引全家信道。次年。拳匪焚燒教堂。次日。蜂進伊家。先將財物擄掠一空。後欲舉火焚燒房屋。幸有友人勸止始免。時明玉見勢不吉。遂率其妻。及其第三四兩子。逃往山中躲避。夜間行至一處。甚是險要。明玉墜落崖下。手足均爲跌傷。後投在山中一友人家躲避。其長子心寬。及其孫男。皆逃往富庄之親眷某家。中。詎是庄匪徒。聞知該家有二毛子。遂到該家勒令要人。某畏臯請心寬另往他處。甫出門。卽被拳匪拿獲。先將衣服剝盡。後送至城。請官治臯。縣令卽時將心寬下於木籠。同時有徐彥之妻。由城外爲匪所獲。亦送至城。請官治臯。當責以桃條四百。押在官媒看守。縣令稱此二人臯惡深重。不得輕易釋放。非釘於城牆示衆不可。遂命鐵匠打造鐵釘八根。以備使用。後不知何故。此法未行。遲至四日。心寬在木籠中。飢不得食。渴不得飲。岌岌殆斃。不料至第五日。縣官忽將心寬從木籠中提出。重笞五百。環以木枷一面。數日後。忽命心寬將錢贖臯。心寬因將房屋典賣制錢二十五串。盡數呈繳。始被釋放。八月後匪徒解散。方平安歸家。年餘。心寬去世。刻明玉之第三子心順。尙在內地會辦事云。

附繁峙教友難中之佳話

話說天下事盛久必衰。衰久必盛。此古今一定之理。然當臨衰臨盛之時。必有一番大磨難。然後纔能見着人的真性情。真學問。且說山西有一繁峙縣。這縣裏教會。在光緒二十四五年間。真是興旺得很。內中學道的人。所作的事件甚多。在下也考查不清。單說會中有一郭某。仗義疏財。人所不及。記者聽說繁峙城中。有幾個做鞋的人。因爲信道。那同行的人都看不起他。甚至有不能再吃這碗飯的光景。郭某聞知此事。遂慷慨出資。特爲着這幾個人。開了一座鞋店。起名叫做福音恆。每逢安息日。就閉門停工。謹守安息。居然是一個自由舖子。這個舖面。離教堂是很近的。到了庚子年。拳匪焚燒教堂。那福音恆也就不能再開了。舖內諸位夥計。因爲都是信道的人。他們各自早已逃走。所以那個舖中的貨物。都被搶了個乾淨。內中有兩個教友。一個賀鞋匠。一個李鞋匠。他兩個計較道。聽說五台山是個平安地方。我們暫且可以逃到那邊躲藏躲藏。誰知五台山這個地方。拳匪更多。並且有一種特別兇狀。一日夜間。不知何故。匪等將五台縣的縣官。赤着身體。從衙門裏拉出。解往省城去了。後來也不知如何結果。五台左右的行人。他們遇着。不問張

王李趙也不問在教不在教。見有形跡可疑。就拿住亂打。賀李二人走到此地。正是後悔。又見那被殺人的尸首。七橫八倒。放在大路兩旁。只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舉趾失措。不敢前行。繼而思既到此間。害怕也是要走。只得放開胆。順着邊山小路。漫漫的向北而行。這時二人的顏色。如黃土一樣。又怕被人看破機關。恨不得兩步並成一步。轉過一山。又越一嶺。到了一個小村。村名莊窩屬繁峙縣。管在城東北一百里。此時天氣正熱。二人就在這村外樹旁坐下歇涼。且說這村名叫莊窩村。村內人民。習的是先天教門。莊主王玉璽信從這教。比別人更真。但玉君爲人。性情良善。樂善好施。惜老憐貧。那左右的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道有個王三先生。賀李二人在樹下睡了半晌。醒來便覺腹中飢餓。正在尋思。恰好那王三先生。在門外站立。見了二人。就向前問二人的來歷。二人吱唔半天。未能說出一點道理。王玉璽見他二人顏色不定。便開口言道。聽說近來各處勦滅洋教。在教的人。各處奔逃。你二人如此模樣。看起來好像是個在教的。賀李二人聽了王玉璽這一番話。當時瞪目結舌。汗流夾背。一言不答。王玉璽見此情形。益信他二人是在教的了。就對着二人道。朋友。不要害怕。既到敝莊。就在我家中躲避。無妨。二人拜謝。一同入村。王玉璽乃出飲食。與二

人充飢。又問道。你二人素日所作何事。賀李卽本其實。以告玉璽。道甚好。你們可仍做舊業。我明日與你買辦材料。隨又問道。耶穌教到底善與不善。二人就將耶穌教的道理。一講與他聽。玉璽素日是個好道的人。這回聽賀李二人所講的道理。與他的宗旨。甚是相合。自此每日必要他二人講些道理。賀李二人住了幾天。見闔村的人都溫和睦。他二人就放膽在此宣傳耶穌教。不數日從渾郡又逃來一個內地會的教友周某。這人是一個木匠出身。玉璽也好好收了。每日也幫着賀李二人講道。那玉璽到這個時候。耶穌教的道理已明白大半。一點也不疑惑。洋人傳教是害人的事了。直至難平。他三人纔各歸各鄉。不題。到了二十八年冬天。繁峙的教堂。也就設立起來。有溫先生培元在堂中傳道。適逢王玉璽一日進城完糧。遊到小關廟街。見一座小門樓。兩邊柱上貼着一付對聯。上聯是（宣傳福音。知音者乃爲有福。）下聯是（表彰天道。明道者可以知人。）玉璽看了一遍。站立不動。凝神想道。這必是個講道的地方。我玉璽遇這個機會。何不進去一看。考查考查耶穌教的根底。哩。只是門前無人。不敢擅自進內。正觀望間。那溫培元先生忽從堂內出來。一見玉璽在此觀看。對聯就開口問道。客人是從何處來的。往何處去的。在此觀

望何事。玉璽聽見有人問他，就將來意說明。溫君隨將玉璽請入堂內，各通姓字。（據李茂堂說是他引進堂內的。）玉璽就先把庚子年得聽道理的事由表述出來。溫君稱贊不已，隨口就將宗教的道理大義要旨一一講論整整講了一天。玉璽聽得心曠神怡，飯都不想吃了。好似孔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一樣。後起身別了溫先生，回到家中，就把真道述說一番。立時將從前所學的先天教拋棄乾淨過了幾天。又到渾源州周木匠家中談論些道理。這信心就越發堅固了。後來遂與他同村的人極力辯論耶穌是萬國的救主，敬假神不如敬耶穌。那玉璽是個誠實的人，眾人聽他這一番講論，闔村的人都翻然改悟去舊從新，棄假歸真。就是那左右鄰村亦多被他勸化過來。每逢安息日聚會的人日多一日。玉璽又捐貲提倡另立大禮拜堂一座。現在他們都成了內地會的教友。人數約有七八十名，並設有男女學堂。培植教會人的子弟。記者這一段的演詞，是因爲庚子亂後，教友們殺害過多，有等教會頗形冷淡，人都怨恨拳匪逼迫之故。不知救人的大道循環不已，亙古今無或增，亙古今亦無或損。如地球圓轉，時分四季一樣。南半球當冬天的時候，北半球卽在夏天。若以我們所在的是冬天，就說普天下都是冬天。這就

是不通之論。並且冬天夏天都是與人有益的。有冬即有夏。無冬不成夏。所以我們當曉得大道也是這個樣兒。昔耶路撒冷的教會受了莫大的殺害。在教會的人也略形冷淡。究其實是上天借那逼迫的事。開了外邦人得救的門了。並且是試驗人的堅心。顯出善人的善。惡人的惡。來。列位呀。你說在下這一段閒言是不是呢。

忻州英浸禮會流血紀

太原之北百四十里有忻州在焉。光緒八九年間。有英教士李提摩太者。到忻考查民情。宣講救道。見有傳道機會。遂於光緒十年。特派德牧師到忻。設堂傳道。德君於十一年三月。攜帶眷屬來忻。租民房一所。常年住居。宣傳聖道。同時有山東趙夏雲先生。前來勸助。嗣後老會又派邱牧師夫婦來忻。無何德牧師有故歸國。會中事務。盡行委邱君管理。聖道所感。人心悅服。教會爲之大興。旋因教事繁多。又派馬牧師夫婦來忻協理。馬君華語學成後。北地支會。已立支會數處。傳道人員。不足分用。於是又請老會派人前來幫助。二十五年秋。老會差來女教士一。姓任。男教士一。姓燕。住忻。先爲學習官話。以備傳道。是時聖道昌明。男女學堂並立。各支會已有本地傳道先生十餘人。賣書者四五人。乃於城內

德牧師到
忻州傳道

邱牧師夫
婦又來

馬牧師夫
婦又來

任女士及
燕教士又
來

光緒廿五年建堂
太原恩牧
避暑至忻

西教士八
人赴南張
村避難

西教士又
逃至劉窰
山

西教士駱
居土洞

蘇自來跌
崖

購曠地一方。約四十餘畝。建造禮拜堂。是年春初鳩工。至二十六年五月。工尙未竣。忽然

四處播傳滅洋仇教之語。教中人尙不介意。至五月底。本會牧師馬君。與省城牧師恩君

等在街行走。按恩君係與馬君同時由老會派來在太原同法君辦事此時避暑來忻故同殉難即有人信口狂罵。亦有時下手推

打。各牧師忍耐不理。至六月初三日。街市中狂鬧情形。更覺十分利害。牧師等無奈。遂僱

車馬駝橋出城避亂。西教士共八人趙夏雲先生暨工人等。亦與之同行焉。出城西三十里。抵南

張村。又名下河北村兩地相隔半里故名有教友張治國迎牧師等到窰。款待周至。飯後。牧師等欲西往劉

窰山。信道之村庄內暫住。無如車夫不肯再送。牧師等不得已。步行前往。行七十餘里。始

抵彼處。是日之苦狀。真不堪言。又數日。聞省中諸教士被晉撫毓賢所殺。此風傳至忻州。

合郡人民。爭相演拳。與教爲敵。是時劉窰山附近之傅窰庄。素因修廟演戲等費。與教會

中人。彼此見意不合。遂趁機進城。請拳匪到劉窰山。搜捕殺戮。以洩舊恨。幸拳匪以故未

能卽來。衆牧師乃請本地教友。在山後刻一土洞。洞成。西牧八人。移入居住。飲食除教友

所備乾糧冷水外。別無他物。是時村中信道之人。聞拳匪不日來村焚殺。遂各自逃匿。彼

時有奇村教友差人探詢西教士消息。及至劉窰山。見村中並無一人。只有教友蘇自來

西牧同兵
丁回忻

都司海英
州官徐桂芬
設計害
西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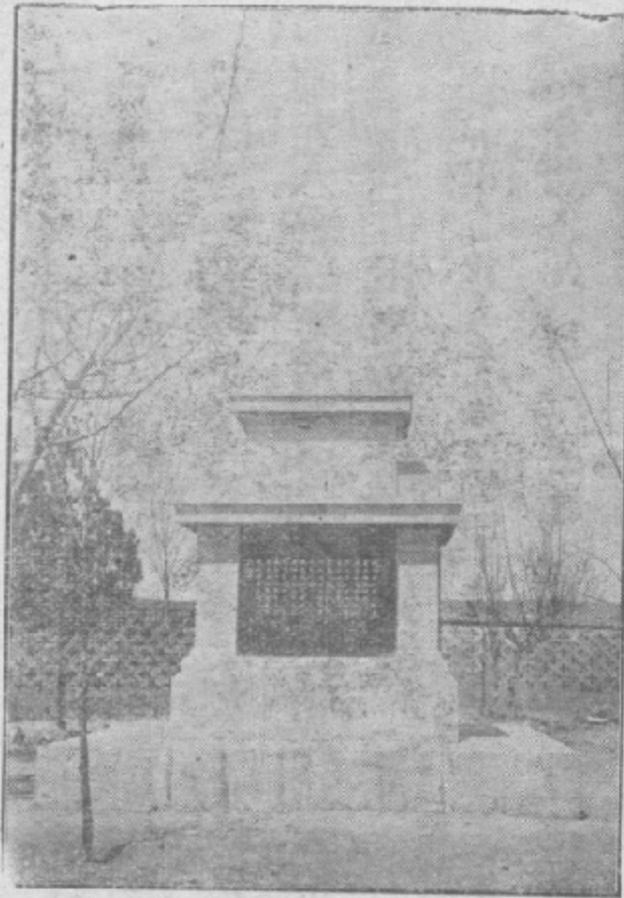
帶傷臥於道旁。詢之始悉。蘇因是夜逃走。所騎之驢。行在崖邊失足墜下。驢跌足既死。蘇亦受傷不能行動。探者乃請人將蘇扶回。後不多日又死又往尋西教士。迨尋至山後土洞內。見西教士八人伏臥洞中。忍饑受餓。苦不堪言。不覺情動於中。相向而哭。嗣後轉回。沿途被人拿問三次。幾遭不測。後拳匪竟聚衆上山搜捕。幸未尋見牧師等所在。拳匪此次在劉家山殺死一人。另有別傳無如牧師等絕糧已數日。饑餓難忍。只得回村覓食。及至村內。並無教友一人。此時城內兵勇到山捉拿牧師。聲言奉官命迎接牧師回城。牧師等思及與其饑餓而死。不如爲主被人殺死。爲是。遂同兵丁回忻。及進忻城。見所住之舍。搶則搶。拆則拆。不能安身。只得赴忻署聽官發落。忻州牧徐令。即將西教士八人下獄。教士等在獄兩旬。飲食均甚可觀。身體亦覺強健。詎都司海英。商同州牧徐桂芬。即將此事稟知撫台毓賢。賢即派兵二十名到忻。會同忻州文武官弁人等。於七月十五夜。將西教士盡行殺戮。先是省兵到時。官長命府兵伏於穴城。城門外設二人假作拳匪。海都司率其部下登城候命。州牧備車三輛。命人至獄。言奉長官之命。今夜送教士等逃往天津等語。各教士信以爲真。男女八人。相率上車。向城門進發。甫出第一層城門。忽有燈籠。由城上縋下。即有人在城門

都司大呼
殺西教士

朱教官典
衣埋西人

廿七年春
改葬西教
士
徐州牧海
都司暴亡

(4271) 忻州教會殉難墳墓紀念碑



外呼叫。海都司在城上高聲問曰。城外何人。答曰。神兵。邱教士聞係海都司口音。即呼曰。海老爺設法救我。海答曰。無法施救。遂命兵丁放炮數聲。後又大聲曰。殺殺。當時穴城伏

兵齊出。將西牧男女八人。一并殺死。又將各女教士所帶珍物。剝掠一空。尸首令車夫載至城外拋棄數日。被惡類百般凌辱。不惟記者不忍。記想讀者亦不忍卒讀矣。幸本城學官朱鴻鑄。見各教士尸首露天。與州主商酌掩埋之策。奈州主未允。朱典當什物買蘆席八條。僱工人次第將西教士八人葬於城之東隅。并插以木標。書死者姓名於其上。迨廿七年春。辦結教案時。地方官始將殉難諸教士改葬於城之南門外。寬闊官地墳墓高拱。迄今蔚然可觀。而當時仇教之州牧徐

桂芬受驚而死。都司海英逃之甯武。服毒自盡。善惡之報。毫髮不爽。公道之論。自在人心。迄今與忻之父老談及此事。未有不嘆惜痛恨於海徐二人也。記者所爲連類誌之。以別善惡云。

記者按教主當日被猶太國官長同謀害死。有議士約瑟葬埋。今西教士八人。被忻州官長謀害。而有學官朱鴻鎬葬埋。人與地雖不同。而其憐愛之心。則一也。刻下已將舊毀房舍。改造一新。北方支會亦皆立起。望道人數。亦日漸加增。又來牧師五人。兼設學堂一所。收學生百餘名。語云。愈迫愈興。信不誣矣。

附忻州華教友流血列傳

按忻州殉難人名姓氏。當時被自立會葉醫生。以羅馬字譯出。音同字異。故多舛錯。今將各死者姓名居址。以及入教年限。被殺時日。重加細載。凡廣學會所譯印之庚子殉難紀略。記忻州殉難十六人之處。有錯者更正。無錯者不贅。願讀者參閱可也。

一、霍存貴。忻州二十里之南山。霍老灣商人也。於光緒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進道。二十

六年七月十五死於官房內。即囚人之處。死時年已六旬。遺其妻及子女各一人。子名全德。現充省垣教會學堂之教習。女亦讀書。

(4139) 影遺難殉貴存君霍



二、安緒根忻州西鄉沙凹村人。年六旬。教讀爲業。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進教。當二十六年拳匪滋事之時。根適在劉家山教讀。及西教士逃至劉家山洞內。絕糧之時。根與任教士備人張林旺下山覓糧。行至離城七里之野場村。爲匪所殺。事在

是年六月十八日。○按張林旺本淨樂縣人。並非教友。其尸同葬於西教士墳內。立有碑誌。以表少年銳氣。

三、司二毛年三十歲。光緒二十年八月初四日進教。

四、司化宇年六十八歲。光緒二十年八月初四日進教。

五、張牢年四十七歲。光緒二十年八月初四日進教。牢與二司同住城北十里后村。均於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遇害。二司全眷被戮。靡有子遺。牢之老母暨女亦爲匪所殺。其婦抱幼子逃免。現其子已十二歲。在忻會學堂讀書。十分困窮。

六、周計成年三十歲。城北小治村人。小治村距城三十里。光緒二十年七月十五日進教。是年六月

十三日爲匪殺而焚之。其妻因無恆產。又無子嗣。遂再醮。

七、張治國年五十餘。忻之西南鄉下河北村人也。光緒十七年八月初四日進教。當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西教士逃亂至治國寮中打尖。走後。村匪逼國特甚。國無奈。亦走劉寮山。尋牧師不遇。適遇拳匪搜山。國被獲。破腹抽腸而死。其子張羊受驚亡於秋。媳亦改嫁。現其妻隻身度日。苦不堪言。

八、趙辛卯南張村人。距城三十里。光緒二十四年學道。全寮亦皆樂信。惟尙未進教。廿六年全寮竟遭慘禍。後嗣皆絕。傷哉。

九、蘇自來年近四十，卽專心向道。住劉家山。去城西七十里。因拳匪所逼。騎驢夜逃。墮崖而死。其弟來成。現仍信教。熱心求道。又在該村設立學堂。七日息工。亦信徒好榜樣也。

十、趙勤年六十餘。城西播明村人。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七日進教。當拳匪作亂時。勤與其子同月。逃往淨樂縣。同月因病而亡。葬於淨。勤因失獨子。歸家後憂痛而卒。其妻亦信教。自夫死。子亡。度日至今。其苦楚實難筆述。

十一、王正邦年五十餘歲。忻之左磨鎮人。傳者忘其爲教友與否。亦爲匪所殺。遺其妻及三子。長子名雙喜。次三不詳其名。現已成丁。全窀仍求道不倦。按左磨鎮在忻之西南。距忻城四十五里。忻會牧師於光緒十五年。卽在該處設堂傳道。至廿六年。教友已有七八名。望友亦多。傳道先生高上達。奇村人。於拳匪未亂時。卽回奇。教堂未燬壞。因有房主經管封閉故也。鎮中教友除王正邦喪命外。餘雖未受傷。其流離困苦亦不知幾許。難平後。並不聞有一人怨恨。惟城南木芝村。有一教友名李溫者。到堂告知以後不能學道。因難受村人逼迫太甚也。

按此次忻州共死十八人。刻下左鎮教會業已設立。兼有學堂。其因亂後被感信道者。

亦有十數人云。

奇村鎮教會遇難記

奇村自立
教會

奇村乃忻之西北鄉一大鎮也。距城四十五里。居民三千餘家。教堂係本地教友所立。先是英浸禮會邱德兩教士到奇宣道數次。見人心有向道之機。遂派某君常年住奇傳道。教會因之以立。時在光緒十四年三月間也。當教會初立時。雖有許多謗毀。而向道之人。却日漸加添。至二十六年。教友已有三十有奇。相近之村鄉。亦有求道多人。是年四月。天久不雨。人心惶惶。忽天上現一怪星。每口正午放光。離日約二三尺遠。日光爲之改色。月光亦因之而變。又一夜天上忽然放亮光。如同白晝。而一班村愚。皆爲詫異妄談。惟信道之人。查看馬太二十四章一節至三十二節之旨。見此異象。心中愈覺信主之言。是不可疑者。無何。又聞某撫帶斬殺劍來。晉勦滅洋人。於是教會諸友。頗有畏心。但因天旱。我諸友在堂輪班祈禱。未便他問。至五月二十九日。街市始有拳匪踪跡。至六月二日午前。突有二三百人到教堂門外喊叫。送出羊頭羊蹄子來。却未敢爲亂。此時我衆教友。始知前聞不虛。午後有一人自忻城來。謂城內教堂已搶。西教士均自逃匿。此時我大衆正在禱

日月變色

雨。聚集在堂公議。言勢已至此。萬不能坐以待斃。惟我等逃散。後無論如何。切不可忘主之道。衆人稱是。遂各自回家。安置逃走之計。至初三日黃昏時。街上忽有人大叫道。官兵至矣。要捉二毛子。此時管堂先生崔綸已先逃去。有教友劉興雲者。正在窠料理一切。預備他去。村中無賴。欲乘機搶劫。見人衆不得下手。遂將劉之柴堆放火。此時未走之教友。始行逃走。旋聞教堂亦被毀拆。教友等或暫居親友。或奔走山上。或深入洞中。雖未被殺。而宿露餐風。飢餓已是不堪矣。按拳匪未殺人者。因匪首是好利之人。每日令村董送米。後又將米變錢。至七月間。匪首即逃本地。小匪亦漸漸而散。記者此時亦同父母逃至一山。避入土穴。十有七日。一日下山購糧。幾被惡人所獲。行至半途。又幾乎渴死。至此我身雖憊。我心却明。暗求主曰。我死不足惜。但父母在土洞盼望。求主使我得到洞中。將事情稟知父母。然後再死。死亦甘心矣。于是勉強行二三步。實在不能支持。遂臥地不起。此山寸草不生。無處覓水。後見道旁一蘆草芽。用口啣嚼。覺口中略有滋味。身體亦少有微力。忍耐返回洞中。迷睡半日。始醒人事。洞外有臭水一池。內浸羊糞無數。渴燥如焚。不得已爲之一嘗。十餘日均飲此水。記者此時。同父母將日前所現之天象。細爲思想。忽憶希伯來十一章三十八節之語。古人爲道亦如是受苦。我全窠今

教友回里

日至此。愈見聖經之言。無一子虛。至七月底。凡逃亡在外者。回里頗多。即在一教友處。暗作禮拜。各述苦狀。同相悲慘。此時雖然得慶再生。而我等牧師爲官所殺。一事在七月十五。尸骨露天。無人收葬。五衷焦灼。莫可言喻。直至十月間。奇村教友始行彰明拜主。迨教案辦完。諸教友於光緒二十九年。在教堂舊址。重建高大會堂一所。雖無人住堂。每逢安息日。諸教友必到堂輪流主講。數年以來。不惟無因難退步之人。而向道者仍日漸添增。此事在記者十九歲時。已存記在心。至二十七歲。乃書之簡帛。而所以誌此者。實因庚子四月內。日月變色。白晝見星。與救主之預言相合。欲以助他人實信聖經云爾。高俊仁誌

定襄縣浸禮會流血紀

定襄在忻州東四十里。教會爲德治安邸松兩牧師所立。當光緒十七年時。司天喜君奉委到定。賃房傳道。後司君回忻。事委崔綸君管理。又設學堂一所。教育教友子弟。庚子春。忻會牧師將各堂管理更調。崔君赴奇村。霍存貴在定管理焉。溯立會之始。至庚子之亂。計十年之久。教友僅六人。學友僅十餘名。其遭拳匪之害。亦在庚子六月間也。時霍君已

重建會堂

回忻故不死於定。霍君另有傳而教堂之物。則全行被匪搶劫。惟房屋有主。未曾毀壞。學道之人。亦皆遠遁。雖有數家被匪攻擊。究無大損。故不必叙。茲將被害頗甚者。畧述於下。

高科舉。本城人。爲拳匪所拿。拉之定襄縣署。請官斬決。縣令陳某頗仁。答舉五百。押于捕班。拳匪屢請官斬決。陳令不理。舉在押五十餘日。後得釋放。

班慶臨。亦本城人。爲匪所獲。拿至該處財神廟前。杖責數十。拘繫終日。始行釋放。

按該處教會。自庚子變後。迄今甚形寥落。受浸入會者。僅有一人。以前六教友計之。現祇餘教友四人。學友亦不及從前。本年忻州教牧。委派周永耀之子周順岐者。在彼設立學堂。兼任傳道之職。學生約有二十餘人。此定襄教會之現狀。略記之以俟將來。

己酉夏仲高俊仁誌

崞縣教會遇難紀

崞縣隸代州。去省二百四十里。光緒十四五年間。浸禮會派霍存義君。至崞講道多次。後信道人漸多。遂于十八年十月。在崞之南關賃民房一所。着霍君住此傳道。至此已有教

友十餘人。堂中復設立小學堂。以便訓導教友子弟。設堂以後。雖不無侮辱等事。究之噶
 邑人民溫厚。尚無大害。二十六年春。忻州開周年大會。商議各處佈道事宜。于是霍君調
 赴代州。噶邑遂委派溫君接辦焉。傳道數月。頗稱得力。詎至五月間。忽有邪風由山東等
 處而起。波及噶邑。人民爲其迷惑。到處遍貼匿名帖。大都扶清滅洋等字樣。時教堂尙覺
 安然。至六月初。拳匪毀代州教堂。霍存義來奔。此風一傳。市間匪類。遂謀不軌。一日溫霍
 二君。與本會教友。正議及預防之計。拳匪突將教堂圍定。溫霍諸人。死命破圍而出。教堂
 立被搶劫。房舍亦毀大半。匪既毀堂。復四處搜羅信道之人。有教友張姓者。被獲。竟爲殺
 之。餘皆遠避。匪既殺張。日益猖獗。又與縣令爲難。久之縣令不堪其苦。一日飭署中壯丁。
 持械聽用。並懸賞格。言有能生擒一匪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匪者。賞銀二十五兩。拳匪聞
 之。怒不可遏。牽其醜類。直犯公堂。縣令親督壯丁。持械擊匪。匪受傷者。不可勝計。未兩日。
 闔邑拳匪已無踪跡矣。當匪勢方熾時。有學道之邊某。爲匪所獲。三次拉于西門外。欲殺
 之。幸有友人懇請得免。其他教友之房舍。均被搶劫。難平後。雖皆公然回里。而一番驚怖
 飢寒之苦。直有不堪言述者。噫。

縣官懸賞
 擒匪絕
 不即方
 可見地
 官如能實
 心則匪何
 至有庚子
 之大慘也
 一嘆

按噶邑教友所受之苦，雖較他處略輕，而風波之險，喪失之資，亦覺匪輕。幸蒙撫恤後，信心依然如初。至二十九年，購就房屋一所，內設學堂，即派周永耀之子周順岐。在噶專理會事。教會仍有興旺之勢。本年即宣統元年，順岐派往定襄，該處有賀天美君管理教道事。其教授學生之任，則有陳志遠君。計男女教友十八名，望友七八十名，學生二十餘名。保羅曰：栽種者人，生長者神，非人力所能阻止者，故附記於此，以誌勉焉。

宣統己酉夏高俊仁誌

附張惠流血小傳

張惠一名寶寶，噶邑南關人。幼喪父母，以務農爲業。于二十四歲時信道，極有熱心。雖未領洗，而人皆知其爲教友。二十六年，因拳匪之亂，避難于距城二十里之西神頭村。舅氏某家中，未久匪聞知，惠即復逃，行未半里，被匪追及，用亂刀劈死。遺妻女二人，悽慘已極。後得撫恤銀六十兩，其妻矢志不嫁，誠烈士之婦也。惠死二十有九歲。

代州教會遇難序言

噶縣東北六十里，有代州焉。忻州教士於光緒十七年，在該處設立教堂一所，派溫君培

元住堂講道。溫君係奇村西八里溫村人學道者均極忠厚。雖間有逼迫事。亦不因之却步。後置地建

設講書堂。以及蒙養小學堂。爲教會培植人材之計。至二十四五年間。信道者已有數名。

二十五年秋。忻會議將學邑傳道之霍存義君。與溫君培元對調。溫遂去學而霍來代。二

十六年五月。該處謠言四起。有天降神兵八百萬要將洋人一掃平之句。諸如此類不可勝記此唱彼和。以致代州人民。無

不欲觀神兵之技能。老幼並相率演拳。霍君見如此情形。請官保護。奈州牧一人之力。無

如衆民何。勸霍君與教友暫爲躲避。以俟動靜。至六月初四日。風聲更緊。滿城人言明日

當午。卽有神兵用繩繫教堂一柱。擲于城外。並用劍畫十架。借日光之火。以焚教堂等謠。

諸教友遂各自逃避。霍亦他匿。迨霍走之後。卽焚毀教堂。匪見官無如之何。益肆行無忌。

幸州署門丁劉什五。胆量頗壯。見識亦高。查悉匪徒有圖謀不軌之意。乃飭闔署壯丁。預

備軍械。相率出城尋匪。教友以此得存活者。十有八九。後該門丁聞兩宮西狩。亂事甚急。

遂親率親兵。到處搜索匪黨。先後捕獲匪首八人。正法示衆。未幾亦漸平復。亂事定後。各

殉難人士。皆撫恤有差焉。

按代州教會。自經亂平後。又復重建旗鼓。堂事仍派溫君管理。現又兼設小學堂一所。

一門丁卽
能剿匪教
友賴以存
者十有八
九想各地
方官聞之
知愧矣

生徒計有二十餘名，教友現又增至十一名，雖有經亂事却步者，然其餘信心亦仍堅固，教會之興，可預卜也。

己酉夏高俊仁誌

附代州華教友流血姓名表

陳志道之母，係城東三十里熱院村人。

王 室，係城東五里村人。

周鳳璽，係本城人。

左衡之女，係城東寒曲村人。

應州內地會流血紀

大同府南百里，有一應州。距省約三百餘里。該處教會，係渾源州支會。於光緒_{供其}年間。經瑞典國甘牧師至該處傳道立會。間得教友數名，從中選派王蘭普、李保邦二人。授以傳道之職。至廿六年時，共收教友男女不過四名。惜是年春死去女教友一人。至此只餘男教友三名。五月廿四日，大同教堂被毀後，該處始有習拳之事。後因各處教堂遭害聲音愈逼愈緊。至三十日，突有匪黨闖進堂內，先將什物搶盡，後將門窗打毀，隨又放火。李

李保邦與王蘭普之母及其姪三人被殺
吳席氏投井死
甘牧被殺

王玉璽之婿李約翰
王維道散書

保邦與王蘭普之母。及其姪三人。一同被匪捉去。受盡刀劈斧砍之苦。並將三人推入火中燒死。惟王蘭普逃於遠處獲免。本城還有一信道婦人。吳門席氏者。見性命難保。即投井而死。甘牧師由後門逃出城外。因聞大同府被害之事。即決意往朔平府避難。不料朔平府拳匪。較他處更甚。故甘牧師一到該處。即行被殺。是時應州城外鄉下信道之人。數雖不多。亦有六七家。因匪逼利害。亦只捨棄一切。齊往親友家藏匿。惟周家莊徐萬長與米迎福。及上甘將村曹良玉等三人。皆逃至曠野。受許多漂流之苦。後雖事略平靜。仍不敢回歸。每日在外沿門乞討充飢。直至皇上出京後。始回至家中。但此次應州教會。除已死之外。其餘皆幸尙未被殺。迨辦教案之時。均稍得賠款撫恤。惟應州教會。六年間尙不能設立。至丁未年渾源瑞國牧師始差莊窩村王玉璽之婿。名李約翰者。同其妻至該處。重立教會傳道。後又派一散書之人。名王維道者。襄理會事。二人俱有熱心。將從前因難退步之學道人氏。重新振作。刻又在會中設起勉勵會。推舉周家莊徐萬長君為書記員。教會之事。又有興起氣象矣。王蘭普現在薩拉齊教會作工。惜甘牧師來華年限。及其年歲。並立會時日。以及已死教友之年歲。實因無所稽考。故不能記載。所幸應州刻下信道

人名。另有李約翰呈來一單附後。以便觀覽。此即應州教會前後之事也。

附應州亂後教友人名表

徐萬長年五十三歲 (現充勉勵會書記員) 係周家庄村人

米迎福年四十三歲 係周家庄村人

曹良玉年七十九歲 係上甘將村人

米厚林年四十八歲 係周家庄村人

温奪福年七十三歲 係温宏房村人

附應州亂後學友人名表

徐 眞 係教友徐君萬長之子 年三十歲及其妻趙月新年二十三歲

米王月義 係教友米迎福之妻 年四十三歲及其子士清年十三歲女月因年十歲

米蒙恩連 係教友米厚林之妻 年三十七歲 首為提倡放足 及其子米忠年八歲女米月挪年十一歲 放足可喜

米 彩年六十五歲妻胡秀英年七十歲子生珠年三十七歲

米太 年五十六歲妻李月榮年五十歲 放足作證 次女米鳳英年十四歲三女米鳳春年十

歲 以上皆周窳庄村人

席有才年三十九歲 應州城人

豐鎮府宣道會遇難序言

太原北之豐鎮府。距省七百二十里。屬歸化城管轄。二處相距約三百六十里。於光緒十九年。內地會由歸化派西牧二人。一名喜理。一名雅各孫。二君皆瑞典國人氏。至豐鎮傳道。分書者有陳留二君。後因會事繁多。又選忻州李廷樸君襄助。數年來教務甚興。至光緒二十五年。進教者已有八人。學道者有三四十人。兼立學堂一所。老會旋又派西牧桑君。與鄂君及其夫人。同至豐鎮傳道。甚見熱心。惟二十五年時。喜理君攜眷歸國。所餘者僅四人耳。詎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拳匪起事。攻毀教堂。即將鄂師母及雅牧之頭打傷。是時教會如羊在狼羣。衆皆紛紛散逃。幸本地宰官許某。係一良善君子。雖未擊殺拳匪。却不仇視西人。即將四西牧接入衙署。每日供給佳肴。所有本地進署探視西牧之教友。官亦特備一飯館。飲食手摺。以便各教友往食。其善良亦可概見。無如匪勢日熾。官恐西牧在豐鎮遭遇不測。遂用自已乘坐之車。并備川資銀八百兩。派兵護送西牧。至隆盛

許官優待西人並優待教友

許官備銀八百兩送

西人回國
避難真不
多得之賢
長官也讀
者一快

劉氏死後
兒尙吮乳
拳匪真忍

庄。庄在豐鎮北。西牧等卽於是處起程。北上。路經蒙古。至庫倫。經買賣城。由俄境恰克圖。入鮮卑鐵路。歸國。獲免於難。聞西牧由隆盛店起身時。至蒙古。至二十八年。喜理君重返豐鎮。安設教堂。又購堂院一區。建立男女學堂。刻有生徒。二十餘名。每逢禮拜日來堂者百餘人。入教者亦五十名。分書者三人。本地襄助傳道者。有劉姓及趙善言君。趙係忻州人。西牧卽喜理君。眷口共五人。本年又來一女教士。名安得勝。此豐鎮庚子前後迄今之教會情形也。

附豐鎮府華教友流血列傳

一、高劉氏年三十六歲。係豐鎮府得勝堡人。豐鎮在北得勝堡。在南相距四十里。於光緒二十三年。在宣道會愛牧師名下受洗入教。庚子拳匪起亂時。房屋被焚。攜一男孩逃走。先往豐鎮府親眷家中。求棲身之所。因親眷不肯收納。復逃至堡子灣。而親眷又不留。因逃往上干溝。被該村人凌辱打傷。幸遇一李發財者施救。被拳匪打死。劉氏夜在山溝避歇。天明時拳匪尋至。用繩捆綁。經合村人出而護送。至得勝堡。無如本堡人等。同聲不願收納。又拉往前。穴溝。經村人打傷。復送至張布袋溝。卽被合村人毆死。將其母子屍身丟至河中。骸骨並未尋獲。聞劉氏被打死後。其男孩尙抱乳食。匪黨因又將男孩打死。現僅剩男女各一女。

已哉讀之
淚下

在教會攻書。男則尙未悔改入道。其夫高元旺亦似軟弱却步。願聖靈引之進化。以成劉氏之志。則幸甚矣。

聞劉高氏
之言及女
孩之語不
傷心不流
淚者真頑
石也

二、劉高氏亦得勝堡人。年三十六歲。於光緒十八年。在宣道會雅牧處學道。尙未領洗。庚子年在堂作工。拳匪毀堂時。即攜一九歲女兒。逃至東山上。詎村人將衣物搶奪毆傷。是夜逃至河東窰村。藏居二日。詎村人圍繞院宇。打開門戶。旋經衆人言出錢四串餘了事。始又同其夫劉升。及其女三人。逃至墨東村。又經人將高氏之首。毆至出血。並將其手指切斷。其夫即爬山逃去。高氏又回至豐府親眷家中。居有二三日。復逃至正營堡。居住四五日。又逃至堡子灣。居住五六日。旋被拳匪搜出。拉至河東山坡。亂毆受傷甚重。痛不可忍。曰。我與爾等。簪環可速割我首。匪黨聞之。即將其頭割去。復將其身體斬如肉泥。其女兒亦被毆死。壓以大石。聞女孩死時曰。爾等惡魔。要殺便殺。云云。現其夫劉升。尙以木工爲生。年五十二歲。勤守主道。遺一幼女。仍在豐府喜師母處助以衣食。亦可慘也。

三、劉生春。年六十三歲。得勝堡人。光緒二十一年。學道於宣道會之喜牧師。三十一年受洗。庚子五六月間。山西大旱。全省各教會。均虔心祈雨。生春是時。亦與同人身服白服。在

山上祈禱。詎大榆庄人在廟祭神。見而忌之。上山將生春拉下。衆力攻打。將生春打死。後又蘇醒。衆人齊言。將伊身體分開。旋又齊言。可送至豐府老師前審判。於是用繩將生春捆綁。拉之以行。至石頭房子村。從廟中來一惡少。欲在此殺之。衆言此間無刀。少年入廟。取廚刀一柄。交與衆人。忽後面來一老者曰。聞爾等欲殺此人。吾看汝等孰能砍之。言訖。竟無人敢殺。因又帶之前行。距城不遠。至土壇路。有一少年。自城內出。執刀向衆人曰。老師命我勾當此事。又一少年曰。爾勿胡言。此是我之公事。又一老者勸曰。汝二人不必相爭。仍須送交老師審判。於是又行。及入城。請見團長。亦無多言。卽拉出小東門行刑。不識何故。又復拉回。如是者三次。至第三次。豐府署內來人。命帶入衙內。迨至署。遂令當堂洗身。將生春所帶之銀兩計共五兩衣物。盡行收去。押入快班。上以手靠。頭髮亦吊起。生春斯時。腹內覺燒。向班頭乞水解渴。班內人曰。爾命在須臾。尙欲乞水解渴耶。生春從容曰。爾等能殺我之身體。不能殺我之靈性。衆人大笑。至二更後。班內人俱睡。生春默默祈禱。手靠忽然脫落。於是用手解其頭髮。睡於衆人足下。詎次日刑罰更重。上腿串後。又上抵口棒。署內又傳諭斷飯。數日之間。飢渴疼痛。五中欲絕。至第九日。傍午。署內傳諭不可殺害。至

第十日。始給飲食。斷飯至第三日有管班某與生春相識暗給麵一碗充飢不然便不能延至十日也嗣後署內每日發錢十六文。以作飯費。生春在押五十餘日。苦楚萬狀。筆難盡述。雖厥後爲人逼迫。在街揀字紙一年。現仍在豐府教會賣書傳道。不改其操守云。

四、陳喜元亦得勝堡人。年五十一歲。光緒二十二年。在宣道會雅牧師處。受洗入教。庚子五月十七日。拳匪毀豐鎮府教堂時。當即逃走。自夜至天明。逃至隆盛庄躲住一日。第二日送牧師夫婦。至土城村分離後。回至榆樹灣避住一宿。翌日即被是村拳匪獲住。令其入廟拜偶。喜元不從。又用手批其面。以繩縛於廟院。置犬糞於其口中。後經村老勸令。不可殺其性命。可送豐府團長。即拳匪之老師處審判。拳衆遂以繩拉之入城。團長問曰。爾作何事。喜元即以送外國人。以及入教等等言語對答。團長曰。爾可回去種爾之莊稼云云。語畢。即縱之去。因向堡子灣而逃。正行走時。忽有一人追來曰。爾所帶銀兩。不如與我。喜元恐爲財所害。即將所帶之二兩餘銀。付之而去。後至三道溝。一友家中。躲住數月。亂平後。始回至本堡。現在豐府教會。襄助分書傳道之工。爲人正直無私。於道理上亦甚有熱心。自始至終。心不改變。又係經過大艱難之人。誠爲教會中好模範也。

陽高縣宣道會流血紀

陽高縣屬大同府管。距府約百餘里。其教堂爲斌牧師所立。立堂之年。雖時不可考。按斌君爲

瑞典人其來華時日亦不可考然斌在該縣立功甚多。爲衆週知。光緒二十五年時。教友亦有數名。同堂

並有女教士名應福春者。相助傳道。頗具熱心。應年約五十歲旋在縣城外東井吉村另立教堂

一所。請北京人高先生勸理會事。聖道亦漸興旺。無如拳匪亂起。應高二人均死於難。應

應女士及高先生均死於難

端典人拳匪亂時高君送其到張家口至下與庄爲匪打死並破其腹拋于河內高君當日即返東井吉村潛于宋姓之穴隱居八日爲匪所知以亂刀殺死拾於西河灣用火焚化惜

哉。是時斌君已去陽高。即經過大難教友亦多他往。故教會細情難調查詳細也。

附陽高縣華教友流血列傳

一、陳善治。陽高縣東井吉村人。光緒二十四年。學道於宣道會。應教士。庚子拳匪初亂時。

善治聞之。送信與城內教士。及至。教士已爲拳匪所害。於是急歸。至王汗張村。某親衆避

難。甫入室。忽聞外間喧嚷。啓門視之。則其子已爲匪所縛矣。正觀望間。亦爲匪所拿。匪言其子

以毒藥下井捆綁後。一同解送東井吉村。見駐防某弁。某弁審判。並無悖道之言。乃鞭打一百

五十。又以冷水澆灌。全身腫疼。苦不堪言。幸某弁尙有人心。雖聲言送縣。却暗釋放。彼時

其子因人多鬆手。已先逃走。善治被放。回村隱藏數日。身體疼痛。不能飲食。實屬堪憐。其子至寮。見母妹兄弟。業已被親家送回。痛哭一番。卽與母親逃往曼林堡。本寮躲避。四五日後。此寮不敢隱留。乃在山溝中潛藏三日。飢無所食。渴無所飲。其子乃與母商議。前去尋父。四更時離母而去。至胡寮堡。天已曙。乃到一朋友之寮。與友作工一日。商議夜間到西河。用驢接其母親。言訖。隨往西河等候。詎其友恐懼。至夜半並未前來。無奈。只得仍往山溝。尋其父母。一夜未曾尋見。後回本村。到各本寮打門。彼此均不敢納。幸有一外姓。接入其寮。歇息片時。天明又行。至南彎地一本寮處問詢。始悉其父在此剛去。追不數步。見其父在前。父子相見。各訴離別之苦。善治於是同子尋見其妻。時天已晚。乃乘黑夜逃往胡寮堡。善子負其母以行。（因其母有孕。又兼飢餓。）行走一夜。始至胡寮堡。善治夫婦。先在土窰內暫息。其子來見朋友。請納其父母。友許之。乃接其父母入室。至晚。善治又他往。善子與友。用驢將其母送往舅氏。次日善子出。爲其母預備糧食。至本村爲匪所獲。要送往匪營。走至半途。善子又逃脫。因匪小手鬆。回見其母。母子哭叙後。善子乘黑繞道。又回本村。至伯父寮歇息片時。三更時拳匪又至。將門窰器具打壞。善子同伯父逃入禾稼內躲避。

一時乃回。見其父從房上跳下。腿已跌傷。言爾大伯母與弟與姊均被拳匪殺却。按其弟時年七歲。妹十一歲。伯母四十餘歲。三人暗聲痛哭。善治獨自他往。善子與伯父復往舅家去。及至舅家。門庭無人。回視院中。一尸橫地。血流滿身。視之。則其母也。而頭已不知去向。死年三十五歲。善子痛不欲生。其伯父在旁催之速行。無奈。又同伯父他往。至皮條庄村。某友人家。暫住一宿。其伯父即在此居住。善子乃往姑母家而去。至一河邊。水勢甚大。善子不敢涉。忽見一驢馱。乃揪馱尾而過。至姑母家。其姑不敢收留。善子再三懇求。其姑始留之。每日鎖於破房。夜間回內歇息。隱一禮拜。時祈禱盼望其父。善治自與子暨兄分別後。即在山溝躲藏。每日渴飲泉水。飢食野菜。一夜至其岳家。見屋內無一人。腹中雖飢。又無食可覓。即睡於匠上。天明其岳見之。喚醒言曰。汝妻已爲匪所殺。善治聞之。立即奔往其子之姑母家。父子相見。痛哭自不待言。又住一禮拜。其姑丈回家不悅。善治父子只得去此。而又無處可投。每日乞食而行。後忽憶地十堡有一四叔祖。爲人尙好。何妨到其家居住。於是父子同奔至此。幸其叔祖收留。二人遂在此作工糊口焉。後善治以疾終。（年四十歲）其子名永年。（現年二十六歲）現在豐府喜牧師處學道。極見熱誠。惟一妹年二十四歲。嫁於教外人。不能

自由。爲可惜耳。

二、劉榮芝陽高縣人。年四十二歲。光緒二十三年。宣道會斌牧師。爲之施洗進教。其入教之始。曾被表弟谷茂才清泰。請到書房。叫學生用夏楚將頭打破。事爲斌牧師所聞。稟控在案。谷請託人說和。未免少屈身價。由是蓄憤在心。至庚子拳匪猖獗。谷遂得以洩私忿。榮芝有族弟名元娃者。家道小康。見拳匪作亂。遂在街演說。極言拳匪不正。詎縣令孫符泰。爲邪言所惑。竟將元娃拉入署內。笞五百。罰錢五百串。元娃無奈。只得將青苗地售出。輸納此款。清泰與孫令商議。將此錢充拳匪軍餉。製造軍器。是時榮芝病初愈。聞拳匪至。見其母親弟妹已逃。只得率妻女以出。逃至山溝。其女忽啼哭。拳匪聞之。遂來捉去。帶至縣署。孫令升堂。責打數百。皮開肉飛。血流滿地。適值雷電交加。風雨大作。孫令又教人將榮芝抬出。使雨淋風吹。殘忍極矣。我不欲讀。其老母聞之。痛刺入心。稟請孫令。情願變賣家產贖罪。孫令不許。至六月十九日。拳匪將榮芝拉出東門。用槍從下穿上。腸肚並出。其家產亦被人搶掠。劉君臨刑時。志猶未改。惟念家有老母在。不覺淚爲之下。遂向四圍人曰。讓吾與母一見可乎。終未如願。言訖瞑目待死云。

按劉君遺一女，現十三歲，妻已再醮，其兄弟均爲商人，有兩妹，一在豐府城內，一在得勝堡。○又與劉君同時殉難者，尙有二人，惜名姓未詳。

三、高先生北京人，年五十餘歲，傳者忘其名字，曾在陽高縣之東井吉村。二地相距約九十里襄助應福春女教士傳道。庚子拳亂時，高君送教士至張窰口，詎至下興庄村，教士卽被拳匪打死，開腸破肚，棄屍於河。高君騎驢而逃，忽有多人追趕，計無所施，遂將所帶之川資銀數十兩，向後扔之，始獲出險，旋返至東井吉。在宋姓家避住七八日，後被拳匪聞之，尋出以亂刀砍死，又抬至西河灣，火焚其尸，眞所謂野蠻極矣。

四、陳某氏，年四旬餘，學道於宣道會之斌牧師，拳匪亂時，逃至陽高縣城外，被匪刀傷半死，復用火焚之，其夫亦因驚成病而亡，惜其子名秉三者，歸入天主教，並誘劉榮芝之母暨其子女，亦歸入該教云。

按陳秉三之父母，始本無僞教，卽密密教，劉榮芝始本香燈教，卽燃燈教，與佛教同，後因劉君見耶穌教道理之眞，故棄他而篤信守死焉。

大同府內地會流血序言



大同教會。爲英國牧師紀長生。於光緒十七年創立。教會既立。卽有信道受洗之人。嗣又有孫牧師鄧女士來會勸理。二教士未來以前有唐女士在會相助。按唐死於己亥九月三日。均英人。並有美人米女士。彼此勉勵傳道。至庚子春。聖教已大興旺。計教友十八九名。學友四十餘名。尙有逝世者多人。凡信道未領洗者。教士定於五月二十一日聚會。爲衆施洗。詎至五月十八日。忽有拳匪信息。教士聞之。不勝驚疑。然究不敢以此停辦聖工。催同人急速聚會。爲衆施洗。及期學友到者甚多。領洗者男女共十八人。食聖餐祈禱後。共言拳匪日多一日。須籌善策以防之。彼此相視。無法可施。後齊聲曰。任主安排而已。言畢散會。至二十四日。拳匪卽聚衆來會。打毀教堂。紀君全眷暨諸女士。出堂躲避。西女士與華教友同避縣署。紀君倉皇失措。忙奔至新營街。爲匪看見。飛石亂打。紀受重傷。遂倒於地。衆以爲死。哄然四散。其眷屬避入一店。後紀蘇醒。亦同入縣署。西堂孫君聞警後。卽避入府署。故暫免於難。此時地方官雖不重懲匪類。尙知保護西人。與紀孫兩君商議。欲派人護送出境。暫爲隱避。二君不可。至六月一日。諸教士出署回堂。同居一所。卽紀君所住之東堂。男女婦孺。十有一人。華教友多在此相助。官亦撥兵五十名。爲之守衛。至初五日後。拳匪猖獗愈甚。以滅洋仇教爲宗旨。夜間時聞喊殺之聲。而護兵又不盡

三百步兵
圍堂拳匪
大殺西人

心。反縱火以燒其當保護之屋。斯時西人又增一疾。日不暇飽。夜不安枕。兵又日漸減少。至十六日。堂前止有護兵二人。是晚七句鐘時。有某武弁入堂查點人數。登記簿冊。頃間卽有拳匪數百。破門而入。先殺守門之兵。此時堂內中西聖徒。無路可走。堂外又有總鎮某員。率馬步兵三百。四圍把住。使人不得外出。故拳匪得以大殺。紀孫兩君先死。次及婦孺。紀君之首級亦被割下。懸於鼓樓洞中。而又放火焚堂。堂內之尸。均歸火化。華教友人等。幸皆越牆而出。一無所傷。拳匪又至西堂。卽孫君所住之堂將財物搶掠後。房屋依然焚燒。自此拳匪日在外搜尋信道之人。聲言二毛子。當與洋鬼子穿孝衣。每夜在外扇雲。謂若不殺盡。必有大禍。是以直殺至七月中旬爲止。被殺者亦不知凡幾。至辛丑三月。新官接篆。始准令教民收檢殉難人骨骸。爲之埋葬。但教會自難平以後。雖有因事退步者。不謂無人。而熱心向前者。正復不少。故邇來新進受洗之人。亦日多。一日統計男女教友。現已有三十四人。學友十餘人。雖不及從前之多。然觀聽道者情形。其將來發達。正未可量也。

附大同府華教友流血列傳

按此次難事。西人殉道之事。已載入序言內。其華人殉道者。至辛丑三月。調查城

鄉教友計死難男女婦孺總共三十有二人。所有遇害情形及其姓氏里居均列於后。

一、楊德海。本城人。年三十七歲。全窆信道。其傳道之誠。愛心之大。爲教會中不多覩之人。拳匪亂時。恆以大道與各西教士暨教友彼此安慰。以期堅固。詎拳匪日熾。防禦無術。五月廿四日。教堂被打。楊君隨西人同避縣署。至六月朔日。又同西人出署回堂。共居堂內。十六日。午後五句鐘時。西人請其到縣署。看視已被拳匪所拘之教友胡希德。王庄人因押入班房之故楊君至署。見動靜不吉。卽速轉至窆中。因口燥思飲。意飲水後。回堂達知。詎正飲時。拳匪暨官兵已將西人殺死。教堂焚燒。楊君此時心慌意亂。見院中有一空甕。遂避於內。至十八日。爲本院一匪所知。引衆前來。由甕拉出。送至北團被害。其妻子幸有一武弁問其娘妾姓氏。差人雇車送往。其妻與子遂得安身。及至難平。並未遭險。此亦上主之恩佑。不使絕其後也。按楊君尙有兩女。庚子前曾赴北京攻書。現不知其詳云。

二、杭振綱。年三十四歲。亦本城人。先爲拳匪拘於北團。及楊君德海至。二人相見。悽不堪言。然猶以道自信。有時拳匪問曰。北團廟內是神否。二人答曰。偶像。又問洋人之埋伏何

在。答曰無。拳匪於是將二人送往縣署。杭君押班。楊君提審。縣令問曰。爾若出教歸佛。吾保汝無事。楊君曰。寧可守道。死不願棄道。生縣令一笑。重責七百。是晚將二人定成死辜。六月十九日。天將曙。即將二人提出。至四牌路下行刑。二人毫無戰懼。大聲言曰。吾等視死如歸。請愈速愈好。於是杭楊二君皆遇難。杭君既被害。家產爲人所奪。自不待言。其老母五旬有四。在窠看守。其妻暨八歲之小兒。與幼女。至城西北之下屋庄。某親家避難。詎匪探知。將小兒拉而殺之。妻女又逃。被某兵收留至今。杭母備棺欲收子尸。匪不準。六月二十一日。匪又逼杭母至天主廟。即北園杭母不知何爲。只得隨往。至小皮巷內。臭水溝邊。匪命跪下。立殺之。

三、謝氏。城之東關人。年五旬。誠實信道。

其家中人。均不信道。

時與西教士出門傳道。拳匪初亂時。尙

在堂相助。六月十日。由堂內歸。至十七日上午。拳匪突至。其夫在園作工。兒女各逃。謝氏不及走。藏於院之窰內。匪入宅。搶劫焚燒。兇不可言。而遍搜謝氏。不知所在。詎有一同堂之嫂指之。匪不敢入窰。積草四面。焚燒其身。其夫聞警。入井而死。子女遠逃。得免於難。四、王鴻如。年六旬。城東之曹府樓村人。教讀爲業。喬寓城內。拳匪初亂。與其子在教堂相

助。及六月十六日。拳匪焚堂。殺教士時。父子越牆而出。十七日。意欲出城。適城門緊閉。父子均被獲。送於北團。匪詳問入教人之多寡。令其造冊。王不肯。匪愈虐待。王只得含糊略寫數人。匪釋其子。將王君送縣。至縣審判後。責打千餘。於廿三日站死於木籠。既死。匪猶梟其首。其妻時年五十有餘。見此情形。憶媳尙在娘家。卽往喚之。共逃出城。至東塘坡。亦爲匪所殺。惟其子得免於難。

五、武培先。年廿餘歲。賈玉皂村人。爲內地會學友。被拳匪所獲。送於縣署。與王鴻如先生同時受審。亦被責千餘。站於木籠。至二十三日而死。

六、曹興相。年五十餘。亦本城人。拳匪亂時。逃入白衣菴。一方外老友處潛避。後拳匪日熾。某僧勸其削髮。免爲人疑。曹從之。假作佛門弟子。因之獲免於難。亦靈巧如蛇之一法也。

七、楊起信。年三十餘。城北深水溝村人。堅心信道。性情亦良善。庚子六月。爲匪所獲。置之廟內。其父母親友。向匪首哀告。許以金錢。並令其出教拜佛。匪允之。楊君不答。匪見此情形。益加震怒。立令送入城內。行至孤店兒村。天已晚。匪等入廟安宿。將楊君放於廟院。派人看守。守者亦睡。是時有一善心人。令楊乘機逃走。楊君曰。吾不欲生久矣。何畏死。次日

匪將楊君腿骨折斷。迫令出教。楊不肯。匪又帶之以行。距城不數武。來一拳匪。將楊按地。執刀要殺。楊君曰。要殺便殺。我頭易斷而志不易。改似汝如此。作惡亦不能比我多。活幾日。言訖被害。後此匪果見殺。（按楊君無子）

八、劉日海。年五十餘。獲子窩村人。妻與子均未信道。當拳匪初亂時。在教堂存留。後回里。爲鄰村拳匪所獲。雖每日受苦。而信道之心終不改。至六月廿三日。匪將劉押送入城。斬於城之北門外。

九、趙某。內地會之學友也。年三十餘。城西之南深井村人。六月中旬。爲口泉鎮拳匪所獲。逼令出教。趙寧死不肯。匪亦無法。於是拉於山溝。以刀將其頸割一小孔流血而死。後其子收其尸而葬之。

十、武才。年三十餘。城東賈玉皂村人。雖爲學友。信道有年。庚子六月。爲衆拳匪拿而捆之。掠其財物。焚其房室。又將武擲於無水河溝。逼其出教。武不肯。匪乃取柴焚燒其身。可謂慘矣。

十一、許光仁。年三十九歲。馬連庄村人。信道有年。庚子六月中旬。被匪所殺。其弟光義光

德賢許夫人雖未被害。其財物已爲匪所奪。同村有教友李銀者。亦與許氏昆仲。同遭搶劫。幸亦未傷其命云。

十二段文先。年六旬有餘。官堡村人。其人未信道之前。無惡不作。尤喜食鴉片。村中人皆惡之。後戒煙信道。盡改前愆。並時勸眾人暨外人悔改。庚子五月廿一日。領洗後。歸家卽有拳匪來巡。段君並不畏懼。至六月廿日。匪勢猖獗愈盛。其子素習拳勇。藝亦頗高。欲與匪一戰。段君不可。乃更易新服。端坐庭中。以待匪來。俄而匪至。聲言只要老洋人。與別人無干。段君此時面帶喜色。出立院中。隨匪而去。至村外西北隅之水溝前。匪令跪下。段君乃向南而跪。作祈禱狀。匪遂以槍刺其胸。後以刀殺之。其子與匪雖有不共戴天之仇。然亦只得收尸安葬而已。

十三李華榮。城東三十里之尉州疇人。與其子勝山。皆熱心信道。誠實無僞。華榮在堂多年。其學問品行。均爲人所欽佩。子務農爲業。性情亦良善。當拳匪亂時。李君由城內歸。心甚憂愁。至六月某日。拳匪蜂擁來室。李君被拿。其妻子親友。咸向匪哀求。願罰金贖。李君許之。遂獲免於難。

十四、王富懷仁縣管之西南堡村人。其父母兄弟亦皆愛道。六月十六日。拳匪殺西人時。王與李恆陽胡希賢等（共六人）越牆而逃。避於西山某村之本族家。每日爲其作工。及至難平。未受損傷。其父母兄弟逃於某親戚家。難平後亦無恙。

十五、賈威西南堡村人。六月十六日。與其妻子兒女。逃於河灣崖下。後避於隣村某親眷家居住。難平後平安以歸。

十六、王仲亦西南堡村人。六月十六日。全家藏於本家窖內。後逃至上西河親眷家中居住。月餘而歸。亦未受損傷。

十七、李阜年六旬。馬庄村人。（該庄距西南堡八里）與其五旬餘之妻暨長子。信道受洗。（餘未奉教）其家產頗豐。庚子六月初一日。有隣村匪首王茂才某。率匪前來。搶劫其財。焚燒其室。李阜夫婦見無可逃。吞烟而死。長子避其內。兄竅數日。後匪探知。只得他去。攜煙至某山之石窟內。將煙吞下。勢在必死。詎睡臥三日。居然復活。反歸親家隱藏。及難平後。合家四散而聚。均未受傷。

十八、李保林亦馬庄村人。內地會之學友也。與李阜同日爲匪搶掠。焚燒房屋。幸全眷逃

出。未傷性命。匪散復又回村。依賴親戚庇護。後遂未遭大難。

十九。李映陽。神咀窩村人。年四十五歲。雖爲學友。合窾信道。五月廿四日。拳匪毀堂時。同西人避入縣署。西人給銀十兩。令其他往。映陽曰。勢已至此。又焉往。人生斯世。誰能無死。只要死之有道耳。六月一日。隨西人由署回堂。是時其家中已聞拳匪勢大。前二日遣其子精華進城探詢。精華於五月二十九夜回馬庄村其弟先陽。係望友恆陽。係教友於三十日。至西南堡王富

處會議。恆陽與王富進城。先陽回村。是晚卽有匪來拆同村教友馬屺業之房。先陽卽逃入城。映陽之妻與屺業之母。越牆而出。屺母逃往娘家。映妻亦進城。先陽暨映陽屺業之房均被焚。先陽妻率兒女逃往娘家。惟一喪明五歲之幼子遺下。撫養無人。飢餓而死。恆陽之房亦被拆。未曾焚燒。其妻亦率女逃往娘家。家中僅留一帶病七旬之老母看守。苦不堪言。映陽妻進城至堂。西人乃雇轎車送回。留映陽並二弟在堂看守。至六月十六日。拳匪焚堂時。諸教友從墻跳出。映先二君被獲。立斬於市。鄉間拳匪聞知。隨至二君之家。其母被一惡匪手搗洋煙。勒令自盡。映妻見婆母已死。逃往他處。收留無人。乞食度日。後雖難平。回村。而身受重病。不日逝世矣。先陽之妻。難平後。卽再醮。其子女在舅氏家居住。

至八月間。聞嬸母即飯陽妻回村。即請舅氏送歸。與嬸同居焉。飯陽當日。與王富逃出。至西山潛藏數日。即往岳家一看其妻。小住數日。往應州鄉下舅氏家而去。難平後。其妻着人請回。又爲村之惡少。罰錢五千。始得安居。

二十。李精華。映陽之子也。五月廿九日。自城回至馬庄。次日清晨。忽遇馬屺業父子。三人晤面。道述一切。即同往東山中咀村屺業之本家隱避。小住一宿。又離此村。每日繞山而藏。至六月六日。精華口渴思飲。下山覓水。遂與屺業父子分離。遍尋不見。只得獨自進城。至堂。與父暨叔並西人相見。哭述一番。遂居堂內。至十六日。拳匪焚堂。精華與父暨叔。分道越牆。精華幸未被獲。得以出城。十七日夜。回家與祖母母親相見。略道數語。恐匪知覺。即逃往應州西鄉。與人作工。至九月間。聞其嬸母回村。始整裝以歸。至是之後。即與叔嬸同居焉。

廿一。馬屺業。神咀窩村人。全家信道。庚子五月二十一日。同乃父進城聚會領洗。回家即聞拳匪與教爲仇。(匪言二毛子披頭散髮。肩挑兩罐。至夜半。出村埋伏撒火。拋毒井中。)至二十九日夜。匪即來門擾亂。屺業遂同乃父從壁上出。至王庄村天已明亮。遇胡希德

胡希林兄弟逃難。四人商議進城。走至馬庄李阜家。適逢李精華由城回來。謂城內已不可去。德林二人返回本村。屺業遂同精華以行。(精華事見前傳)至精華分散後。屺業同乃父常在山中祈禱。至初八日下午。飢渴交迫。(是時已三日不食矣)忽見中咀牧羊人。懷中帶有乾糧。二人甚垂憐。即取而食之。牧羊人云。匪已平定。可速回中咀。言時日已西下。屺業同父至中咀。詎此村本家恐受負累。逐之使去。是夜二人商議向南而逃。沿途乞討。十二日至繁峙村庄。爲人雇去作工。雖得啗飯之地。而心終不安。是以七月初二三日。又往沙河鎮。(馬在繁峙一月得錢不足二千)詎其父年老受勞。至此忽得熱症。不能行走。屺業至此。真是愁苦萬狀。莫可告訴。惟有對神祈禱而已。至十六七日。其父病頗愈。而行囊耗盡。苦無資。然亦只得登程而行。在途爲人作工二日。至二十一日夜。又至中咀。本家始敢收留。是時屺業又得熱疾。半月始愈。乃使人探詢本村拳匪之信。以便報知其母。其母自五月三十日。房屋被焚後逃出。本擬往娘家隱避。乃先至曹氏老庄。女家片時。拳匪聞知。女家立逐之。乃逃進懷仁縣。又爲匪所獲。拘送縣署。縣令差人送出境。於是始往娘家。在路被匪逼迫數次。(時六月初二日)幸有人救免。及至娘家。其弟收留。每日加

意保護。一日是村之匪欲殺之。其弟手持火鎗。向匪言曰。要殺吾姊。須先殺我。有老者見事不好。命吾等各管己子。自是匪漸平定。屺母遂無恙。至八月十六日。屺母聞屺業與夫之信。遂辭別娘家。來中咀相會。二十三日合窠回本村。又爲惡賴罰錢五千。始得安居。

附王庄村胡氏流血人名表

是村胡氏信道者。計共六窠。庚子六月初二日。有二十餘村之拳匪。同來殺害胡氏男女婦孺共十人。但其中有一人信道。致令全窠受害者。亦有全窠信道。僅只一人受害者。故將姓名分作六段載出。以昭核實。

(一)胡陳氏。年六十歲。胡龐氏。年六十歲。胡六十六仔。年十四歲。胡七十六仔。年十二歲。胡疤女仔。年八歲。胡四女仔。年四歲。○按是窠共死六人。僅餘一年近八旬之老婦焉。

(二)胡徐氏。年四十九歲。胡五女仔。年十一歲。○按是窠共死二人。僅餘徐氏之夫及其三子。

(三)胡希德教友。年三十六歲。○按希德已於五月三十日。聞警逃至懷仁縣城。被拳匪

拿獲，拉送縣署，被官押送大同縣押班。至六月十七日，與天主教人同時被斬，餘其妻並一子，與一老母。

(四)胡希先教友。全家五口。惟三女子年始兩歲。被斬。餘皆逃免。

(五)胡大國。全家出奔。亂定後始回村。幸未遇害。

(六)胡希林。與其母逃去。至難平未傷一人。惟房屋被匪火之。

朔平府瑞典會流血序言

瑞典伯瑾光教士。與其夫人畢月英女士。於光緒廿一年。至朔平設堂宣道。聽信者人甚不少。後又立一學房。專教貧寒子弟。一面讀書。一面學道。每年學生。不下三十餘名。會中事務。因之亦甚忙碌。故瑞典屢年。又差男女教士來朔平襄理會事。先是嘉利孫教士與伯君同堂傳道。後因嘉君歸國。於廿五年重返朔平。即定意在左雲縣設立支會播道。左雲距朔平七十里。遂立嘉君為左雲全堂司事。因其中有隆女教士雅貞。廿三年來華祝女教士漢生。廿四年來華思女教士等。廿六年三月又有冷女教士來朔平學習官話。預備他日出門向婦女傳道。伯君又擬是年夏間。在朔平開特別研道會。因此

信致各會牧。一律來朔談道。會期約定五月廿八日。赴會者有歸化城宣道會西牧福斯

伯夫婦。及其女公子。美國人共三人。又應州西牧甘公義。瑞典國人係光緒二十三年來華又渾源西牧賴

生及畢德生。皆瑞典國人賴係光緒廿四年來華以上西教牧共十三人。同左朔二處華教友。皆

聚集在朔平教堂。以五月廿八日爲開會第一日。當時聚會之人。因天久不雨。故同心效

湯王之禱。會外人亦皆知之。惟匪徒謠謂教中皆假意祈求。其實係阻止天不降雨等語。

此謠傳徧各處。因而人人皆起仇教之心矣。詎城內滿洲旗人。首先提倡演拳之事。與本

城無賴子混合爲一羣。於六月初一日蜂擁至堂。攻打放火搶劫。毫無人理。中西人等見

來勢不好。遂各尋生路。西教士十三人。皆躲入衙內。求官保護。衆教友驚散他處躲避。是

日官即將諸位西牧。一齊收禁。過二日官備馬車二輛。令各西牧乘坐。往張窰口。直隸逃

生。又派兵丁護衛。由東城門而出。詎車甫出頭層城門。至外城門口。忽來無數拳匪。將西

牧十三人。一同推入車下打死。先是西牧起程時。官界中人出北門往送。故西人遇難後。

有人謂官府送人。乃係誘計。因天下斷無有客出東門。而東道出北門之理。是時自西牧

被難後。衆教友亦相繼受逼。有被殺者。有死而復生者。有經許多艱苦。至死而不變者。難

平後。各得撫恤銀兩。至廿九年。又有瑞典高樂生教士來朔重立教會。光緒三十二年。朔平某村人。忽與教會中人。因開煤窖之事。大起衝突。但該村人以爲庚子年所傷西牧之人。並未抵償。意欲再立義和團拳。使奉教人膽怯。於是一呼百應。聚衆三百餘人。命名爲飛虎神兵。入城直犯公堂。縣令某驚懼非常。婉求匪首暫扎關帝廟爲團局。並支給糧米若干。連夜稟請調兵求救。是時教會亦頗有驚惶之色。適遇一德國武員。正游歷于該處。住於教堂中。聞知此事。卽於夜間與本城官兵計議。協同剿匪。天明時該武員率同官兵至廟前呼匪。匪前迎敵。被洋銃傷命。連傷十數人。皆押之衙中。餘皆逃散。迨次早大同與殺虎口之官兵來時。而難已平矣。因此上憲怒該縣以少報多。匪只三百餘人。報三千餘人。奏請革職。後上憲又派委查實。將所押之人。一概釋放。故至今教會十分平安。特記之以爲作奸犯科者知所儆云。

附朔平府華教友流血列傳

凡遇難未傷命者亦附載誌實

一李瑞。朔平城人。未信道之前。嗜好鴉片。因定意信道。卽於光緒二十三年。將烟癮戒除。二十四年受洗入教。其妻子亦於廿五年入教。廿六年六月初一日。拳匪焚教堂時。其家

亦被匪放火焚燒。財物皆搶掠一空。勢甚兇猛。當日幾乎傷命。夫婦二人赴外逃生。其妻躲至親戚家中。已則出城奔避。詎行五十餘里。仍被匪追獲。拿送衙署。聽官處治。當被官責打一千板。滿腿流血。又聞洋人有埋伏之事。因又將其腿灣壓以杠子。兩端各站一人。膝下跪以鐵繩。如此三點鐘之久。後見其至終不招而止。但徧身濃血淋漓。其苦不堪言。狀後在班管押五月放出。不惟無衣無食。而兼無住處。沿門乞討。亦不知其妻之下落。後遇其妻子亦係討飯度日。至廿七年得撫恤銀兩時。始未乞食於人。這該處重立聖會。其夫婦二人仍在會中爲道作證。現年六十九歲云。

二、王選與其妻某氏。皆於光緒二十四年信道。二十五年同時領洗。其胞兄名王椿者。因其夫婦信道。常與之爲敵。當拳匪搜捕王選時。椿尙念弟兄之情。設法令王選夫婦及其小兒等。卽速各自逃命。其妻及小兒等。不知去向。王教友連夜奔至五十里一小城。名曰威遠。不一日又被是城拳匪偵知。卽用石頭將王選砍死。尸首用炭火焚化。後王椿至該處將尸灰埋殮。又從他處將其弟媳及姪兒女等尋歸。奈寮已貧苦不堪。其妻遂亦另嫁。所留一男一女。皆歸王椿收養。刻下二小孩皆在學堂攻書。惟王椿係在光緒三十年始

信道。三十二年入教。今已八十歲。此事皆王椿自述云。

三、王展係左雲縣郭家山村人。距城三十五里。信道後。家人皆因之受化。光緒廿三年。展在朔平教會受洗。於救道甚具熱心。廿六年六月初一日。匪黨打死西教士後。徧地皆拳。王教友之房物。亦爲匪所毀。一家十餘口。因之四散。伊四子首爲拳匪所獲。一刀砍去。幾乎斃命。幸而脫逃。後伊五子。被匪捉送城中。官收禁數日後。匪又向官索殺。官堅持不允。鎖押三月而釋。其餘家人。皆未受大難。惟王展被匪由城外拿獲。拉之西城外殺之。死時年六十四歲。至死信心不變。真可謂爲主良徒也。

四、杜沐係左雲梁家窰村人。距城十里。光緒二十六年時。伊尙未領洗入教。但教中規矩。皆能謹守不犯。在外人視之。皆知係宗教中人。因此拳亂時。其產物損失。與他教友相同。幸家人當時皆逃散遠處。故未受大難。惟杜沐一人。在城外被拳匪拿送入城。經拳匪首領。百般苦害。用炭火堆於杜之胸前。謂爲罰其入教之辜。後又用大刀將兩膀砍傷。送入衙門看守。此人雖受如此重傷。其心終不離耶穌。故於廿九年入教。今年已四十六歲。其熱心仍有加增云。

五、王自強左雲城人。於光緒廿一年入教。其家人已皆信道。當廿六年六月魔權最盛時。其身家財產之失落。不言可知。家中老幼。皆各自逃生。自強於六月廿四日。逃至市平村。即被該村匪徒捆縛。拋在村外溝池中。一晝夜之久。至二十六日。又拉送城中拳壇處斬。詎正舉刀時。恰遇本城千總唐文林君。由此經過。遂發善念。以死力由拳壇中搶出。送入縣署管押。四月後釋放。自強現年庚戌五十六歲。仍作教會精兵云。

六、王忠趙富二人。係左雲張果窰村人。距城三十里。皆於光緒二十五年入教。兩家男女。皆信教道。庚子六月拳亂時。兩家房舍。悉被拳匪焚燒。男女驚散四方。惟王忠被匪拿獲。痛打至無氣時而止。幸在一夜忽而甦轉。刻下兩家皆熱心宗教云。

七、杜文亮係左雲縣杜家村人。距城八里。夫婦皆熱心求道。光緒二十六年匪亂時。尙未進教。但拳匪總以爲教會中人。即將家中財物劫去。且又送之署中。官押四月餘而釋。至廿九年。其夫婦遂領洗入教。是時杜教友已六十二歲。現已去世。其妻子仍然熱心宗教云。

八、胡星胡繡二君。係左雲前八里村人。距城八里。庚子前。弟兄二人同心向道。因此討村

人厭惡。迨拳匪鬧教時。其家舍亦被匪徒搶盡。全家十數口。四處奔波。無何胡星被拳逼死。其弟胡繡於二十九年進教。

九羅萬貴左雲城人。係光緒二十三年進教。孔廣裕亦左雲城人。係光緒廿四年進教。以上二君。雖於拳亂時。幸未傷命。但爲道受辱。亦可爲後人之表樣也。

壽陽信徒被難記

民國十三年續補

白山西平定州樂平鄉。速上都人。家稱素封。七歲讀書。十歲遭母喪。因中落。光緒三年。晉省又遭大旱。無以爲生。遂與胞弟丕恆。爲人牧羊。至光緒十八年。有英國畢翰道牧師來壽陽。設堂傳教。〔敵鄉距壽陽甚近〕。余弟兄聽道二年。受洗爲教友焉。至二十六年。拳匪倡亂。延及晉省。壽陽教會隨遭逼迫。毀教堂。戮教士。教友幸免其難者幾希。先是。謠言四起。教會人心惶恐。惟有伏地哀禱。求主引領而已。甫入六月。匪徒始明目張膽。往來街衢。畢牧遂於初三日。攜友與妻若子。及白與伙夫。共七人。匿於北河鎮嚴海雲教友家。初六日。聞拳匪欲至該村。畢牧等不得已。回城內。白及伙夫遂與畢牧分手。各自逃生。畢牧及抵城。見教堂已毀。卽謁縣要求保護。知事某。收牧師等於獄。以觀動靜。自後風聲日緊。知事

不敢隱匿，遂解畢牧等於太原。孰知巡撫毓賢耶穌教之敵也。畢牧等身至太原，如投虎口，遂與太原諸牧師、師娘、中西男女老幼四十七名，俱在轅門前從容就戮。嗚呼！諸君死矣，爲道而死，得其所也。此庚子六月十三日事也。

教會人員在壽陽被害者，有傳道主任米侍儒爲主作證，被匪徒腰斷三節而死。伊僕米明星亦被殺。傳道士蔡錦雲、蔡錦花二人同被害，無後。官話教習王天德之母年六旬，受極無人道之非刑而死。方白與畢牧出城時，與舍弟丕恆略談數語，末語曰：等主來再見，遂分手。後聞丕恆弟在榆次縣被殺，哀哉。

此外，教友被殺者，石門溝村李楷遺四子，朱永福無後，二人被火焚死。峯溝村趙喜洞夫婦與小女及伊父四人一處焚死，現遺二子。

上湖村趙麟堂被殺時爲主作證，其家人無恙。

城治坡村張海全夫婦與小女被害，遺二子，現在浸禮會。又有張體仁一人被害，所遺子女今悖道，家業喪失。

北河鎮郭同財雄一方，全寮七口同被害，宗祠已絕。又有嚴海雲之婦爲主作證被害，伊

突得賠款銀三千兩。又嚴三保家，只一小女作證被害，伊亦得賠款，但不知若干，今已悖道。

韓庄村張厚維夫婦子女七人同被害。有小女才三月，被匪徒劈爲兩半，慘極。又高懷德夫婦被害，絕後。又王東仁被害，所遺男三女二，歸浸禮會照管。以上三名同住韓庄。

壽陽教友，目覩庚子事情者，現今只存四人。卽弓廷秀（現供職友愛會）李宏裕、李桂林與白是也。白自與畢牧分手後，被匪徒拿獲三次，均靠主得脫。此後奔走海內數年，終無立足地。癸卯歲，幸遇青牧季蓮於津門，遂攜手到獲鹿教會供職。翌年蒙派來行唐，開闢新堂。現已任傳道職二十年。深信主之慈愛，永遠常存，主之引領，奇妙難明，主之恩典，永不能忘。今友愛會雖在壽陽傳教，然爲主流血之子孫，無人照應者，大有人在，其可悲也夫。白草此文至終，太息流涕者數次。蓋諸君爲道死，而白偷生異域，迄念餘年，對於諸君事蹟，無所表揚於世，抱愧良多。祈柴君將此事實，續入流血史中，俾諸君在天之靈，得以稍慰。白於友道，亦可稍盡於萬一也乎。

民國十三年夏曆四月二十日李白記於直隸行唐內地會福音堂

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 他省之難 第五册

吉林趙子岡先生遇難述略

趙子岡者。吉林教友也。庚子那年。在省垣教讀。學生共二十有六。也是很熱鬧的學館。堂中教內子弟。多半皆在堂膳宿。四五月間。忽然從山東傳來一片義和拳的謠言。沒見過的事。也並不着意。到了六月初一日。謠言都說義和拳和洋人開了仗。這城內也有暗中學習的。於是傳教的西人。都一齊走了。往南去不得。皆往東奔哈爾濱。由俄國界而走。這謠傳是說修鐵道事。俄國雇的中國人。凡肥胖的。全用鍋煮出油來。留火車上使用澆車。人人皆信爲真實。因此傳言就大了。至六月初八日。趙子岡早晨起來一看。學生皆沒上學。學生前兩日曾與趙君商量散學。趙君未允。此刻乘趙未起私自逃走。趙君已知他們逃走。只得離開學房。到朋友家住。十三日這天。趙君在街上行走。一人在背後叫道。你講道給我聽。趙君一回頭。那人就大罵。趙亦不與分辨。然看此情形。城內是不能住了。十四日就回寮去。其寮離城十里。誰知這鄉下謠言。比城內更多。到十九這天。午後二點鐘。遙見城中二股大烟冲天。到晚即有人來說。義和拳燒了二道溝火車站。暨城內施醫院西人的住房。並天主堂皆焚燒。又接連要拿信

徒了。這時趙君家中老幼。因他講道幾年。必定難免。勸其出外躲避。趙君即于二十二日從家起身。與閆錫棠結伴同行。唉。這一走不如不走好。後來所受危險就大了。

趙子岡同友人于六月二十二日從家動身。頭一日走四十里。到一地方。地名柳樹河子。此處有一教友。名韓暉。二人到此。去尋韓君。詎知韓宅僅一老太太同幾個小孩兒看門。男婦不敢回空。聞前一天已被鄉會訛索錢八十千。並有人要燒其房子。二人見此光景。勉強住了一夜。次日即行。又行四十里。到茶棚菴。閆錫棠即居此。閆引趙入空。眾人異常譏誚。閆之父勸二人遠行。因此二十四日復行。奔南山裏。一日行七十里。天旱酷熱。異常。道上鄉愚紛嚷。謠言不堪入耳。二十五日走三十里。至烟筒山鎮。二人未至該鎮時。誠恐遇着惡人。加意防備。及至鎮。並無識破者。不意到雍頭店梳髮。竟被拳匪認識綁去。此姓祝名興。震因在長春當稅巡役。故認識。匪將二人綁至營中。此營前為洋槍營。乃滿洲兵所駐。此時被吉林調衆商所請防賊。名為團防營。二人到營時。自覺坦白。心平無懼。奈將隨身衣物搜去。用藤繩五花大綁。吊在梁上。使脚不落地。頭不得低。有三點鐘之久。甚是難為。兼之那些匪徒。肆口辱罵。所以趙閆二人。更覺難堪。至上燈時。忽大雨如注。匪等放下二人拷問。閆君為親戚保去。只

審趙君一人。用兩條鐵鍊盤堆。命趙君跪下。開言問道。你爲何叛反。私通洋人。又責其往何處送信。勾串洋人等語。趙不認。又用一木杠放在腿上。東三省通用此刑。審盜犯名壓杠子。趙乃反復辨明信教之由。非通外國造反。並向匪索筆。自願錄供。辨白約兩點鐘時。忽聞君託友求情保釋。有匪首祝姓二人。言非殺不可。喊叫怪聲難聽。後商量暫放一夜再議。因略鬆所綁。放入監內。派人看守。趙君這一夜獨自在監。反復思想。不知如何結果。憂悶而睡。明晨（二十六日）闔鎮商民來看。午刻有一老儒張五先生。用書理責趙。不該從外國教。趙見其頑固。因發怒爭論。言不該乘人危難欺凌。從此胆就壯了。後有人說情。非要五百吊錢不可。講到臨畢。罰錢一百六十千。奈無人墊錢。大眾散去。次日清晨。匪將趙放出。領到上房洗臉。換衣。叫他寫過年對子。因六月二十七日。突突又重新過年。這營的對子貼上。趙君寫的不少。自此以後。匪即請趙經理賬目。每月給薪永若干。此地離趙家二百里。音信不通。今天過拳匪。明日來法師。每一次匪來。必命趙躲避。故趙雖平安居此。亦危險得狠。但仍沒逼其拜假神。一日（七月初十日）有一人騎馬而來。拿一張黃紙名片。有一尺二寸長。中間寫的是欽命義和團正壇法師敬際信。一時哄傳。這法師由京來。過奉天。奔吉

林上哈爾濱打仗。沿途上殺信道人。天主耶穌會。均改爲在理的公所。同行六十人。在雙陽河曾殺了趙心田。並其八十老母。剝皮剗心。懸之街市。心田被人誣爲天主教今日到此。是請這營的頭目幫助進省辦事。敬法師于七月十四進吉林城。闔城官員。接出城外。買賣人在屋內跪下。門外燒香。惟將軍長順推故外出。十五日即拿一張醫生。打死剝皮。說他是西醫院學的。十六日又殺了吳光黎。也剗心剝皮。此時男女教友。都逃走了。那團防營頭目帶來四人。同敬際信住在學台衙門。十九日晚。吉林省人就殺了敬際信。砍壞那團防營頭目趙江。

吉林原沒有義和拳。後聽內省猖狂。有一候補知府陳喬年。稟陳長將軍。說他的厨役是義和拳。請着人同伊學習。時方七大人朗。請殺陳喬年以絕後患。惜長公未允。吉省拳匪竟因此而起。陳喬年爲義和團會辦。副都統成勛爲義和團大臣。全營翼長慶祿三子。奉天副都統晉昌之子。醫士田梅古之子。皆爲團頭法師。一時闔省八旗子弟。官員。踴躍爭習。成爲五大團。迨敬際信到省。輕看這五團人。是私的。他有太后欽命的印。是真的。未到省。有奉天電報。命吉林接迎。好與俄國打仗。十八日這天。敬際信僱兩個小車。派兵往交

送銀子。兵共五十名。定于二十日起身。他自己亦預備上哈爾濱。吉省長將軍聽他這些銀子。又好殺人。打仗也不動身。就有些疑心。乃電問奉天將軍。奉天回電。云不知此人。衆知是假。商量本城各團。協力擊殺。派吉勝軍二百名。四面圍堵。六十名拳匪進去。先到臥房。用刀將敬身砍碎。趙江頭被砍數刀。未死。從者二十七人。皆下獄。自七月二十後。義和拳兵消瓦解。各處亂熄。趙君至八月二十方歸。在外所受艱險。言之不盡。此地所殺的若干人。皆天主教人。是在拳匪散。俄兵至。因嫌疑而致。此吉林拳匪情形。趙君子岡言之最詳。故誌之以備參考。

河南光州內地會遇難述略

庚戌夏仲光州教會訪稿

河南光州內地會。係艾牧師旭字明甫者所創立。艾係意大利人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艾牧在堂中所受匪徒鞭打流血之狀態。以及往返襄息一路之苦難。已經廣學會季理斐先生譯載庚子教會受難記內。雖光州教會未大興盛。而受感向化者已不乏人。奈彼時風氣未開。謠言四起。各種惡事。俱妄加於信道人身上。庚子年正月。光州考試時。教會曾遭羣衆煽惑滋鬧。并將教友陳寶書用石塊毆之流血。堂中書籍。俱被抄掠。教中人士受

辱者亦甚夥。均皆忍之未較。幸艾牧不在堂中。尙未大起風潮。然仇視之機。已伏於此矣。詎至六月初旬。因京津魯晉一帶。拳匪倡亂。而河南之周目光州。以及他處土匪。亦前後聞風響應。肆行其平素歧視之心。幸非真拳匪皆烏合之衆以故光州於六月十二日晚。突有羣衆蜂擁至堂。不但劫掠財物。拆毀房屋。又將艾牧毆至死而復活者再。且將城內各教。爇沿門搜查。其凌辱不堪言狀。教友楊君棄非。本係因事赴漢。而本地土惡。乘機誣謂楊君在商城四鄉害人。被官捉獲。囚入站籠等語。因致孫教友志新夫婦兒女。及聞君篤行全寮六口。所遭凌辱譏誚。直令人言之淚下。甚至奪取財物。教友亦不敢過問者。惟教友談得福。隻身一人。素性忠愚。數日閉門不出。而地方官孫叔謙者。竟迭次簽拿教徒。孫某素來仇教提審數堂。皆以答覆得體而釋。獨艾牧於六月十二日。被傷後。州官恐死而受累。因派差解送周口。詎該處西牧已去。仍經各地方官解回光州。而州官又派差送至境外拋棄。艾牧孤身一人。日夜帶傷前奔。或一日夜行十餘里二十餘里不等。迨行至羅山縣西吳家坡地方。正值脚腫力弱寸步難行之際。偶遇一人。羅姓英臣名。本楚人寄住信陽州東五里店。曾在信陽路得會柏教士處。與艾牧有一面之緣。此時突見艾牧頭裹巾布。形容

憔悴。坐臥地上。因向艾牧詢問顛末。始悉遭逼至此。當卽返寮。暗措路費。由山岔小路。僱車輿將艾牧送至漢口。後羅君回歸時。甚遭本地人誣以滿得洋人財賄之語。幸羅君忍耐至終。亦於光緒二十九年夏間。受洗入教。現爲信陽路得會教友。亂平後。光州教會。迄今十餘年。教堂愈開愈廣。不惟庚子以前之信徒。無論男婦老幼。均未失喪一人。而邇來更有十倍百倍之望。天恩高厚。信不誣也。故誌之以示不忘云。

羅英臣冒險送西教士赴漢紀事

河南信陽路得會教友陳化宣述

羅君英臣。係湖北黃陂縣人。遷住河南信陽州東六十里五里店。羅君前在湖北曾聞福音。于光緒廿四年冬。有美路得會西教士柏君仁音。來州三里店設堂傳教。廿五年春。羅君卽來州學習眞道。雖相隔六十餘里。每禮拜日必來堂聚集。風雨無間。其熱心可見一斑。迨光緒廿六年六月下旬。來州禮拜畢。當日歸寮。次日約六月廿五六日因有事東赴羅山縣。行至吳家坡。距五里店約二十里忽見光州內地會西教士艾旭。困苦流離顛沛而來。詢其來歷。始悉被本地匪人。毆傷偏身死而復生者再。欲至信陽柏教士處逃生等語。羅君告以柏君已於廿三日。同汝甯路得會西教士施道格君夫婦。及彭女教士等。早奔漢口而去。後又

言此路萬不可前進。否則必遭危險云云。然羅君此時手無分文。無計可施。囑艾君藏躲於竹林之中。急趨家中。預備路費。又因家甚貧寒。聊檢衣物數件而行。雖家人詢問。亦不敢直言相告。恐走漏風聲。遭不測故也。由是伴同艾君抄小路南下漢口。旋被沿途街人聞知。卽有無數匪徒。手執器械。由大道沿途追趕四十餘里。以不見踪跡而返。無如山路崎嶇。艾君因受傷太重。兩足痛疼。碍難行走。羅君典當衣服。僱小車令其乘坐。詎行至湖北河口地方。忽來無數男女。皆言北方洋人盡行殺却。我等亦可將此洋人滅除。羅君見人衆勢迫。難以理喻。當至一把總署。苦口哀求。請爲保護。始免此難。後以乘車不便。欲僱小轎。而又苦無資。所帶衣服。業已質之罄盡。卽將隨身短褂脫去。質錢二百文。卽僱小轎一乘。言定至黃陂縣福音堂發價。次日午間卽至黃陂。無如守堂人亦空空無措。不得已。羅君又連夜奔至漢口內地會公所取錢。復返黃陂縣。僱小舟一隻。始平安至漢。此不過舉其大略。若一路之困苦飢寒。亦筆難盡述。至艾君所受迫害情形。在季理斐先生所著殉難記中。已言之詳細。無俟贅及。所難者羅君斯時尙係學友。又值拳難最盛之際。若非眞道感人。萬不能如此冒險也。故特誌之。以爲吾教勸。

記者按羅君於光緒二十九年四月三十日。經瑞典舉牧師。與信陽柴廉夫。在五里店河中行施浸禮。現爲路得會教友云。

河南汝寧府信陽州路得會庚子紀事

河南省迤南汝甯屬地。教會發蹟最遲。汝甯府自路得會西教士施道格君。於光緒二十四年設堂後。該會西教士柏仁音君。施柏二君皆係哪噠國人亦於是年冬月。相繼至信陽設堂宣道。

雖當時不無阻撓之人。然道門已開。遂於城南三里店租屋一所。爲談道設堂之處。又有柏君聘請漢口倫敦會教友黃君漢臣及漢口路得會教友涂君懷安二人相助佈道。故欣欣向道者。亦有數人焉。不料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忽汝甯男女各西教士。倉皇來州。詢其來由。始悉周口一帶內地會教堂。均被匪徒打劫。地方官命西人急速赴漢躲避。否則斷難保護。正喘息間。次日忽由府來一本地學友某君。備言土匪拆堂搶物之事。各西教士。已知不可存身。卽欲檢點赴漢。當蒙信陽州牧饒雲卿。官名拜闕福建人刺史。將汝甯信陽兩處西教士。計共四人。派差於六月廿三日。護送往漢。祇留黃君漢臣。漢陽府人一人在州看守堂事。自西牧去後。雖無土匪逼教凶耗。然信陽爲南北通衢要道。加之是時楚軍

紛紛北調。鐵路匆匆停工。而口說謠譏。難免無蠢蠢思動之象。幸饒公保護甚力。卽將教堂改貼保甲局字樣。故信陽得無秋毫之患。是時由山西逃至信陽西男女教士甚多憔悴可憐饒公慇懃製贈衣服襪以佳食並妥貼護送至漢口難平後。又有西牧李立生教士。亦哪於二十七年來州購地建堂。煥然大興。故近來信境四鄉男女教友。不下三百餘人。猶有日進不已之氣象焉。故叙其事實以誌原起云。

浙江諸暨教堂被毀記

民國十二年續補

庚子。教會驚天動地。不一流血的事。要是諸暨教會亦不能脫出這個漩渦。至今談虎色變。晚生幼受庭訓。得先父載佑公把他庚子親歷其境。流血的慘事。常在公餘飯後。講給我們小孩子聽。言川好久。有思想把這事登入血史。苦第一次集稿機會已過。無法投題。今得柴君蓮馥。二次搜稿。實使吾喜出望外。並知上主必不肯抹棄他的忠僕於萬一哩。今將此事略述如后。當時吾華教會之自治建堂的。內地還是很少。諸暨教會那時已有六處分堂。因每月第一次禮拜。在蔣家塢總堂集會。人數異常擁擠。於是先君等在光緒十九年九月。提議籌款。另造大堂。天父大恩。所有八十餘教友捐工助洋。都很踴躍。先後三次。共集大洋九百元之譜。就在第二年春天。鳩工庀材。大興土木。那末仍在蔣家塢本

地，樹立新堂一齣。是堂質料堅韌，形式美觀，可容三四百人。

豈料庚子拳匪蜂起，清慈禧皇后，密旨仇教。八月十五日，扶清滅洋，本地土棍亦聞風起。害匪日兪，山羊兪周寶等，監示木工，拆毀教堂，卻是兪周寶竟把教堂材料，轉造私廳。至今還在諸邑九庄混水蕩頭。這是查中外毀教案上所罕有的事咧。如果遇見信道的人，那末下手毒害，幸蒙天父蔭庇，教友雖奔山航海，但是性命一個都沒受傷失。

那年先父已奉派牧管富邑教務，可是髮膚不受損害，不過四方謠言，都說教目兪來順（係公之乳名）已經被匪殺沒哪。那裏曉得先父視事如常，毫無顯害。其時富陽縣正堂姓汪爲人聰明，四五天來堂一次，希奇他並不說明來爲什麼事情，常用你們如有甚麼事情，盡可與鄉董聯絡，到縣報告等語勸慰。因爲當時各方中西命案急緊，汪官已經底細知情，所以有這樣熱心護教。

就在那個當兒，諸暨教友連夜趕到，報告先後鬧教情形，先君當卽五體投地，喜懼交加，深知此番蒙神大佑，如果不奉差派到富邑，必受非常驚嚇，或遇危害。可是富陽如果不

有汪官那樣的人，亦恐不免於難。耶穌說「二雀僅值分銀，不由父許，不致罹害。」（見太

十收)這話實在可相信極了。

諸位呀，諸暨鬧教事去已久，所有前老輩自庚子以後，或相繼逝世，或遷散他鄉，後進者，或不信於道，或治事他處，而諸暨教堂，迄未重修。鄙等身遊遠鄉，無日不以諸暨血地教會爲念。猶憶以色列雖多次被毀，主仍多次恢復，所恃的，就是諸公代禱之力呀。

按先君載佑公，生於一八五五年，諸邑蔣家塢私第，卒於一九二三年春天，富陽教堂內。

晚生俞言川和福麟誌一九二四復活節之後二日

